

学校代码: 10246

学 号: 10110010002

# 復旦大學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研究

院 系: 社会科学基础部

专 业: 中共党史

姓 名: 高 蕾

指 导 教 师: 杨宏雨 教授

完 成 日 期: 2013年5月7日

## 论文指导小组成员

杨宏雨 教授

杜艳华 教授

桑玉成 教授

高晓林 教授

肖 巍 教授

徐宗良 教授

高国希 教授

##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3
第一章 导论.....	7
一、选题意义.....	7
二、研究现状.....	8
(一) 基本概况.....	8
(二) 主要研究成果.....	9
三、文章结构及研究方法.....	15
(一) 文章结构.....	15
(二) 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以及陈独秀的社会活动.....	17
一、20 世纪上半叶社会动荡及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	17
(一) 社会动荡.....	18
(二) 思想激荡.....	20
(三) 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	22
二、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分析.....	24
(一) 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26
(二) 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27
(三) 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28
(四) 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29
三、陈独秀的社会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31
(一) 陈独秀组织和参与的政党、团体.....	32
(二) 陈独秀主办和参与的报纸、刊物.....	33
(三) 陈独秀参与的社会活动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	34
第三章 陈独秀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	47
一、新文化运动之前.....	48
(一) 晚清社会思潮与陈独秀启蒙思想的形成.....	48
(二) 由“选学妖孽”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	52
(三) 由民主改良派转向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54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	56
(一)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社会活动.....	56
(二) 在革命实践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58
(三) 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推动社会革命进程.....	62
三、建党前后.....	64
(一) 从《新青年》的主旨变化看陈独秀建党的起因.....	64
(二) 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	66
第四章 陈独秀的政治现代化思想.....	73
一、民主问题.....	74
(一) 早期民主观：推崇资产阶级民主.....	75
(二) 中期民主观：追求无产阶级民主.....	78
(三) 晚期民主观：探索“大众民主”.....	83

(四) 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86
二、法制问题.....	93
(一) 对比中西社会, 呼吁现代法制社会.....	93
(二) 批判造成“人治”的封建宗法制度.....	95
(三) 探索如何建立法制国家.....	96
第五章 陈独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102
一、社会工业化问题.....	102
(一) 工业现代化思想演变的三个阶段.....	103
(二) 对中国经济性质的分析.....	105
(三) 对中国工业现代化困境的分析.....	107
(四) 探索如何实现工业现代化.....	109
二、改造传统农业问题.....	112
(一) “城市乡村化浮游无根”: 反对“以农立国”.....	112
(二) 农业发展与农民的现代化力量.....	113
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115
(一) “行向社会主义”, 发展民族经济.....	115
(二) 探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途径.....	116
第六章 陈独秀的文化现代化思想.....	124
一、文化问题.....	125
(一) 文学革命的历史渊源.....	125
(二) 文学革命的主张及特点.....	126
(三) 对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	128
二、科学问题.....	135
(一) 科学观.....	135
(二) 科学现代化思想.....	136
(三) 科学启蒙思想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138
(四) 对近代反科学思潮的批判及其社会影响.....	140
三、宗教问题.....	143
(一) 早期宗教观: 以科学为武器, 批判宗教.....	143
(二) 中期宗教观: “用美与宗教来利导人们的情感”.....	146
(三) 晚期宗教观: 支持“非宗教大同盟”运动.....	148
四、传统问题.....	152
(一) 痛陈封建传统习俗的危害性.....	153
(二) 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重建.....	155
五、社会开放问题.....	157
(一) 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思考.....	157
(二) 探索如何建设现代社会.....	158
第七章 陈独秀的人的解放思想.....	168
一、人的现代化问题.....	169
(一) “改造国民性”: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尝试.....	169
(二) 提出“国民六德”, 呼唤人的现代化.....	172
(三) 对“现代人与现代爱国主义”的辨析: 探讨现代公民的特质.....	175
二、妇女解放问题.....	179
(一) 反对婚姻包办、提倡婚姻自由.....	179

(二) 对封建婚俗和落后观念的批判.....	181
(三) 妇女解放思想及其积极的社会影响.....	182
第八章 结论.....	190
参考文献.....	197
后 记.....	203

## 摘要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杰出政治人物。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他见证了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大变局。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必须要看其对社会和历史的进步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陈独秀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不断思考和探索着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的这些思考构成了以人的改造为核心的现代化思想。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从总体上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人的现代化四个方面。

在政治现代化方面，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核心是民主和法制。陈独秀早期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中期批判资产阶级民族，晚期重新认识资产阶级民主，呼唤大众的民主，其中包含了许多超越同时期思想家的真知灼见；陈独秀法制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中西方社会的对比，批判中国的宗法社会，呼吁建立现代法制国家。

在经济现代化方面，虽然陈独秀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现代化思想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透过这些零碎的思想和主张，我们仍能把握到他以社会开放和工业化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思想。陈独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中最大的贡献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大革命时期他就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到晚年他更是直接呼吁“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主张通过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基础，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鉴证了陈独秀的思想，历史已经给予陈独秀这一思想应有的地位。

在文化观念现代化方面，陈独秀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他提倡科学、批判宗教、反对传统、发动文学革命等等，陈独秀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就是要用科学的、理性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在人的现代化方面，陈独秀承接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从改造国民性入手开始近代中国的启蒙和救亡运动，提出了“现代人”的口号，并展开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他积极倡导妇女解放，提倡人权、思想自由，并提出个人本位主义人权观念，这些思想主张在中国近代人的解放和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本文对陈独秀的研究，将以其政治思想和社会影响为主线，将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些基本史实，特别是陈独秀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人民民主运动、人性解放、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与科学、文化与宗教、民族独立以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呈现出来，以期充分展示陈独秀对近代中国的重要影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初步发展的困境和陈独秀早期的社会活动，交代陈独秀思想变化发展的社会背景；文章的第二部分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即五四时期、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等，将陈独秀在各个历史阶段内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演变情况进行深入解析，纵向体现其现代化思想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演变和相互作用及内在关联；文章的第三部分，分别从陈独秀在科学、社会、经济、法制、宗教、伦理、文学、教育和妇女解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的思想观点来分析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深入阐述陈独秀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在当时石破天惊但不乏远见卓识的新主张和新观念，并汇聚成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着实的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步，尤其是社会思想方面的历史前行。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本文力争还原彼时代的思想精英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并思考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陈独秀；现代化思想；民主；人权；人的解放；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D 1**

## Abstract

Chen Duxiu is a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figur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witnessed the historic drastic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of Modern China. Not only is he the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he is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and thinker. History is not that judging a hero by his victory or defeat, and we have to look at whether he has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In term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the core of modernization thoughts of Chen Duxiu was Democracy and the legal system. He pursued of Bourgeois democracy in his early years, criticized Bourgeois democracy in his medium term, then he re-awared Bourgeois democracy again in his later years. Including some ideas and thoughts which beyond other thinker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thoughts of legal of Chen Duxiu is mainly abou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Oriental, criticize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of China, and called for modern rule of law.

In terms of Economy modernization, although Chen Duxiu was not an economist, but his economic ideas includes open-society and industridization,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was how to understand capitalism. He called on that Don't be afraid of Capitalism. He advocated to make basis fo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erms of cultural modernization, His enlightenment thought is a relatively clear-cut ideological boundary marker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evolving gradually from the "Used", "system" level to the cultural values level.

In terms of human moderniz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extraordinary life of Chen Duxiu, studies on Chen Duxiu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political front, and we should see his various social activities and writings play the role of progress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If the full launch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starts with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n, studying modern China's development will have to study Chen Duxiu, which is to be research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

This article on Chen reads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social impact as the main line. It presents the internal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Duxiu and some of the basic historical fact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fforts, especially Chen Duxiu and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movement, the liberation of humanity,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dition and science, culture and religion,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earl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 as to show Chen'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 and a huge boost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pligh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Chen Duxiu and tells social background of chen's changing and developing though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China's historical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May Fourth period, Founding Period of CPC and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and deeply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activities and ideas of Chen Duxiu in various historical stages, longitudinally reflects the evolution and interactively internal association of its modernation thinking changing wi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The third part of the article, respectively from Chen's idea on scientific, social, economic, legal, religious, ethical,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women liberation analyze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it expounds Chen'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practice, a series of ground-breaking-at-that-time-but-farsighted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n detail, which converge to a new historical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modernization, and indee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social thought historically moving forward. By the abov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this article is to restore the elites' difficultly explore at that times in ro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ink about the profound impact of it.

**Key words: Chen Duxiu ; Chinese modernization ; the modernization thought; historical evolution**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D 1**

### 一、选题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陈独秀研究的禁区被打破，学术界在陈独秀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对于澄清史实真相，矫正人们观念中那些被歪曲的历史，唤醒整个社会的学术良心，是大有裨益的，也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有关文件的公布，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问题的研究也有了突破性的新进展。与此同时对陈独秀研究的领域也进一步拓展，陈独秀在人文领域，如文字学、书法、诗歌、小说等方面以及在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贡献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他的启蒙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从“器用”、“制度”层面向文化观念层面逐渐演进的一个比较鲜明的思想界碑。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分别从科学、社会、经济、法制、宗教、伦理、文学、教育和妇女解放等不同社会问题及其现代化发展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石破天惊但不乏远见卓识的新主张和新观念，并汇聚成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着实的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步，尤其是社会思想方面的历史前行。纵观陈独秀不平凡的一生，对陈独秀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政治方面，应该看到其各种社会活动和著作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展的推动作用，将其置于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中进行研究。

所以说，如果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的开始，那么要研究近代中国的发展就必须研究陈独秀。本文对陈独秀的研究，将以其政治思想发展和社会影响为主线，努力将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些基本史实，特别是陈独秀与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人民民主运动、人性解放、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与科学、文化与宗教、民族独立以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呈现出来，以期充分展示陈独秀对近代中国的重要影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

## 二、研究现状

陈独秀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曾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曾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并五任中共总书记，但后来又被批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成为“托陈取消派”的一员，被开除出党，甚至一度被诬为“叛徒”、“汉奸”。对其生平及思想的研究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禁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为陈独秀辩诬正名开始，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思想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进入上世纪90年代，陈独秀研究更加活跃，一批相当有质量的成果面世，如唐宝林的《陈独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将研究层次和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新世纪以来，陈独秀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均有所拓展。

### （一）基本概况

新世纪以来，关于陈独秀研究的专著有十余部，主要有祝彦的《晚年陈独秀1927—1942》（人民出版社，2006年）、沈寂的《陈独秀传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董根明的《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唐宝林和陈铁健的《陈独秀与瞿秋白》（团结出版社，2008年）、朱文华的《陈独秀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张宝明和刘云飞的《陈独秀的最后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阿明布和的《晚年陈独秀和苏联经验》（人民出版社，2002年）、贾立臣的《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李颖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袁亚忠的《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石钟扬的《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及金焕玲的《陈独秀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以陈独秀思想为研究选题的博士论文也有多篇，如陈家刚的《陈独秀民主思想》（2002）、肖贵清的《陈独秀政治思想研究》（2004）。由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编辑的《陈独秀研究》（沈寂主编）专刊，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出版了第2辑和第3辑。各类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300多篇。上述这些专著和论文，内容涉及陈独秀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教育、军事、新闻、宗教及生平若干重要问题等非常广泛的领域，使陈独秀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

## （二）主要研究成果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鉴证了中国近代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学术界对其研究比较多，研究成果也很丰富，纵观新世纪以来关于陈独秀研究的著述、论文、研讨会等，其主要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1. 关于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

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的生平大事以及其著作思想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但传统的陈独秀研究焦点基本都集中于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二次革命论思想、家长制作风问题的批判，以及参与并组织托派问题等方面。到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禁区被逐渐打破，各种思想禁锢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放，而且随着苏联档案的进一步公开也使陈独秀的资料更加丰富真实，学术界对陈独秀研究的视角和层次得到了深入拓展。除了对传统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在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关于陈独秀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见解、其民主政治思想、科学思想、教育思想、人性解放、人权观、宗教观等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研究大大拓宽了陈独秀研究的范围和角度，使得陈独秀的形象更加饱满，还原了历史真相，澄清了历史事实，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也更加客观公正。比如沈寂主编的《陈独秀研究》中涉及到了一些陈独秀改造国民性、提出“新国民六德”的思想主张。贾立臣编著的《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把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沿革过程介绍的很清楚，包括了陈独秀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理论。虽然对陈独秀研究的视角已经拓展到了关于民主政治、民族独立、革命论、科学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工业化、改造传统农业、改造国民性、教育现代化等丰富的内容，但单独从现代化视角切入并对几个领域全面研究的还比较少，只有零星的几篇文章做过陈独秀的单一某一方面的现代化思想研究。而且其中主要是关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科学思想、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思想、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系统全面研究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文章比较少。当然由于陈独秀对于中国现代化有着不可

磨灭的贡献，学术界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史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提到过陈独秀，比如姚琦于1999年发表在《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4期的文章《近代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及其历史启示》，熊吕茂于2003年3月发表在《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文章《近年来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综述》，内容也提到了陈独秀对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贡献。吴宇才于2004年1月发表在《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的文章《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地位的转变》，这篇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陈独秀对于中国现代化由被动向主动转变过程中所起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而专门研究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吴云翔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07年10月上的《从启蒙到革命：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及其演变》，文章阐述了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演变；另外一篇是柴俊卿发表于《探索》2005年第5期的《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晚年陈独秀中国现代化思想评析》一文，介绍了陈独秀的晚年关于民族国家独立与统一思想、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进步思想、关于民主政治的思考者三方面的思想。总之，近年来关于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研究已经有所拓展，但对其一生的现代化思想全面研究的文章并不算多，也不系统。

## 2. 关于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关于陈独秀民主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变及主要内容。一种观点是三段论划分，即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着力于民主的价值层面，对人权自由作了大力阐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的认识转到主体层面，以阶级的眼光透视民主；到了晚年，他的思考重心落在民主的制度层面上，并实现了这三个层面的初步结合。贾可卿：《略论陈独秀民主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三阶段划分：从1904年到1919年春，是陈独秀民主思想的萌芽、发展、形成的阶段，其民主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是陈独秀民主思想的转变发展阶段，其民主思想转变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思想；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是陈独秀对民主问题的反思阶段。邓文金：《试论陈独秀民主思想的演进》，《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4期。另一种观点是四段论划分：第一阶段从1915年秋到1920年春，陈独秀推崇资产阶级民主；第二阶段从

1920年秋冬至1927年夏，陈独秀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无产阶级民主与专政；第三阶段从1927年秋到1938年夏，其对无产阶级民主观开始批评与反思；第四阶段为其晚年，其民主观出现质变，否定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回归西方民主制度。洪小夏：《陈独秀民主思想论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

另一方面是关于陈独秀民主思想的评价。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前期民主思想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第一，把儒家思想等同于封建旧伦理道德，扛民主大旗对之全盘否定，这不免失之偏颇；第二，民主宣传和接受仅仅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且又局限于理论宣传；第三，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未能顾及中国国情；第四，只强调了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而忽视了经济层面上的民主；第五，过分强调“民权”和重视国民运动，缺乏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和机制的重视。杨乐平：《陈独秀前期民主思想浅议》，《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正是由于陈独秀在由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并未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转变不彻底，思想上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气息，同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深刻消化吸收，而是囫圇吞枣地“拿来”，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以致到了晚年他从超阶级、超历史的民主观出发，以“斯大林现象”为案例，觉得资产阶级民主比无产阶级民主更加“具体”、“优越”，进而回到了五四时期对“德谟克拉西”的赞颂与肯定。祝彦：《陈独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轨迹》，《理论视野》2009年第6期。对此，有学者提出，陈独秀晚年赞同西方民主是个人的信仰自由，无可非议，但是他把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骂得比狗屎都不如”，则“表明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第299页。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它是陈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无数革命者和烈士奋斗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前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并且，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在目的性上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唐宝林、贾可卿：《略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探索》，《安徽史学》2001年第1期。同时，陈独秀晚年“对

托洛茨基主义以及列宁主义和整个苏联经验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诸如“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这样极有价值的见解张静如、李颖：《散论陈独秀》，《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因此，陈独秀是“自由主义衰落时期捍卫与张扬民主真谛的斗士”，其晚年民主思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拥有“不朽的地位”，闫小波：《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学海》2006年第3期。

### 3. 关于陈独秀的文化教育思想

陈独秀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留下了不少著述。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一是关于文化价值观。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在四个层面上，即在文化涵义及功能诠释方面的文化至上的价值倾向，在文化选择上坚持的现实功用的价值标准，在文化发展上的优胜劣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原则，以及在文化建设方向和手段上的多元性、民族性、世界性、开放性、普及性的价值要求。这些对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杨乐平：《论陈独秀的文化价值观》，《浙江学刊》2009年第3期。二是关于教育思想的演变、特点及贡献。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个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与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应是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三大贡献郭秀文：《陈独秀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轨迹》，《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革命性，他提出的发展个性、提倡启发式教学，开拓了教育理论，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他进行教育改革有过激的一面，必须辩证地看待。张运杰：《陈独秀教育思想的特点及评价》，《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三是关于国民性改造思想。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经历了一个形成、完善甚至畸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讲，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以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初步形成时期；1915年9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大发展时期；五四运动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民革命运动失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高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其以前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和重新探索，在许多方面有重大发展，也有明显的倒退，是畸变时期。袁洪亮：《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



究》。但不管怎样，陈独秀关于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提出的，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及其生成原因，深刻阐述了重塑新国民的迫切性、目标模式以及具体途径，其基本的理想目标是通过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揭露和批判，以唤醒愚弱的国民，奋而追求现代文化理念下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独立人格，重塑现代新国民，实现人的解放，从而为推进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周建超：《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为了建立新型的伦理文化进而实现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的目的，以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为主要思想武器对中国国民道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较为全面和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国民道德的劣性，与鲁迅主要以文学形式进行国民性批判产生了异曲同工之效用，对于唤起广大国民尤其是青年们的爱国意识、独立意识、科学意识和民主意识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金焕玲：《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国民道德的批判》，《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3%C2%B6%C0%D0%E3&in=9704&cl=2&cm=1&sc=0&lm=-1&pn=275&rn=1&di=804992080&ln=2000&fr=&ic=0&s=0>

#### 4.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评价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尽管多年来戴在陈独秀头上种种不实和错误的帽子被摘掉了，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历史事实和细节不为人所知。因此，客观而认真地评价陈独秀及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有学者认为，“若以一个人代表一个时代，那么，1915年《新青年》创办前是孙中山时代，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是毛泽东时代，1915—1927年是陈独秀时代”。陈独秀是这一历史时期领袖人物，他“对这一段历史的推动作用，同时代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与之相比”。唐宝林：《摘掉陈独秀的帽子》，《百科知识》2004年第3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创立了一个后人所称的“五四时代”，而这个时代，实际上就是“陈独秀时代”，晚年陈独秀依然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斗士孙其明：《试论“陈独秀时代”》，《党史纵横》2002年第1期。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至少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

就”。这七大历史贡献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 20 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思想指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最高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与反思苏联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认识到要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人。五大杰出成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家，以及对中国近现代文学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高，最终会成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能够千古留名的少数人之一。郭德宏：《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党史纵览》2005 年第 1 期。也有学者提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要从整体上推进。纵观陈独秀一生，功大于过，可以“三七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鼻祖，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不是在 20 世纪三大历史伟人那个层面上，却也是有功于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之一。石仲泉：《对陈独秀的评价》，《人才开发》2008 年第 3 期。

但也有学者提出，当前陈独秀研究有两种情况：一是学术研究，重在事实判断，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追求历史原貌；二是追求恢复陈独秀的名誉，恢复总书记的地位，重新请入“庙堂”。但对陈独秀不公正的历史评价是由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所致，与共产国际有关，与苏共中央有关。今天已有资料证明，陈独秀是苏共“东方路线”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弄清了，实际已为之甄别平反了，事实判断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因此，还不如尊重历史，让陈独秀留在民间，是非功过由历史公论。沈寂：《陈独秀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学术界》2002 年第 4 期。

### 三、文章结构及研究方法

#### (一) 文章结构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陈独秀的社会活动及其在各领域的思想观点,但并非全景式的思想史梳理,而是从其思想和活动的社会影响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影响的视角透视陈独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从他的思想的演进脉络中探寻他对 20 世纪中国现代发展的推动和影响的线索,揭示其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的论述以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初步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为起点和研究背景,沿着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的社会活动及其在实践中的思想演变的脉络而展开,具体从陈独秀的政治现代化思想演变、经济现代化思想演变、观念现代化思想演变等方面来解析陈独秀在各方面的思想、观点、主张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影响和推动作用,由此以纵向的思想发展史梳理和横向的特征解析来论述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和社会实践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关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初步发展的困境和陈独秀早期的社会活动,交代陈独秀思想变化发展的社会背景;文章的第二部分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即五四时期、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等,将陈独秀在各个历史阶段内的社会活动和思想演变情况进行深入解析,纵向体现其现代化思想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演变和相互作用内在关联;文章的第三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从陈独秀在科学、社会、经济、法制、宗教、伦理、文学、教育和妇女解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的思想观点来分析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深入阐述陈独秀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在当时石破天惊但不乏远见卓识的新主张和新观念,并汇聚成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着实的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步,尤其是社会思想方面的历史前行。通过以上的论述和分析,本文力争还原彼时代的思想精英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探索并思考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影响。

## （二）研究方法

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总的方法论指导，力求对陈独秀的思想和其社会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寻找他的个人影响力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关联，探讨中国现代化发展初期社会各方面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陈独秀的重要作用。

具体到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另外也运用了比较分析与历史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以陈独秀的论著、传记等资料为依据研究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同时也吸收借鉴了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大量阅读近年来关于陈独秀研究的国内外著作和论文以及现代化方面的理论著作，笔者基本把握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通过阅读陈独秀的第一手著作，研究分析陈独秀从 1905 年到 1942 年间的大量文章，笔者大致把握了陈独秀的思想变化演进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因，确定了主要的分析论述脉络，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全部历史过程中来观察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针对上述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历史文本阅读和分析，为理论论述准备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根据人类历史进步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在论述分析中揭示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和评价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 第二章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以及陈独秀的社会活动

### 一、20 世纪上半叶社会动荡及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斗争最剧烈，变革最广泛、社会文明进步最明显的一个世纪”<sup>1</sup>，也有人称之为“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sup>2</sup>，可见这个世纪的动荡和剧变。纵观历经沧桑的 20 世纪，可以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动荡最剧烈、战争最广泛和密集的一个极不稳定的世纪，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进步最大，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社会变迁最明显的世纪；同时，20 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思想多元分化、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思潮变化巨大、技术知识猛增、信息传播最快的一个世纪；意识形态之争也第一次上升为现代宗教战争。总之，在这个不平凡的世纪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个世纪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是 20 世纪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编年史上却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这个特殊的世纪里，人类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的洪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巨大的发展变化。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革命化等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时代趋势，已经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

20 世纪是个不平凡不安静的世纪，整个世界都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而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古国，从社会到思想，从传统到革新，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是“一场彻底的颠覆与重建的过程”<sup>3</sup>。这是夹杂着血雨腥风的动荡时代，也是黑暗和辉煌并存的时代。中华民族开国古远，历史悠久，文化绵长，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对中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世纪，是从受尽凌辱走向独立自主的一个世纪，是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革新的一个世纪，是从守旧落后走向前进现代的一个世纪，是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世纪，是从落败沉沦到重新崛起的一个世纪。总

之，在这一个世纪中，无论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还是在科技、外交、生产生活等方面，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空前的发展和沧海桑田般的变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

综上所述，系统深入的研究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及理论意义。只是，怎样思考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变革历程，尤其是如何看待其内在的历史动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角度和思想观点各有同。异同的原因深刻而复杂，这其中不仅有学科之间的思维方式差别，世界观、历史观的不同，也有研究视角的异同，同时也有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歧异。因此，追溯历史本原，深刻解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和阻碍，厘清促使 20 世纪中国发生变革的各种因素，对于我们客观地评判这段历史，清醒地认识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总结正确的历史经验，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这也是中国高速前进发展的历史先导和理论基础。

20 世纪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此发生了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是外在和内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合力所推动的”<sup>4</sup>。在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动因也是经济动因，即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进步与先进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而推动这种变革实现的直接动力就是思想进步阶级的出现并且积极进行社会革命与改革；另外，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也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提供了思想先导和科学的理论支撑，这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变革的重要思想动因。

### （一）社会动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扩张，而此时的中国还沉浸于“天朝上国”的愚昧无知中，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丝毫没有察觉世界的变化与自身的落后与危机”。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已经以不可逆转的强势姿态“延伸到世界所有的角落”，中国也被动的“卷入其中”<sup>5</sup>，自从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后，国家社会动荡飘摇，民族危机迅速加剧。1894 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这给自诩为天朝的清政府和混沌无知的百姓极大的刺激，顿时人心激

愤，民族意识高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烧杀抢掠而后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夺去了在中国的政治操控权、经济操控权，以及驻军权等军事操控权”<sup>6</sup>，古老封建的中国社会从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历史上的繁荣和兴盛不复存在，封建锁国导致被动的卷入人类现代化进程，饱受苦痛。在这样动荡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中国的民族主义空前涌动。

陈独秀就成长于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膨胀的时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清政府的昏庸，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也使陈独秀“迅速觉醒”，“爱国热情空前高涨”<sup>7</sup>。面对国家的深重危机和内忧外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促使青年陈独秀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sup>8</sup>，他开始为中华民族的自强奋起而奔走呐喊。从支持康有为倡导维新变法，到发动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探索中谋求中国的社会改造，始终战斗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最前列，他反抗帝国主义以求独立自主，反对封建主义以求进步自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深深的担忧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情绪，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着深刻的忧患感和使命感”<sup>9</sup>，是这个时代的爱国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特点。“这是一种时代的觉醒与反映”<sup>10</sup>。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11</sup>。所以分析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也必须站在他所亲历的历史环境中，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特点联系起来，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陈独秀一生所处的半个多世纪，正是国内外时局风云翻滚的大动荡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包括中国的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进行资本扩张和市场、资源的掠夺，先后步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这时期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在中华大地上演着各种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使中国社会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深渊，也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加扭曲和坎坷。

空前尖锐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使清政府封建统治内部进一步分化；也使一部分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更加急切地索求救国救民的方案，原本处于封建牢笼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走上了学习西方社会现代化道路、崇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sup>12</sup>。

“陈独秀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sup>13</sup>。1900年，俄国首先出兵侵占了我东北三省，血洗海兰泡，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当时陈独秀正在东北，亲眼目睹了沙俄侵略军残忍杀害我国人民、大肆掠夺我国资源、奸杀淫虐肆意欺凌百姓等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他愤慨的说：“俄人虐待中国人已非一日……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数……俄人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sup>14</sup>。正是这一场关东丧乱，刺激着青年陈独秀的爱国之心，使他顿时清醒，并“开始考虑国家问题”<sup>15</sup>，思索为何曾经强大的中国如今却屡屡被列强欺辱？国家的危难激发了他“爱国御侮的决心”<sup>16</sup>，他开始深刻忧虑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存亡。陈独秀觉悟到自己以前只是“吃饭睡觉，念念文章”，“哪里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sup>17</sup>到后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屡遭欺凌，“这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sup>18</sup>，“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有人人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sup>19</sup>。此时的陈独秀还深刻地领悟到“国亡家破，四字相连”<sup>20</sup>，于是“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sup>21</sup>。之后，从1901年10月开始，陈独秀先后五次到日本东京留学，“寻求救国救亡的道理”<sup>22</sup>。当时的“东京是东方最早的现代化城市之一”<sup>23</sup>，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国外进行革命活动”<sup>24</sup>的中心场地，那里聚集着成千的中国先进知识份子和有志之士，“各种先进的思想流派和社会发展主张”在那里“集结交汇”<sup>25</sup>。陈独秀先后在东京“学习生活了六七年”<sup>26</sup>，为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萌发打下了基础。

陈独秀的青年时代，中国正处于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由于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促使陈独秀迅速清醒成熟，“由一个传统的士大夫知识份子转变为民族主义者”<sup>27</sup>，这也是“中国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开端”<sup>28</sup>。

## （二）思想激荡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社会危机尖锐，民族危亡日益严重，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了变法维新运动，以求“社会改良”，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想”<sup>29</sup>。这股时代洪流把陈独秀也吸引了进去，当时的青年陈独



秀受维新思潮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梁启超思想对其影响颇深”<sup>30</sup>，他早年毅然投身政治，就是受到梁启超直接的影响。陈独秀在《石庵自传》中称自己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sup>31</sup>，也谈到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带给了他很大启发，后来在创办《新青年》时期，他也曾多次谈到读《时务报》的心得感受，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璀璨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所赐”<sup>32</sup>，“甲午战争之后，国内上下无不称羨日本的坚甲利兵之势”<sup>33</sup>，“独康门诸贤，洞察时务…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sup>34</sup>。因此，当时一些尊古守旧的保守派，“皆群起而非议之”<sup>35</sup>，陈独秀对此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sup>36</sup>，他也因此被人指责为“康党”、“孔教罪人”<sup>37</sup>。

梁启超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有较深刻的研究，1902年刊载在《新民丛报》上的《新民说》一文阐述了他对当下民族问题的认识：“各地同种类、同言语、同宗族、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冀某公益而御他族是也”<sup>38</sup>，他明确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正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sup>39</sup>。他还进一步提出鲜明观点：“中国若要对抗帝国主义，唯有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抗力”<sup>40</sup>，“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sup>41</sup>，为了建设民族主义国家，必须要具备国家思想，他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sup>42</sup>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大民族主义主张：“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民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sup>43</sup>。

“陈独秀早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sup>44</sup>，同时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陈独秀认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以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为其内容，而必须“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sup>45</sup>。他强调我国的各民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同反对外来的民族侵略和压迫”<sup>46</sup>，以求得共同的祖国的独立和强大。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更加深入，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sup>47</sup>。此时的陈独秀对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帝

国主义的罪恶都有了清醒的认识，从此，他冲破落后“守旧的宗法禁锢”，走出“个人和家庭的小圈子”，与封建科举制度“彻底决裂”，积极投身到“排满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sup>48</sup>之中，跨出了他人生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开始了他对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探索。

### （三）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

环视当今世界，现代化已经是“任何国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sup>49</sup>，现代化的浪潮波涛涌起，势不可挡。20世纪古老中国的历史巨变，也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举世罕见的崎岖而漫长的历程”<sup>50</sup>。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较量始于鸦片战争”<sup>51</sup>，而这次战争只是中国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之间全面冲突的“开场白”，而此后这个东方古国就开始了在动荡的社会中艰难求生和发展的历程。

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的轰击打破了中国封闭性发展的格局，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被动而屈辱的开端，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性转折。古老的封建中国对现代化还处于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已经被卷入这场不可回避的洪流之中了。这个历史开端比西欧国家晚了半个多世纪。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幸成为世界第一次现代化经济危机的受害者”<sup>52</sup>，这样，“现代化的启动拖延了一个世纪而成效甚少”<sup>53</sup>。在19世纪末，我国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在展望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前景时，曾经彷徨悲歌：“招国魂兮何方？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sup>54</sup>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将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许多“难以估料的新挑战”，付出的是“血与泪的惨痛代价”<sup>55</sup>。

追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其实质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运动。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曾指出这一点：“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sup>56</sup>。到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只不过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面上兜圈子”<sup>57</sup>，虽然“现代化”一词开始常常见于报端，并成为当时知识界热议的话题，但却很少涉及到社会前进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主题。抗战爆发后，全民族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现代化这个重要议题一时间似乎销声匿迹了”<sup>58</sup>。这一时期

中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等等历史大事件，一直中断了几十年，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家政治安定社会平稳，开始思变革谋发展时，国家发展方向才全力转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sup>69</sup>为中心内容的新的道路，“现代化”才重新成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热点问题”<sup>69</sup>。曾经“被拒绝于国门之外的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sup>61</sup>，也被陆续介绍进入国内学术界并开始被广泛研究和传播，各领域的研究广度深度逐步拓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音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成为重点理论和思想”<sup>62</sup>。

## 二、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分析

“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罗荣渠语)。对于中国“延误的现代化”的探索,有一个关于“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之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为什么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在社会发展史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文明的大国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如此的艰难险阻、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提出过许多看法,由于立论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可称之为“外因论”<sup>63</sup>,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sup>64</sup>。“侵略和反侵略”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分析框架<sup>65</sup>。而国内普遍采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框架”,分析的主线“不是现代化问题”<sup>66</sup>,基本取向与外因论大致相同。这也是“战后苏联、西方和日本的激进史学的主流倾向”<sup>67</sup>。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sup>68</sup>的兴起,使这一研究取向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持。

另一种观点可称为“内因论”<sup>69</sup>,即认为“中国现代化延误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sup>70</sup>等内在弱点。“传统和现代性”的对立是这种解释的分析框架<sup>71</sup>。从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关于“中国儒学有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一直到“当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sup>72</sup>,都为这一研究取向提供了“理论支持”<sup>73</sup>。这代表“当代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主流派”<sup>74</sup>。

“外因论和内因论”,各代表着一类研究取向,都是各执一端从其所善,对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发展都有独到的见解,但“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sup>75</sup>。外因论把史学家们的注意力引向中国近代发展的外部因素,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sup>76</sup>。帝国主义侵略论看起来似乎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但如果只承认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导因素,忽视了中国的国情特点和历史条件,把现代化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屈服投降,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问题,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

”。而且也违反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哲学原理。同理，内因论者把史学家的注意力引向近代中国发展的内部因素，表面上看由表及里的分析，似乎更加深入，更加强调了中國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具体国情，但却“抹杀了或淡化了外国帝国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化道路扭曲和断裂的直接作用”，这同样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sup>78</sup>。

为了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偏向，近年来有的西方学者从中国的社会历史视角出发，重新解释了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加强了对中国的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柯文把这种新的研究趋向称之为“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sup>79</sup>，即所谓“中国中心观”。这一努力不是要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是试图把“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看问题<sup>80</sup>。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应克服将历史挤成单一方向的认识方法，寻求更具综合性的全面性的视野”<sup>81</sup>。这些想法能否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这个老大难问题，还有待具体研究成果来证实。目前最常见的研究状况是，按照流行的西式“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历史的主体性被忽略了。相反，如果强调了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作用，则容易偏向“忽视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一面”<sup>82</sup>。

这种“内”、“外”摆动的倾向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复杂性。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复杂性在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社会问题复杂，思想复杂，而不同性质的多重矛盾纠缠在一起，比如说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结合的生产力矛盾；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的民族主权矛盾；还有正在兴起的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思维和传统的儒家宗法与农耕社会的矛盾。这几重矛盾的交织，既是世界历史处在有史以来的最大转变的时代所产生的复杂现象，又是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相会的必然冲撞。“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历史悖论”<sup>83</sup>，诸如，“文雅的落后被野蛮的先进所打败，穷困与屈辱推动民族的奋起与进步，社会机体的解体促成社会革命”<sup>84</sup>，等等。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提到的“两极相逢”产生的“对立统一”吧。

总之，不管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片面的。中国由封闭的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世界是由多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推动的。对于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的研究，也逐步在按其本来的复杂性，逐条梳理并且综合分析，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革命化、边缘化、衰败化等各种内因外因交错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复杂性。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挑战——回应”模式或者“传统——现代”模式运动，而是一个“主客体互相作用、复杂的网络运动”<sup>85</sup>。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封建王朝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sup>86</sup>。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和困难之所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内源性现代化”<sup>87</sup>，“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波折式推进……其中有强大的外来因素对发展造成的扭曲，也有盘根错节的传统力量引起现代化进程的反复和变形”<sup>88</sup>。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推进的艰难。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是“被延误的现代化”的本质原因。

中国现代化起步之艰难，行动之缓慢，不仅是“传统的封闭性和思想的滞后性”，还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sup>89</sup>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慢变因素”，占支配地位的“儒教文化是与皇权官僚政治及其小农经济基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现代化的启动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sup>90</sup>。

### （一）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总体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型变迁，这是指发生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种种变化；一类是巨型变迁，这是指突破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的非常大变化，也就是深刻的社会革命”<sup>91</sup>。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变革和发展，就是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变化”<sup>92</sup>。这种靠外力推动的现代化进展道路，是中国的社会变革方式不同与其他国家的根本特征。从16世纪以来，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就逐渐延伸到东亚和南亚的边缘地区，但中国仍以其“屹然不变”的姿态来应付世界之巨变，把这股西方新力量遏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大门之外。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当西方工业革命终于以雷霆万钧之势推动其世界性扩张运动进入更猛烈更强势的新的发展周期，于此同时中国内部传统的封建王朝统治也出现危机，内因和外因交织，开始共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而是“现代资本主义为

争夺资源和优势的世界扩张运动”<sup>93</sup>。也是基于这种全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自身的朝代更迭被彻底打破，中国社会被动的卷入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洪流中。这样，中国社会进程的演变，“从渐进的积累性变迁改变为急剧的传导性变迁”<sup>94</sup>，这也是中国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之所在。

## （二） 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西方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关键在于“传统经济结构的突破”<sup>95</sup>，而同时，新兴专制君主对国家财富的积累也给予了巨大的“政治推动”<sup>96</sup>。“东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外源性现代化”<sup>97</sup>，所以在最初的启动阶段，国家政权的强弱是“引导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sup>98</sup>。中国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高度一元化的“巨型帝国式的金字塔结构”<sup>99</sup>。金字塔顶端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由“政治权力控制经济权利”<sup>100</sup>，这样的政治结构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板结性”，只有“非常有限的容纳社会变革的能力和函数”<sup>101</sup>，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性的因素的发展。

纵观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变革的全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传统发展轨道已经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不同于传统转变的特殊形式”<sup>102</sup>。根据现代化的特定内涵，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社会动荡只是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中诸流向的其中之一，只有到了封建王朝解体，现代化道路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社会大变革的主流，即“逐渐变成占有自觉和支配地位的大趋势”<sup>103</sup>。

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渐进性变革”与“突发性变革”相结合，但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即形成一种中国式的“朝代循环”模式<sup>104</sup>，在近两千多年中，中国经历了许多次改朝换代，但都显示了一定的规律性：每个王朝大都经历一个上升的兴盛期，然后逐渐走向衰落，引起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于是旧王朝解体，新王朝建立，如此循环往复。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定结构是当时中国典型的社会经济基础，而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官僚帝国则是当时的政治基础。经济的增长，人口的繁衍，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播，都在这一循环模式中有规律的进行着，使中国历史与文明在“总体上形成长期连续性的发展”<sup>105</sup>。尽管中国早于西方出现某些新发展趋向，例如，宋代出现重大的技术进

步；元代蒙古族统治对汉人政治文化的巨大冲击；明代初期郑和舰队驶出亚洲，开拓了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清王朝建立了使欧洲新君主国相形见绌的大陆帝国，但“这些变化都未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因而“未能从内部冲破坚硬的传统结构外壳”<sup>106</sup>，使中国率先走上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显而易见“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的目标明确的行动不相称，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sup>107</sup>。

### （三） 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从大陆经济转向海洋经济的关键时期，“中国对发展机会选择的严重失误”<sup>108</sup>，固然是对由于对世界大势的盲然无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式的小农经济的自足发展体系的“稳固性和排外性”；“封建王朝财政制度的单一性”；以及在政治上以“重农抑商作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民间权势增长的传统政策”，这就是“中国古典农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sup>109</sup>。这一套政治经济体制的牢固性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还在于它得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悠久深厚的儒家文化系统的支撑和加固”<sup>110</sup>，这样一来，中国的自足发展体系就完全牢不可破了。“任何农业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突破简单再生产，使农业经济的剩余能够有效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任何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都要求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能够将农业和商业的经济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sup>111</sup>。中国现代化启动缓慢的原因在于传统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这种模式的发展。

清末时期的中国虽然具有远洋航行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但是却没有“开拓海外市场和推动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sup>112</sup>。因为这样的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在历历史史上的数次辉煌之后，却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无法适应，在现代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迅猛进步的世界大势中，逐渐被动，愈发落后，被远远的抛在现代化的道路后面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中国在数次抵挡西方挑战的成功中也“掩盖了中国对发展选择的失误”<sup>113</sup>，在新航路开通、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西方商人热衷于东方贸易，当时的“中国占有南洋贸易的优势，对东西方贸易本来有主动权和选择权”<sup>114</sup>。遗憾的是，中国却与现代化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闭关锁国，采取退缩政策，结果是贻误了发展的时机。最早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选择错误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



密，他在《国富论》中多次谈到中国，指出了“中国忽视海外贸易”、“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的状态”并对“这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的国家”的“发展的停滞”有广泛的评述<sup>115</sup>。通过《国富论》严复也深刻领悟到，正是由于“重农抑商的旧习”与“中西贸易问题”上的处置失当，让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出现了“不可弥补的大失误”<sup>116</sup>。

#### （四）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马克斯·韦伯对于儒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对比研究<sup>117</sup>，通过探索和分析现代东方落后于现代西方的文化背景原因，从而“奠定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知识社会学基础”<sup>118</sup>。但是“韦伯并没有否定传统中国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构因素，也没有认定儒教伦理是阻碍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惟一因素”<sup>119</sup>。因为，“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模式不仅是肤浅的，而且遭到传统和保守力量的强大抗拒，导致国粹主义的卷土重来”<sup>120</sup>。对文化传统及其社会功能的重新估价，这几乎是东亚各国模仿、照搬西方现代化道路再转向根据本国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所必然会产生的人文反思。

就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发展而言，现代化的开端基本上都集中在对中国文化消极和落后的批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位主要人物的矛头一直指向批判传统文化，彻底推倒“孔家店”以“再创文明”，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保存了上千年香火的“曲阜孔庙遭到了吹灯、拔蜡、砸碑等破坏”，这样似乎已经“彻底的铲除了儒家文化”<sup>121</sup>。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东亚这些从历史上一直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作为东方传统文明的“儒家文化从来没有死亡过”，只不过是在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中，“阶段性的处于困境和危机中”<sup>122</sup>。但历史表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解体是一个非常缓慢而扭曲的过程”<sup>123</sup>。这种单线式的人类历史进步观的必然需要重新审视，而对现代化的重新思考也必然会导致“对已经被否定的前现代文明中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的重新评估”<sup>124</sup>。例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要求“使由于现代性而产生的文明取得平衡和再平衡；使在追求现代性时被抹杀或被遗忘的前现代的知识、智慧以及生活方式取得平衡或再平衡”<sup>125</sup>。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的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则是合理的宰制世界”<sup>126</sup>。根据这个理论，中国传统文化

内核中“追求和谐和秩序的理性或价值观，非常不利于现代化的启动”，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已经高度现代化或面临现代化危机之时”，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比如“理性和价值观”等的现实意义就“必须重新估价”了<sup>127</sup>。

在过往的两个世纪中，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趋势是：“现代化推倒传统，经济因素支配非经济因素，西方文明压倒东方文明”，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只是阶段性的趋势”<sup>128</sup>。人类在反观历史进而反思自身的前进历程时，都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严峻问题：如果不愿意“在无止境的疯狂的竞争性增长中同归于尽”，就应在经济增长中“加强人文调适力量”<sup>129</sup>，换句话说，就是“在物质文明建设中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发展”<sup>130</sup>。

### 三、陈独秀的社会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陈独秀（1879—1942）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从上个世纪初到二十年代末，“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有他参与”<sup>131</sup>，并起着积极的作用。

上个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初，陈独秀“前后参加或组织的政党与团体在十个以上”<sup>132</sup>，如岳王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国共产党、托派等。同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用巨大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是“领军人物”<sup>133</sup>，是中国近代新文化新思想的最早传播者，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其学术文章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篇，当他步入社会暂露头角的时候，也是“一本杂志一张报纸开启一个时代风气”<sup>134</sup>的时候，继而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推动了社会的进程。他深悉宣传革命，必须创办报刊，“通过文化知识唤醒国民的意识”<sup>135</sup>。陈独秀“宏伟的学术视野和卓越的学术论政才能”<sup>136</sup>都从他创办的报刊杂志中显露出来，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许多人。纵观陈独秀创办报刊以启发民智、救国救民的发展轨迹，从“惊钟适铎”，“开通民智”，以至“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始人”<sup>137</sup>。

毛泽东曾经在党的“七大”上说过：“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是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sup>138</sup>。然而陈独秀在这一历史变化过程中，为什么会被人公认推举为领袖呢？这决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偶然的。他在此前已经有“25年坚决革命的历史”<sup>139</sup>，即在他年仅16岁时，由于甲午战败而激起他爱国、救国的强烈热忱，到反对清朝封建帝制、倡导民主与科学，他始终旗帜鲜明的以文章警世，而一身正气、敢作敢为的品格使他具有非凡的德望和领袖气质。尤其是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不仅推动了新文化启蒙运动，掀起五四运动，而且在革命实践中，把文化与政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积极宣传革命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处处从社会改造和人民受益的立场出发，为国家存亡人民生存而深切忧虑，他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的革命气度、领导风范、宣传才

干和人格魅力像一块磁石，散发着极大的吸引力，把越来越多的革命精英、先进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这一切都清楚解释了陈独秀为什么是“时代领袖”，为什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sup>140</sup>。

### （一）陈独秀组织和参与的政党、团体

1897年，即陈独秀18岁那年，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对少年陈独秀来说有三件大事：一是他来到南京赴考，目击科举考场上的种种怪状，从此他开始觉悟并对科举制度的弊害有了深刻认识；二是他在思想上受到了维新思潮的冲击；三是这一年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第一个作品：《扬子江形势论略》<sup>141</sup>，此后便开始了思考国家大事并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思想者之途。

1901年，为了寻找“国家落后的原因”，陈独秀自费到日本留学，他先入东京专门学校（稻田大学的前身）学习，不久就参加了“励志社”，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组织。翌年，他与苏曼殊、张继、蒋百里等人另组了一个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陈独秀先后五次去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他还到上海参加了章士钊、蔡元培、刘光汉等组织的“暗杀团爱国协会”，“自制炸药曾想暗杀慈禧太后”<sup>142</sup>。陈独秀与蔡元培在此时期相识，据蔡元培回忆，陈独秀办报时的“艰苦毅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蔡请陈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也是基于此”<sup>143</sup>。留日学界在1903年发起了“拒俄运动”，由此揭开了20世纪中国反帝运动的序幕。在“拒俄运动”前夕，陈独秀同邹容、张继等人在日本发生了一件“剪辫子事件”，这是陈独秀第二次去日本时，他们闯入学监（清政府派去监视留学生的人）的房里，“要割掉学监的脑袋”<sup>144</sup>。学监哀求他们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sup>145</sup>，陈独秀“便挥剪出了割发代首之恨”<sup>146</sup>。

当时，陈独秀回到安徽成立“爱国会”，筹办《安徽俗话报》。1914年7月他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最有影响的民主刊物《甲寅杂志》”，陈独秀“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等”<sup>147</sup>。陈独秀一边写文章办报刊，一边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中国大江南北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发出第一响的“吴樾炸五大臣”事件，就是“由

陈独秀策划的”<sup>148</sup>。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当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但他反对袁世凯又险遭枪决。他办了“岳王会”，成了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

总之，20世纪初期陈独秀已是安徽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五次东渡日本，或留学，或逃避追捕，会日、英、法三国文字。在“五四”以前的陈独秀，已经以革命者的姿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了。“陈独秀在辛亥年间是江南重要的革命志士”，之后，他任安徽都督秘书长，曾成为“安徽讨袁运动的主要策划人”<sup>149</sup>，可以说，这时期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意识，“贯串了他的整个一生”<sup>150</sup>。他所参加或领导的启蒙与救亡的社会活动中，这种“挽救民族的危机意识”，是他与他一同“奋力革命谋求自强”的人的共同意志<sup>151</sup>。

## （二）陈独秀主办和参与的报纸、刊物

为了开启民智而创办报刊杂志，是陈独秀从事学术研究和思想宣传活动的伊始。开端是编辑《国民日报》，继而创办《安徽俗话报》，而陈独秀的精神和智慧则发扬光大于《新青年》，同时他又为针砭时弊而创办《每周评论》，另外还有《火花》、《无产者》、《热潮》等专门针对广大工人阶级而创办的报刊，陈独秀编辑报刊的经历之丰富显见于其中。他创办的报刊杂志多达十几种，可以说“他生命的一半年华都倾注在报刊生涯中”<sup>152</sup>，通过这些报刊杂志他所倡导的先进思想和宣传的先进文化对当时中国的国民开化和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陈独秀创办各种报刊杂志的思想发展过程，可以显示出他是如何“从康梁派，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新文化运动，推动社会进步，最终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sup>153</sup>。

早年陈独秀是报刊的“受阅者和被影响者”，后来他转变为创办者则“肇端于1896年的南京乡试”<sup>154</sup>。陈独秀少年时期“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文谈旧学的士大夫是洋奴”；直到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璀璨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sup>155</sup>。尤其是他参加科举考试时看到考场上的“种种怪状”，“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sup>156</sup>，这是他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sup>157</sup>。这次乡试使陈独秀“意外有益”<sup>158</sup>。

到了 1898 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学院学习期间，他有机会广泛地阅读到了《时务报》、《知新报》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使其进一步认识到报刊这一舆论工具的重要性。1901 年 11 月，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当时的留日学生“皆青年锐气之士也，诵习之余，常编辑书报，以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于国内为己任”<sup>159</sup>。陈独秀在日本学校所接触到的《译书汇编》、《国民报》等进步报刊使他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一整套自由平等学说，同时，他也学习了许多报刊编辑方面的工作和一些编辑出版技术，这为其日后回国投身报刊编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投身于报刊业，“先后创办、参与编辑了《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界》、《伙友》、《共产党》、《劳动与妇女》等报刊，因而成为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活动者和革命宣传家”<sup>160</sup>。

### （三）陈独秀参与的社会活动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

报刊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明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媒介体，是“社会运动的喉舌”<sup>161</sup>。20 世纪初，陈独秀在家乡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的影响“可与《申报》齐名”，在安徽“可谓开风气之先”；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宣传和呼吁“民主和科学”思想，立下启蒙之功，陈独秀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sup>162</sup>。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各种社会思潮交汇的时代，像陈独秀这样的社会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民众的心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广泛的。

#### 1. 创办《安徽俗话报》，开通民智

1904 年，陈独秀为了开启民智、救国图存，开始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即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开办这种俗话报的主义是很浅近的，很平和的……主要是有两个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sup>163</sup>，总之，是“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sup>164</sup>。

陈独秀主编该报时始终本着这一宗旨和目的，“从而使该报发行不到半年，

就名列全国白话报的首位”<sup>165</sup>。为当时开拓风气，开启民智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极大的影响了广大人民对社会进步及自身进步的思考意识，为接下来继续宣传革命和新文化新思想奠定了社会基础。

## 2. 创办《新青年》，进行思想革命

陈独秀和那个时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时年倾心于康、梁的变法维新主张”<sup>166</sup>。他在日本留学时期，接触了大量的新文化新思潮，所以“思想上逐渐由维新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sup>167</sup>。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正值封建复古思潮泛滥及袁世凯复辟帝制等混乱的社会状况，他看到了社会的倒退和国民思想的落后，他下决心办一个专事“思想革命”的刊物，在“政治革命之前”，首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sup>168</sup>。经过短时间的迅速筹备，20世纪“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刊物”<sup>169</sup>之一《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诞生了，“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sup>170</sup>。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呼吁青年们勇敢地投身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事业之中，他切切的呐喊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循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循新陈代谢之道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sup>171</sup>。陈独秀认为青年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比较少，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是新的思想和道德的载体，也是进行社会革命最有力量的生力军。所以他“涕泣陈词”，“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sup>172</sup>。

陈独秀进一步强调了办的宗旨：“欲本志著论非也，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sup>173</sup>；“本志以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故本志唯一之宗旨”<sup>174</sup>，本着这一宗旨，《新青年》在创刊之初就没有把主要矛头对准当时人们最为关心的现实问题，而是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最落后、最保守的部分——儒家“三纲”，老庄、佛教的隐退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种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不遗余力地宣传科学与民主，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斗争，以期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

学生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陈独秀把希望寄托与青年一代身上，所以他把《新青年》办成了一个“极具学术特色的综合性刊物”<sup>175</sup>，多角度地深刻“剖析中西文明，宣扬西学”<sup>176</sup>，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道德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抨击陈腐、保守、愚昧、落后的思维观念，提倡构建新文学、新道德、新伦理的现代新标准。因为青年人的思想结构、思维方式正处于变化、发展中，陈独秀希望他们可以获得明辨真理、勇于突破思想的束缚，从而选择人生发展道路的良好机会。

《新青年》问世之后，以其内容生动丰富、针对性强而且充满创造性的犀利思想而吸引了大批的青年读者的关注与追崇，并成为“在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刊物”<sup>177</sup>。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开始读《新青年》。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了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sup>178</sup>。1917年，毛泽东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可见《新青年》影响之大。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出色地完成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这一任务，广泛的传播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其蕴含的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大批青年迅速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走上了民主主义的道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思想启蒙的方向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新青年》同样发挥了巨大的效用，据统计，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先后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文章达130篇”<sup>179</sup>，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3. 创办《每周评论》，直面政治斗争

1918年12月陈独秀创立了《每周评论》，这是陈独秀“在提倡民主科学之后直面政治斗争的开始”<sup>180</sup>。陈独秀把《每周评论》的宗旨确定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sup>181</sup>。所谓“公理”，就是“凡合乎平等自由的”<sup>182</sup>；所谓“强权”，就是“依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sup>183</sup>。为了配合当时社会运动发展的政治需要，陈独秀与其他的撰稿人都开始在《每周评论》上对重大政治问题发表评论，态度鲜明，针砭时弊。《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一起，互为补充，并肩作



战，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积极推动“五四”运动走向胜利。陈独秀的努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方面的进步以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迅速前行。

#### 4. 创办《劳动界》、《伙友》等杂志，积极投身工人运动

随着社会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陈独秀思想的转变，以及他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认识的深化，陈独秀创办报刊的宗旨也开始转向劳动阶层。比如创办《劳动界》和《伙友》，他明确提出了这两份刊物的办刊宗旨，“《劳动界》的宗旨在于改良劳动界的境遇……而《伙友》的宗旨一是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是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sup>184</sup>。本着这种明确的宗旨，这两份报刊“深入浅出地向工人揭露资本家压榨、剥削工人的罪恶，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工人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sup>185</sup>，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实践”<sup>186</sup>。陈独秀所创办的报刊“影响重大，声名远播，读者很多，影响了许多人的进步”<sup>187</sup>，对社会开放的作用也很大。

与青年不同，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处于革命的自发阶段。陈独秀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陈独秀针对劳动阶级的现状，在《劳动界》等报刊的编辑过程中，主要针对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用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通俗易懂的文字、实在的事例，来宣传工人阶级的重要社会地位，并且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向广大工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宣传其自身的历史使命。这些刊物很受工人们欢迎。上海杨树浦电灯厂的工人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申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sup>188</sup>正是由于《劳动界》、《伙友》等面向工人阶级的刊物广泛的宣传，使当时很多工人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并极大的提高了阶级觉悟，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日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做了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

#### 5. 发动文学革命，促进新思想的传播

早在1904年，陈独秀开始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说过，呼吁民众用白话文的目的是可以深入浅出的“开通民智”，“并不是为了改革文学”<sup>189</sup>。在创办《新青年》之后，改革文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16年秋，当时在美国留学的

胡适写信给陈独秀，向他提出“发起文学改革”的建议，陈独秀马上回信明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sup>190</sup>并要求胡适作一篇论文寄来。胡适随即在前信所谈以“文学革命”入手的“八事”提议的基础上，写了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一文，并很快刊登在《新青年》上。胡适在之前与陈独秀通信时本来是用“文学革命”一词的，但后来的文章题目却变为“文学改良”了，而且用词、行文皆表现出了一种比较温和谦逊的态度，原因是他“怕保守势力激烈反对”<sup>191</sup>。胡适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陈独秀马上写成《文学革命论》，文中以他特有的无畏性格和锐利笔法向世人宣布：“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空谈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sup>192</sup>。他又指出：旧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育通利达……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迁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世界之文学”<sup>193</sup>。可见，胡、陈二人的观点相比较，胡适的主张偏重于文体的改革，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则明确要求内容的更新。陈独秀从开始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sup>194</sup>，为了在中国能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首先提出“文学革命”的。“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教界、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sup>195</sup>，但是中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幕未尝稍减”<sup>196</sup>，究其原因，除了革命本身不彻底之外，“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sup>197</sup>

陈独秀这一篇《文学革命论》向封建文学下达了进攻的号令。在彼时黑暗飘摇的社会里，国人茫然无知混沌未开的状态下，为拯救国人思想，胡适首倡文学革命，陈独秀高扬起革命的大旗，鲁迅则以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文学作品《狂人日记》为此次文学革命的开展行了奠基礼。而且，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等许多知识分子在批判旧文学、论述新文学理论，特别是在宣传倡导白话文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积极作

用是得到所有人极为肯定的，胡适后来回忆说，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开展和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就是“我的这位朋友陈独秀”，是陈独秀果断的“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子”<sup>198</sup>，而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sup>199</sup>，如若按照自己的态度来开展，“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sup>200</sup>，“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sup>201</sup>。鲁迅后来也对陈独秀做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早年白话小说的大胆创作都是《新青年》编辑者们鼓励和支持的结果，“我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sup>202</sup>，鲁迅还说自己当时的创作的是“遵命文学”<sup>203</sup>，“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sup>204</sup>，他说的前驱者，自然是陈独秀。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确“功不可没”<sup>205</sup>。

在 20 世纪初，由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在当时影响广泛的报纸刊物都是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形势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每一份刊物都有明确的办报方向和鲜明的针对性，因而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随着革命形势的逐步发展，《新青年》所宣传的内容由民主主义性质转向了社会主义性质，由反对封建主义转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由宣传民主主义思想转向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由思想斗争转向了政治斗争。作为这份具有重要思想性刊物的主编，陈独秀则是这一变化中主要的推动人，也是他首先打破“不议时政”的陈规，开始思想上的解放。1918 年 7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了“对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政治问题不能装聋作哑”<sup>206</sup>。自此，《新青年》上评论时政的文章猛增起来了。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陈独秀执笔书写下了《本志宣言》，可以明显看到陈独秀思想的变化，一是他开始强调民主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从而改变了之前“不议时政”的规矩，他开始把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结合；二是他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在宣言中陈独秀还提出了要尊重劳动和劳动的人，打破经济上的陈旧思想等一些新观念。这篇文章的发表把对科学和民主的宣扬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是《新青年》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还有由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则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产物，是文化斗争的载体，它刊期短，报道迅速，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思想战斗性，与《新

青年》相得益彰，充分发挥了思想舆论对现实斗争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在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发生质的飞跃的时候，他所创办的刊物具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基础和政治方向，例如《劳动界》，陈独秀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广大工人群众，通过该刊物积极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向工人传递最高的觉悟就是阶级觉悟的先进理念。正是由于在这样一批宣传先进思想的工人刊物的影响下，我国的工人阶级才第一次开始有了觉悟，并联合起来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极大的促进了日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良好开端，而陈独秀功不可没。陈独秀在其办报生涯中，始终走在思想潮流的前沿，他所办的报刊成为当时指引人们思想的一面旗帜。而他的各种社会活动，客观上极大的促进了当时人们思想水平的进步，普及了科学社会知识，开拓了社会风气，使中国社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中看到一丝耀眼的光明，正因为陈独秀这样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不遗余力的艰辛努力，才为接下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更大进步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和方向性的指引。

## 注释

- <sup>1</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页
- <sup>2</sup>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 <sup>3</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
- <sup>4</sup> 孙立平：《社会现代化》，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 <sup>5</sup> 张光直：《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 <sup>6</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页
- <sup>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
- <sup>8</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 <sup>9</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 <sup>10</sup> 李泽厚：《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 <sup>11</sup> 列宁：《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5页
- <sup>12</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 <sup>13</sup> 唐宝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 <sup>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 <sup>1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 <sup>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 <sup>1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 <sup>1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 <sup>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 <sup>2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 <sup>2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 <sup>22</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 <sup>23</sup> 张鸣：《摇晃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 <sup>24</sup> 张鸣：《摇晃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 <sup>25</sup> 张鸣：《摇晃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 <sup>26</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 <sup>2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页
- <sup>28</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1页
- <sup>29</sup> 张鸣：《摇晃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 <sup>30</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 <sup>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 <sup>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 <sup>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 <sup>3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 <sup>3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 <sup>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 <sup>3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 <sup>38</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1页
- <sup>39</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 <sup>40</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 <sup>41</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2页
- <sup>42</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 <sup>43</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5页
- <sup>44</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 <sup>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页

- <sup>4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 <sup>4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
- <sup>48</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页
- <sup>49</sup>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9页
- <sup>50</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
- <sup>51</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
- <sup>52</sup>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 <sup>53</sup>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 <sup>54</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 <sup>55</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页
- <sup>56</sup>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胡适文存》第四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61页
- <sup>57</sup> 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石家庄：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 <sup>58</sup> 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石家庄：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 <sup>59</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页
- <sup>60</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2页
- <sup>61</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3页
- <sup>62</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页
- <sup>63</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页
- <sup>64</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页
- <sup>65</sup>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导论部分
- <sup>66</sup>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导论部分
- <sup>67</sup> 参见弗朗西斯·莫尔德：《日本、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Frances Moulder, Ja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1977
- <sup>68</sup> 参见弗朗西斯·莫尔德：《日本、中国和现代世界经济》，Frances Moulder, Japan,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1977
- <sup>69</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页
- <sup>70</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页
- <sup>71</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页
- <sup>72</sup> （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世界经济通史》，姚曾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 <sup>73</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9页
- <sup>74</sup>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 <sup>75</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1页

- 7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页
- 7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4页
- 7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0页
- 79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6页
- 8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3页
- 81 参见吴密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课题——访滨下武志教授》，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7页
- 82 参见吴密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课题——访滨下武志教授》，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7页
- 83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 84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30页
- 8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 8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 8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 88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5页
- 8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60页
- 9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60页
- 9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4页
- 9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5页
- 93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7页
- 9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页
- 95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 96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 97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 98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 99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84年，第77页
- 100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84年，第78页
- 101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84年，第81页
- 10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9页
- 103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84年，第79页
- 10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9页
- 10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页
- 10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0-41页

- 页  
107 (美)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4页
- 10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58页
- 10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61—265页
- 110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 111 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 112 费维恺:《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 113 罗荣渠:《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 114 罗荣渠:《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99页
- 115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87-88页
- 116 严复:《国富论》按语,《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10页
- 117 还涉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文明
- 118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 119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 120 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 121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 122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3页
- 123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5页
- 124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7页
- 125 蒂诺·夏伯特:《现代性与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页
- 126 Max·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48页
- 127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中译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6页
- 12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70页
- 129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99页
- 130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 131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 132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页
- 133 董根明:《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页
- 134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 135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2页
- 136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 137 参见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138 《毛泽东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 <sup>139</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 <sup>140</sup> 朱洪：《中国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228页
- <sup>141</sup> 孤本现存放于陈独秀家乡安徽安庆图书馆
- <sup>142</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 <sup>143</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
- <sup>144</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 <sup>145</sup> 刘秀丽：《从改良者到革命者——《安徽俗话报》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成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 <sup>146</sup> 刘秀丽：《从改良者到革命者——《安徽俗话报》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成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 <sup>14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 <sup>148</sup> 国共两党的历史文件都记载了这件史实，详见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 <sup>149</sup>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 <sup>150</sup>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 <sup>151</sup>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 <sup>152</sup>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 <sup>153</sup>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 <sup>154</sup>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 <sup>15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 <sup>15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页
- <sup>15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 <sup>15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 <sup>15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 <sup>160</sup> 参见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146-147页
- <sup>161</sup>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 <sup>162</sup> 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05页
- <sup>16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 <sup>16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页
- <sup>16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 <sup>16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 <sup>16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 <sup>16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 <sup>169</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 <sup>170</sup> 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 <sup>17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 <sup>17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 <sup>17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 <sup>17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17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 <sup>176</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 <sup>17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 <sup>178</sup> 转引自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 <sup>179</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 <sup>18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3页
- <sup>18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4页
- <sup>18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5页
- <sup>18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8页

- <sup>18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 <sup>18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 <sup>186</sup> 陈家刚：《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 <sup>187</sup> 陈家刚：《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 <sup>188</sup> 郭玉卿：《陈独秀的早期办刊实践》《兰台世界》2011年第14期
- <sup>18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7页
- <sup>19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 <sup>191</sup> 胡适《与高一涵等的四位的信》转引自陈平原《思想史视野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 <sup>19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 <sup>19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
- <sup>19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1页
- <sup>19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 <sup>19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9页
- <sup>19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 <sup>198</sup>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98页
- <sup>199</sup>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99页
- <sup>200</sup>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100页
- <sup>201</sup>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102页
- <sup>202</sup> 转引自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sup>203</sup> 转引自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sup>204</sup> 转引自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sup>205</sup> 胡适：《与高一涵等的四位的信》转引自陈平原《思想史视野的文学——新青年研究》（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 <sup>206</sup> 转引自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 第三章 陈独秀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

在 20 世纪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中，陈独秀最为耀眼的两件大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旋律就是“救亡”和“启蒙”，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孕育出来的国人对于思想观念现代化的诉求，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当时社会活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重要性，不应太侧重于衡量当时知识分子所提出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应正视他们能无所回避、勇于揭露要中国摆脱厄运、走向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全盘问题”<sup>1</sup>。

我国近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多都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爱国责任意识，当陈独秀还只是一个 17 岁的少年，就开始为“中国怎样才能不受外国侵略，怎样才能富强”而深深忧虑<sup>2</sup>。陈独秀最初追随康有为、梁启超的社会改良思想，到了 20 世纪初开始转变为激进的民主革命派，立志彻底的反封建、推翻清王朝，并在家乡安徽创办报刊杂志，组织各种爱国运动和演说会，高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旗帜。

陈独秀的一生在经历四个思想转变过程中，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转而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虽然脱离了托派组织，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由一个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革命领袖，转向后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和落伍者。陈独秀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他由一个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再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明显转变，同时也反映了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历程。恩格斯教导我们如何去分析一个历史人物：“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倾向的代表，因而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sup>3</sup>。陈独秀一生思想的四个转变，正是他所处时代历史潮流的缩影。

## 一、新文化运动之前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习儒业十二世”，“拥有田地八百多亩”，并“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拥有商号和股权”<sup>4</sup>的封建官僚家庭。家庭成员中对他思想影响较大的是他的祖父和继父<sup>5</sup>，他的祖父当过“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的幕僚”，后“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虽无实缺，却“一贯是封建秩序的卫道士”<sup>6</sup>。继父是举人出身，官由知县至四品道员。陈独秀在这个典型的封建家庭里，从小受着封建思想的教育。

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经历了“由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又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到革命民主派的两个转变”<sup>7</sup>。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陈独秀的早期思想，这一期间其思想演变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1896年，他参加清政府组织的院试，并“考中了秀才第一名”，“从此跨入封建士大夫的行列”；2, 从1897年参加江南乡试，到1903年6月至7月组织安徽爱国会，他成为“康梁的热情追随者”，从而演变成资产阶级改良派；3, 从1903年8月毅然投入到反清革命斗争开始至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开端，陈独秀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sup>8</sup>。

### （一）晚清社会思潮与陈独秀启蒙思想的形成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其启蒙思想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化由器用、制度层面向文化观念层面演进的一个比较清晰的界碑”<sup>9</sup>。目前学术界对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界的明星”怎样倡导新文化有着较多的论述，但对于他的启蒙思想同晚清社会思潮之间的传承关系却鲜有论及。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从其本质上而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秉承晚清社会中各种进步思潮，并结合当时的时代需要而“重新评估古今中西思想以谋求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运动”<sup>10</sup>。可以说，晚清时期各种进步思潮是陈独秀“启蒙思想的源流”<sup>11</sup>。

#### 1. 秉承晚清经世之学

经世致用是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的困境扭转了知识界沉浸于汉宋的学风。“通经致用”是魏源

提出的思想宗旨，他推崇“变古愈尽，变民愈甚”的主张，目的是改变“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以开放的态度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以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

而清末维新派明确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以冯桂芬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更是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sup>12</sup>。这种以“经世致用”为追求的转向，既是东亚各农业民族对西方冲击的应激式回应，也是清末时期中国由救亡图存为追求的现代化启蒙运动的前奏。诚如学者蒋方震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所作之序所言，“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sup>13</sup>。陈独秀正是成长于崇尚“经世之学”的桐城故里，考察陈独秀的早期思想，可以发现“吴汝纶、姚莹等人的经世思想对其影响很明显”<sup>14</sup>。陈独秀的早期启蒙思想与晚清桐城派的“经世之风”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sup>15</sup>。桐城派在清代学术上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远非文学所能概括”，特别是以曾国藩、严复、姚莹、薛福成和吴汝纶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他们在史学、经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众多领域的努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和西学的广泛传播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晚清桐城派在近代向西方学习、求新求变的进步思潮中，其主流是积极进步、与世俱进的”<sup>16</sup>。

清末时期，桐城派不仅充分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主张和经世致用的传统”，而且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容纳新思想的学派”<sup>17</sup>。“陈衍庶（即陈独秀的嗣父）与方守敦、邓绳侯家族都是皖江著名的理学世家…服膺桐城”<sup>18</sup>。虽然清末的桐城派仍然崇尚“古文义法”，并且坚持“文言之不可废”，恪守孔孟道统而落于时代之后，“但其积极的入世精神”与对“士”的使命感的高扬，“却在皖江新一代青年人身上开始复活”<sup>19</sup>。陈独秀、邓仲纯、邓以蛰、潘赞化、易白沙、刘文典、高语罕、高一涵等既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庆反清的中坚力量，也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动力，他们是早期《新青年》的主要作者群，其早期的观念、文风和编辑思路，“与《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up>20</sup>。回顾陈独秀早期启蒙思想确立的基本路径和其文学理念的深刻革命性，不难发现这都与“谋求匡时济世之道的晚清学术”<sup>21</sup>趋向相映征。而通过陈独秀的个性人格，如在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积极入世等精神的品质，也与晚清的经世传统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 2. 深受康梁维新思想之影响

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康有为的尊孔和梁启超的菲薄科学都有过直接和间接的批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认康、梁二人的思想对陈独秀的影响。“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璀璨可观，茅室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sup>22</sup>。

这段话是陈独秀写在批驳康有为的文章中的，应该是其肺腑之言。客观的说，陈独秀也正是通过康、梁的言行与文章，才强烈的感受到国家存亡的危机。“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羨，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源，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非之，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派言论之代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皆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sup>23</sup>。甲午战争给当时中国人的刺激是相当强烈的，泱泱大国居然被弹丸小国欺辱以至割地赔款。所以面对举人和康党的选择，陈独秀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成为康梁的信徒。康梁的维新变法虽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亡国灭种的情势面前勇于通过制度变革来拯救民族危机的壮举，却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陈独秀强烈的爱国信念、对社会制度改革的渴望以及他把民族生存与国家富强作为人生使命的责任感，不能不说是深受康梁的影响。

## 3. 发蒙于进化论学说

在晚清进步知识分子中，严复可以称之为位卓越的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五四时代追求进步的人影响更甚，陈独秀就是其中深受其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严复的《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以及论著《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向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的译著《天演论》，这部译著意识改原著者赫胥黎之天人二分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赛宾塞之天人合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二是改斯氏社会进化论之个人主义为民族主义。通过严复匠心独运的改译和理解，“构建了其融自由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诉求于一体的富强主义启蒙理论，

充分体现了作者深邃的思想内涵，加上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为之作序，该书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sup>24</sup>。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期接触到这部论著，“并很快接受了进化论思想”<sup>25</sup>。“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sup>26</sup>。严复的《天演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的原因，正是因为其向世人指明中国走向富强的方向：西方社会强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思想观念均循进化之途”，而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中国不在进化之列，而是因为中国的进化过程受阻”<sup>27</sup>。中国如能顺应进化规律，就会由弱变强，反之则将被淘汰。这一石破天惊的理论在晚清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陈独秀在严复的进化论观点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进化论不仅适于生物、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且适于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一切思想文化领域”<sup>28</sup>。他认为“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论，又焉能外？”<sup>29</sup>“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sup>30</sup>。文学艺术“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sup>31</sup>。严复在《天演论》中以社会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批判中国传统的“天命”理论和宗教神学，陈独秀则利用进化论来宣传无神论，以反对鬼神迷信等愚昧思想，他在五四前期所倡导的主要是进化论的科学观。他在《敬告青年》中就明确的说过：“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sup>32</sup>。陈独秀呼吁广大青年，循进化之理，自觉接受社会现代化进步的道路，接受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与封建主义、落后思想彻底决裂。

#### 4. 完型于伦理之觉悟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反传统思想、白话文的倡导、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等等，都可在晚清追溯到其渊源”<sup>33</sup>。尽管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启蒙相比凸显了更多的“救亡”色彩，但在人类理性如何脱离蒙昧状态的层面上是归于一一致的。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的开篇之作《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明确告诫青年人，如何从专制、迷信、权威和偏见中勇于解放人的自由和理性，如何建立以自由平等、人格独立为核心的新社会道德。陈独秀论述道，“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决不让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人格以上，

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sup>34</sup>。他认为人类进化和发展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独立、自主、平等人格，在此基础上才能发展。纵观五四时代追求人的独立、主张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都是以此为思想出发点的。同时回望过去，晚清以来进步思想成分里包含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也与提倡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紧密相关。为了中国社会和前进和现代化发展，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视对国民思想的改造，特别是对国民新道德的培养，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陈独秀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伦理革命的两大理论武器。他不仅深入而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对国人树立新伦理观的价值和意义，还把人性解放、人格自由与实现社会民主等同起来。可以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审视和批判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sup>35</sup>，正是由于陈独秀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并对晚清学术思想的精华部分充分吸收和继承，从而“高扬科学与民主这两大思想利器”<sup>36</sup>，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索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匡时济世之道，而且也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 （二）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改良派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更彻底地暴露了满清封建统治的昏庸腐朽，也鞭策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奋起寻求真理，救国图存。在这一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加紧革命斗争，力求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于此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在全国范围自上而下的展开了立宪维新的广泛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以及其创办的《时务报》在当时社会中影响很大，陈独秀也开始受到影响。他在甲午战争时期，仍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天天“读书、吃饭、睡觉”，追求“功名”，“那知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sup>37</sup>的人，因此，他起初听闻甲午战败的消息，还是无动于衷，“仍在梦中”<sup>38</sup>，他于1896年参加清政府的院试，考中了秀才第一名，从此挤进了封建士大夫的行列。不久，康梁变法的言论，打开了他的“茅塞”，使他受到启蒙，促进了他从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转变。1897年夏天，陈独秀赴南京参加乡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却“对帝国主



义的罪恶和封建统治的腐败有了初步的但却是亲身的真切的了解”<sup>39</sup>。并以此与《时务报》的主张相印证，从而产生了社会改良的迫切感，此时引起了陈独秀第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这次赶考他看到曾经“繁华美丽的南京城”<sup>40</sup>，现在却是“一片荒凉”<sup>41</sup>；看到了由于甲午战败付了巨额赔款，物价已经日见高涨，“人们已经叫苦连天”<sup>42</sup>；看到了考场的凌乱丑陋；看到了满口“礼义廉耻，正心修身”<sup>43</sup>的正人君子，竟然高扯“奉旨江南乡试的黄布大旗，趁机走私贩毒，大发横财，甚至打架、嫖妓、盗窃”<sup>44</sup>。因此陈独秀“联想到这班动物（指考生）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重大动机”<sup>45</sup>。从此以后，他成了康梁的热情追随者，跃出了个人和家庭的小圈子，投身爱国运动，跨出了他人生历程中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他在乡试落第后，即到杭州求是学堂攻读“西学”，并在那里参加爱国维新运动的宣传活动。“尽管一开始就遭受了当地反动政府的追捕，但并没有影响他对清王朝的信念”<sup>46</sup>。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被镇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镇压义和团，《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些历史事件进一步教育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时的陈独秀虽然没有放弃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了的“维新”之路，但仍然能够坚持爱国立场，加强同革命派的联系，“表现出初步的革命倾向”<sup>47</sup>。陈独秀1900年在东北曾经亲眼目睹了沙俄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的种种暴行，这一切更加激发了他“爱国御侮的志气”<sup>48</sup>。他回南方以后，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爱国运动。1901年到日本留学，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先后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团体“励志社”和“中国青年会”；1902年回国，在安庆与杨文蔚等组织了“青年励志社”，发表爱国演说，“因清政府追缉而再次逃亡日本”<sup>49</sup>；1903年又在东京参加留学生拒俄义勇队，并曾与邹容、张继等五人怒剪清朝“南洋学监”的辫子而被迫回国，一回到安庆又紧张地开展活动，集会演说，倡建“安徽救国会”。此时，随着全国拒俄运动的开展，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也日趋激烈，上海的革命者以邹容的《革命军》为始的革命宣传已震动社会。但陈独秀在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和他主持制订的《安徽爱国会拟章》中，“仍然没有逾越康梁改良派的基调”，仍是强调所谓“守国家秩序”，“顾国体”，戒“诋毁”，主张“徐图建设”<sup>50</sup>等等。陈独秀这时的认识和实践，还没有突破改良派忠君保皇的框框。

### （三）陈独秀由民主改良派转向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推动陈独秀由改良派向革命民主派转变的，是由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激起了我国延续五年的群众性的拒俄运动。这是一次比戊戌政变和《辛丑条约》签订更有力地推动爱国知识分子觉醒的重大事件。陈独秀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尽忠报国”的热忱，慷慨悲歌要求奔赴抗俄最前线。可是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却加强“名为抗俄，实则革命”<sup>51</sup>的罪名进行残酷镇压，因而驱使大批的改良主义者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转而走向革命道路。在“《苏报》案”发生和拒俄运动遭受镇压之后，陈独秀因组织“安徽救国会”被清政府再次下令追捕，他并不屈服，又潜往上海继续活动，参加《国民日日报》的编辑工作。到此，他不再“盲目崇拜康梁”，感到“忠君保皇救国这条路走不通了”<sup>52</sup>。他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的著名的七律诗《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反映了此时他心中的感慨：“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sup>53</sup>。表明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一个英勇的爱国志士，不再是“保皇”了。

拒俄爱国运动受到清王朝的镇压后，由轰轰烈烈转入集结力量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各种报刊、各地革命团体不断涌现。1904年春至1905年夏，陈独秀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共出版23期，不仅亲自担任编辑和发行的主要工作，还亲自撰写文章达50多篇，这些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思想上坚持民主，反对专制；坚持科学，反对迷信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如他在1904年6月该报第5期发表的《说国家》一文，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资产阶级的国家观，阐述了自己的民权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封建地主阶级“朕即国家”的传统皇权观念，也反对而来康梁顽固的“保皇”主张。他在《安徽俗话报》第12-15期连载小说《黑天国》中，无情的鞭挞而来凶狠的“君主专制”，热情的讴歌了“反对朝廷”的革命英雄，发出了“世界之中，唯自由万岁”<sup>54</sup>的呐喊。他在该报第19期发表的《亡国篇》第三章，论证“万般由命不由人”的荒唐，矛头直指“真名天子”、“奉天承运”<sup>55</sup>的骗局。他启发大家，要相信人定胜天，无论什么事，都要“尽人力振作自强”<sup>56</sup>。这些文章阐发的思想表明，陈独秀已经与改良主义保皇派彻底分道扬镳，革命民主主义成了他的思想的主流<sup>57</sup>。

陈独秀在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的同时，又在充满革命精神的安徽公学兼教员，与何廉施、李光炯、刘光汉、杨文蔚等革命者经常纵谈革命大事，这对他

的思想向革命民主派迅速发展是有影响的。1905年秋，继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先后成立，他与杨文蔚等在芜湖集结革命志士，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反清革命宗旨十分明确，他担任总会会长，标志着陈独秀在组织上已经成为革命民主派。孙中山对于当时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有着分明的区别：“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sup>58</sup>。但这以后，他的革命活动并不多，这是陈独秀爱国革命活动的一个低潮，其原因除了客观上革命运动处境困难之外，他主观上的认识也“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他的“积极性并不高”<sup>59</sup>。

此时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胜利，给了陈独秀巨大的鼓舞。1912年陈独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接着坚决参加反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镇压安徽革命力量，对陈独秀抄家、逮捕（后经友人营救释放）、还要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斩草除根。陈独秀不得不外逃上海并“一度陷入痛苦、悲观与彷徨之中”<sup>60</sup>。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寓意凄凉的诗文，感伤自己“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现在是“寒影脊人瘦，孤云共往返”<sup>61</sup>。1914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体现了其复杂的内心状况。文章中说：“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屑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遇其势”<sup>62</sup>。但他在痛苦中并没有改变爱国革命的立场，在彷徨中没有放弃对真理的求索。他也逐渐察觉到悲观消极是不对的，他决心以“笔底寒潮憾星斗”的气概，“用利刃斩铁，快刀理麻”的手段，在意识形态领域，铲除社会上的一切“陈腐朽败”，为“真共和的实现”扫除障碍<sup>63</sup>。终于，在1915年9月，正当袁世凯祭天祀孔，开“筹安会”复辟帝制的丑剧紧锣密鼓的时刻，陈独秀挺身而出，创办了《青年杂志》，更高的举起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战斗，他的态度时很坚定的，宣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治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64</sup>。而陈独秀为了坚持文学革命的发展，愤慨的说道“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sup>65</sup>此时，陈独秀已经转变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

从1840年到1915年，中国社会已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面临着亡国灭种，人民饱受屈辱和苦难，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但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对上述斗争为什么屡屡失败，找不到正确答案。面对袁世凯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和中国有可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时局，人们普遍感到彷徨和苦闷。而陈独秀在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独辟蹊径的提出中国要振奋，要实现现代化，要“解决社会上一切的问题”<sup>66</sup>，必须进行一场思想上的革命，革除存在于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观念，彻底抛弃愚昧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桎梏。这也是陈独秀积极创办《新青年》以进行思想启蒙，继而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原因。

### （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社会活动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鼓舞和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去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下发生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进入崭新阶段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陈独秀积极参与和领导了这次爱国运动，他与李大钊等进步思想界领袖，长期以来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这些思想阵地及北京大学这个文化阵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的思想。在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号角式檄文，对群众运动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6月11日，他因亲自到北京街头散发传单而被捕，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在舆论和群众压力之下，被迫于9月16日将陈独秀释放，他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声誉。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称他是“思想界的明星”，李大钊在欢迎他出狱的诗中，称他是“真理和光明”，他被人们广泛推崇为指挥“五四运动的总司令”<sup>67</sup>。

以倡导白话文为先导，以“科学”、“民主”为旗帜，以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学习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发生了强烈的震撼。许多青年男女都勇敢的冲

破了封建传统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以《新青年》为精神指南，起初是为个人的“独立人格”和“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存亡而革命的道路。他们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创办各种宣传新思想和新道德的报纸杂志，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队伍，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和群众基础。

发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事件，“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伤害”<sup>68</sup>，五四爱国运动随即爆发。为了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相配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专门创办了《每周评论》，及时为国内人民报道和评论巴黎和会和山东问题的进展，直接推动了国内政治运动。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先后发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除三害》、《揭开假面》、《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敬告中国国民》、《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和《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文章，揭露日本和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权利及北洋政府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直接指导了五四爱国运动。

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做了一个《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他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sup>69</sup>。毛泽东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当年他不仅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也是其发表文章的作者之一。“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就发表在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sup>70</sup>。1923年北京大学朱务善等人曾经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人们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那几位？被访者大部分是青年学生，结果以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三人得票数最多<sup>71</sup>。

陈独秀之所以在五四运动期间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就是因为他积极领导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发起并领导了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运动，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及时向国人报道国内外形势，明确提出各种社会运动的口号和纲领，成为这场运动中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顺势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组织，“把五四运动引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sup>72</sup>。

## （二）陈独秀在革命实践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此时有两件历史事件促使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一是他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前途的新曙光，二是他从五四运动初步看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1920年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大量翻译出版，如《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国家与革命》等，使陈独秀能够阅读到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也是他能够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基本前提。从陈独秀在1920年前后发表的大批文章所阐述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他已经否定了过去信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开始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19年12月，陈独秀发表了《新青年宣言》一文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sup>73</sup>。他在致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信中，明确指出“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表示不同意罗素宣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说法<sup>74</sup>。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sup>75</sup>。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社会的发展前途问题：“有产阶级所造成的首先就是自身的坟墓，有产阶级之倾覆及无产阶级之胜利，都是不能免的事”<sup>76</sup>。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由于“生产劳动者受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克思社会主义底需要”<sup>77</sup>。在他的此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陈独秀已经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道路。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

题之我见》一文中说，有一种“新派”人物，“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指政治、法律和国家），仍然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克思修正派。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sup>78</sup>。他分析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sup>79</sup>。“若不经阶级战争，若不经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若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sup>80</sup>。对于革命方式问题，在《答费哲民书》中陈独秀也鲜明指出：“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sup>81</sup>。“除阶级战争外都是枝枝节节的问题”<sup>82</sup>。他还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制复兴也必不免”<sup>83</sup>。我们还从大量的资料中看到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宣传，已付诸中国革命的实践。

“陈独秀在初步接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参加了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大论战”。<sup>84</sup>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是主将，他从旁援应”；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他和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并肩作战”；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中，“他是主将”<sup>85</sup>。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影响了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毛泽东在谈到陈独秀对他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起的作用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sup>86</sup>。“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董必武、林伯渠等在谈到他们的思想转变时，都曾提到过陈独秀的影响”。<sup>87</sup>

此时，衡量陈独秀是否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要看他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是以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奋斗目标还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是否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方法是进化论的思维框架还是用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史观认识问题；是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付诸于中国实践。

### 1. 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态度

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看到 1919 年 1 月的时候他还是排斥十月革命的，到了 4 月 20 日，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就开始有了明显的改变。他撰文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sup>88</sup>。虽然这只是泛泛而论，却是“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扬”<sup>89</sup>。1920 年 2 月到 4 月，陈独秀在上海期间曾“多次会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罗家伦、许德衍、张国焘等人”，<sup>90</sup>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中国日后“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必须彻底推翻军阀主义”。<sup>91</sup>这些都说明陈独秀在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的向往。

### 2.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陈独秀也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每周评论》中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之《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社会主义纲领中的内容，向广大人民介绍科学社会主义，这奠定了日后《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1920 年 3 月 1 日，陈独秀发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文中赞扬马克思主义“在鼓吹一种理想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很有力量、价值”，“有一方面的真理”但同时又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在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又很大的障碍”<sup>92</sup>。虽然陈独秀在理论上还没有充分认清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本质区别，但他已经接受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了。

### 3. 陈独秀对工人阶级的态度

五四运动后到建党前夕，这一时期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转变的时期”。<sup>93</sup>这个阶段陈独秀广泛宣传社会主义，并自觉的转向工人阶级。他深入调查和研究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筹办专门针对工人阶级的刊物，组织工会，发表演说，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 年 5 月 1 日，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的“劳动节专号”，并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大声疾呼“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sup>94</sup>。同时他也在文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并提出中国的工业发展不应该“走欧美日本人的道路”，而必须采用“社会主义制度”<sup>95</sup>。



可以说，陈独秀编辑和出版“劳动节专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深刻体现。蔡和森就此曾经说过，《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开始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1921年“五一”劳动节特别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sup>96</sup>。除了把1920年错写为1921年，蔡和森的论述基本是符合陈独秀的思想变化状况的。

#### 4. 陈独秀抛弃了进化论，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看问题。

众所周知，早期陈独秀是一个进化论者，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陈独秀便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等问题。如陈独秀在1920年3月1日发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后，在5月1日发表的《劳动者底觉悟》中又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去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和力量，而且他把劳动者的觉悟分为成了两步：第一步是“要求待遇”；第二步是“要求管理权”<sup>97</sup>。实际上，陈独秀这里已经把工人斗争划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两个阶段。通过斗争达到“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sup>98</sup>的社会，由“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于人的地位”<sup>99</sup>。在《答知耻》一文中，陈独秀更加具体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工人劳动所产生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sup>100</sup>到后来陈独秀又在《社会改造的方法和信仰》一文中写道“打破阶级的制度”、“打破继承制度”和“打破遗产制度”<sup>101</sup>，至此可以看到陈独秀已经开始抛弃以“民主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改良主义”，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sup>102</sup>通过其文章论著可以显见，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社会经济学理论都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到了1920年5月，陈独秀已经确立了唯物史观的观点。可以说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理论，而且在实践中参加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陈独秀和李大钊在1920年2月曾“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sup>103</sup>。当时虽然没能做出详细的讨论，但两人“已经下定决心组建中国共产党”<sup>104</sup>。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陈独秀李

大钊举行了会谈”<sup>105</sup>。接下来，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接受维经斯基的建议，在上海组建中国共产党”<sup>106</sup>，并且草拟了《党纲》，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社为革命手段”<sup>107</sup>。期间陈独秀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宣传活动，一直酝酿到8月，组织才臻于完备，成为临时中央局，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这些历史事实都能说明陈独秀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其基本政治主张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这一阶段陈独秀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 （三）陈独秀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推动社会革命进程

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在一系列实践过程中，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明确了。继《文学革命论》后，陈独秀再次以凌厉的笔锋，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宣传马列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是“总司令”，他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号召力使其“所起的宣传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sup>108</sup>。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陈独秀还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做了激烈的辩论，比如他与张东荪等人就无政府主义问题展开了论战。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为第三代了，他们要求废除一切私有制，取消一切强权、政治、国家等，尤其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有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都“由信仰无政府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sup>109</sup>的。面对这一情况，陈独秀明确的指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不同于西方”，而是“固有老庄思想的复活”<sup>110</sup>，加上“来自印度的佛教空观、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学”，是“集虚无主义之大成”<sup>111</sup>。他恳切希望广大好学笃行的青年们，要清楚“社会上一切黑暗、罪恶，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单是否定他，仍没有取消他的实际的存在”<sup>112</sup>。陈独秀勉励他们不要“顺世堕落”<sup>113</sup>，应振作起来。同时陈独秀也提醒无政府主义者，要把国家的政治法律等当作社会改良的利器，“不必将他抛弃不用”<sup>114</sup>。

陈独秀还同其它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做了辩论。因为罗素劝告中国“暂时不要实行社会主义，应从兴办实业与教育入手”<sup>115</sup>，张东荪即以“防遏过激”<sup>116</sup>首先向共产主义者发难，继而有梁启超支持这一观点。梁、张说中国的现状“不够实行社会主义”<sup>117</sup>。陈独秀首先给罗素写了公开信，说：“我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

国人”<sup>118</sup>。陈独秀写《社会主义批评》，就是回答张、梁二人的。陈独秀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阐明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无产阶级要革命和解放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他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他明确提出：“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指有产阶级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要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指共产主义思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sup>119</sup>。陈独秀在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共同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sup>120</sup>。

虽然陈独秀已经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但在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尚不精深，并偶有错误。不过他的宣传即能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适应，而且具有自己的语言特色，能够深入浅出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问题。陈独秀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讲话，被当时的青年誉为“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最好的入门书”，甚至有人称其为“中国的列宁”<sup>121</sup>。

### 三、建党前后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南陈北李”携手建党的佳话。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苏俄革命方面来看，李大钊无疑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和创建来说，陈独秀是当之无愧的最早开拓者。

鸦片战争以来，具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却一直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没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抵抗西方侵略的力量，西方的殖民掠夺暴露了资本主义野蛮和侵略的本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西方资本主义的许多社会弊端充分地显露出来，欧洲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而且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的政权也转移到了劳动者阶级的手里，这一切都激励着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运动，其影响愈发广泛，同时也震撼着中国的思想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因此，五四运动后，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有识之士选择苏俄革命道路、创建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一）从《新青年》的主旨变化看陈独秀建党的起因

1915年陈独秀把《新青年》创刊主旨定义为“思想启蒙”，而非现实的政治革命。到了1917年春，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陈独秀迁往北大，并成为当时北大的同仁刊物，这一时期，一批致力于中国国民性改造和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高一涵和沈尹默等人都先后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的结合，迅速扩大了其社会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陈独秀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热情与日俱增，《新青年》便刊载了一些关心社会现实问题、讨论“国命存亡”的时评文章。随着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更加深入，“社会革命”的思潮极大的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了巨大力量，使陈独秀具体感受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希望。陈独秀迫切希望回到中国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城市上海，在上海，他深入厂矿和企业，结合中国实

际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对华宣言加之共产国际的帮助<sup>122</sup>，陈独秀坚定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建立俄式政党的信念。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者和创建者之一。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月刊历经建党前后的七个春秋。在此期间，陈独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可以说陈独秀的思想比较集中的反映在从1915年9月到1922年7月的《新青年》上面。通过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来看，《新青年》创刊早期是陈独秀建党动因的潜存酝酿期，而到了《新青年》后期，则是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全面探索并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社会实践期。

《新青年》最初的创刊主旨是致力于开启民智和思想启蒙运动，立足于从思想文化的高度来拯救中华民族，后来讨论民族危亡和国家发展的大论题，继而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从《新青年》内容主旨的演变，可以清晰的看出这一历史时期内陈独秀思想的演进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陈独秀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动因积累过程。

“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sup>123</sup>。陈独秀本着这个创刊宗旨，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杂谈、政论、书信等60多篇，内容涉及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格修养、思想批判等等，以宣扬民主和科学为主旋律，发起改造国民性和思想启蒙运动，其内容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敬告青年》、《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今日之教育方针》、《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我之爱国主义》、《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等。陈独秀发表的这些文章目的在于全面“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sup>124</sup>，而对现实的政治问题则很少论及，因为“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sup>125</sup>。

明显的变化则是从1917年7月到1920年9月这段时间，《新青年》的主旨从最初的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变为关心“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问题。转折点在于陈独秀《答顾克刚》的信：“本志主旨，固不在批判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德意志、

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苦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sup>126</sup>。这封信公开发表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上，主要是针对顾克刚的所提出的“教诲青年，当以纯正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sup>127</sup>而发的。这篇文章标志着《新青年》主旨的实质性转变。从这以后，《新青年》上的启蒙文章逐渐减少，而关心社会和时局的文章则明显增加，比如《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贫民的哭声》、《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等文章，陈独秀开始立足于从国内外关系、民族解放与独立问题和社会时局的视角来谈论当时的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问题。

《新青年》转变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是从1920年9月到1922年7月，这一时期的主旨是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讨论党的纲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此时的《新青年》实质上也就成了陈独秀在中国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这是陈独秀撰文用马克思和列宁主义思想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系统论述了自己对中国党的组织原则和建党方面的一些看法，也对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如《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谈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一时期《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等各方面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考察这份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巨大的刊物及其主旨变化，可以清晰的看到陈独秀思想的演变，同时它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运动紧密结合的产物，是早期马列主义宣传和发展的载体。

## （二）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全国性质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正式成立，由于陈独秀为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理论准备，尽管他没有出席这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盛会，但与代表们却一致推选他为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这不仅是因为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巨大社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方面做了大量具体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历史真实的记载了陈独秀对于创建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正是在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努力下，

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进入到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被大大的推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轨道。

首先，陈独秀认为党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新青年社”的负责人便是陈独秀，他非常重视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由陈独秀负责编辑的《新青年》也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俄革命和国际共运方面的情况，并大量登载列宁著作。陈独秀以此理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深入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就和其他党员一起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纲领草案<sup>128</sup>。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是以《中国共产党宣言》为蓝本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sup>129</sup>。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直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在此期间里，陈独秀在其创办的各种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工人运动的经验，推动无产阶级的社会活动。他的各种活动有效的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其次，陈独秀积极推动党的组织建设。为了加快发展党组织建设，“上海党组织决定由陈独秀和李汉俊负责组织发展工作”<sup>130</sup>，另外，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北京、济南、武汉、长沙等地建立的早期组织也“都与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有关”<sup>131</sup>。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影响，一大批知识青年坚定的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并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正是因为陈独秀等人的努力推动，中共的早期组织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再次，陈独秀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到1921年党成立这段时期，陈独秀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边同李大钊等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的同志，共同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和李达、李汉俊等“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sup>132</sup>。之后，他又在组建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与李大钊联系，请李大钊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与湖南的毛泽东联系，由毛泽东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他写信给山东共产主义者，希望他们组织起来的同时，由李大钊派人帮助组建起来的；他到广东与谭平山等重

新改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sup>133</sup>。在党成立前夕的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说，他明确指出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要学德国社会民族党的坏样子”，而要“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师”<sup>134</sup>。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写了四点建议的亲笔信，由陈公博带给大会”<sup>135</sup>，信的内容是：“征求党员；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意纪律；目前的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作准备”<sup>136</sup>。这四条建议符合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为大会所采纳。在陈独秀没有出席“一大”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局书记，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从《新青年》的创办到党的创立，陈独秀一直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在社会上是位有影响和声望的民主主义宣传家；五四运动以后，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李大钊一起并称为“南陈北李”；他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创建人，由“一大”到“五大”，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众望所归、历史的必然。虽然陈独秀在晚年时期犯了错误，“但在党的启蒙运动时是有功劳的，其功不可磨灭”<sup>137</sup>。



注释:

- <sup>1</sup>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 <sup>2</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 <sup>3</sup>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186页
- <sup>4</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页
- <sup>5</sup> 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其叔父。
- <sup>6</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
- <sup>7</sup> 张文涛:《略论陈独秀早期思想的两个转变》《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第20-27页
- <sup>8</sup> 贾兴权:《陈独秀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52页
- <sup>9</sup> 董根明:《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sup>10</sup> 董根明:《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 <sup>11</sup> 董根明:《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sup>12</sup> 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 <sup>13</sup> 蒋方震:《清代学术概论序》,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9页
- <sup>14</sup> 施立业:《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晚清研究》,2004年第5期,第27-32页
- <sup>15</sup> 清初方苞、姚鼎、刘大魁等人鉴于文风日趋华丽、士大夫吟诗作文不关心国计民生,相继力倡不著《非关天下利益》的空文,而以质朴有序之古文,阐发经世致用之学,对士风之风渐生影响。因三人籍贯均为安徽桐城,他们所倡导的文风遂逐渐被称为《桐城古文》相关学者则被称为《桐城派》。
- <sup>16</sup> 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第131页
- <sup>17</sup> 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第131页
- <sup>18</sup>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 <sup>19</sup> 施立业:《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晚清研究》,2004年第5期,第27-32页
- <sup>20</sup>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 <sup>21</sup> 曾光光:《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第133页
- <sup>22</sup> 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 <sup>2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 <sup>24</sup>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 <sup>25</sup>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 <sup>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 <sup>27</sup> 施立业:《姚莹与桐城经世派的兴起》《晚清研究》,2004年第5期,第35页
- <sup>28</sup> 石钟扬:《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 <sup>2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
- <sup>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
- <sup>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页
- <sup>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 <sup>33</sup>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序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页
- <sup>34</sup>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序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60页
- <sup>35</sup>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 <sup>36</sup> 贾兴权:《陈独秀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 <sup>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 <sup>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 <sup>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 <sup>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 <sup>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 <sup>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 4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 4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 4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0页
- 46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 47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 48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 49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 50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 5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5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页
- 5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 5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 5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 5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 5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 58 转引自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书屋》，2002年第5期
- 59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
- 60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0页
- 6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 6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 6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 6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 6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 6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 67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 68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 69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发表在1981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转引自《毛泽东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 70 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 71 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 72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 7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 7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
- 7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 7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1页
- 7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
- 78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 79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 80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0页
- 8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 8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 8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 84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5页
- 85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
- 86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 87 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
- 88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 89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 90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0页
- 91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 <sup>9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93</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0页
- <sup>94</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6-229页
- <sup>9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8页
- <sup>96</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 <sup>9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 <sup>9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 <sup>9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 <sup>10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
- <sup>10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 <sup>102</sup> 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 <sup>103</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 <sup>104</sup> 何晓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思想贡献》《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 <sup>10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 <sup>106</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2页
- <sup>10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5页
- <sup>108</sup> 石钟扬：《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 <sup>109</sup> 石钟扬：《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0页
- <sup>11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 <sup>11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 <sup>11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 <sup>1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 <sup>1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
- <sup>11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 <sup>116</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 <sup>11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 <sup>11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
- <sup>1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6-379页
- <sup>12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7页
- <sup>121</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 <sup>122</sup> 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的废除帝国主义俄国在中国的特权，于1920年3月再中国报刊发表。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即武廷康）携妻子库滋涅佐娃、秘书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抵达北京，经北京大学教授鲍立维的介绍，先与李大钊认识，再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即赴上海会见陈独秀。维经斯基向陈独秀表达了希望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某种联系的愿望。经过多次接触，他们便商讨了再中国发起和成立党组织等事宜。
- <sup>123</sup> 陈独秀：《通信》《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 <sup>12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8页
- <sup>125</sup> 陈独秀《通信》，《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 <sup>1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 <sup>127</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 <sup>128</sup>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从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来的，是根据英文稿翻译成中文的版本。
- <sup>129</sup> 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 <sup>130</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页
- <sup>131</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6页
- <sup>132</sup> 朱洪：《中国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28页
- <sup>133</sup> 朱洪：《中国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28-330页
- <sup>134</sup> 朱洪：《中国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38页

<sup>135</sup> 朱洪：《中国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

<sup>1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3页

<sup>137</sup>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2页

## 第四章 陈独秀的政治现代化思想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社会转型过程，其中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艰难发展过程。就中国近代的政治现代化而言，是指“政治生活及其结构从传统的君主专制集权形态向现代的民主形态转换的历史过程”，其根本目标是“政治制度的法制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sup>1</sup>。政治现代化与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文化领域的思想观念现代化相辅相成、互相渗透、交融互摄，呈现了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互动状态”<sup>2</sup>。

“当一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要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时，就需要某种能承担现代化使命的政治载体。具体地说，需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引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体制。”<sup>3</sup>换句话说，就是出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追求社会现代化目标时，正是经由时代所处的政治载体，即政治体制，来引导其现代化发展方向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

20 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经过一系列剧烈的转型与改革后，社会深层矛盾凸显，陈独秀历经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活动，经过彷徨苦闷和积极探索，面对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他开始把民主和法制作为考察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立足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治观，内容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可以说，陈独秀一生思想丰富繁杂，但其民主法制思想却是一根主线，贯穿了他从新文化运动前一直到晚年的思想历程。

陈独秀民主法制思想主要突出强调的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其民主政治思想也比较突出，他主张人民在政治上自由平等、人格上独立自主。陈独秀认为近代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sup>4</sup>而他所处的中国却是“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所以陈独秀迫切的提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专政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sup>5</sup>。陈独秀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想法很明确：“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政治立宪绝非一物”<sup>6</sup>。他还强调法制的作用：“由人民直接议定宪

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才算真正的民治”<sup>7</sup>。

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陈独秀的影响很大。陈独秀的政治观充分吸收了西方比较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的复杂社会矛盾和当前的革命需要，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当时连年混战，内忧外患，既无民主权利也无民主意识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社会影响力。而且通过《新青年》等一批在社会上广泛流通的杂志报刊，陈独秀提出的新思想新主张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启发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 一、民主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陈独秀不是将民主引入中国的第一个人，却是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与民主思想联系最紧密的著名人物，五四时期，陈独秀明确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为中国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从此民主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流行，而“德先生”即民主思想也被后人称之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陈独秀将西方的民主理念引入中国，成为中国民主思想最重要的播种者。民主思想也是陈独秀政治思想中贯穿其一生的重要思想。

可以说，陈独秀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民主事业中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就旗帜鲜明的扬起了民主的大旗，此后，随着革命形式的不断变化发展，陈独秀的民主观念也有明显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推崇资产阶级民主，成为中国思想界耀眼的明星；第二阶段是建党前后，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积极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推崇无产阶级民主；第三阶段是其失意落魄的晚年，陈独秀在与托派分子无休止的争论中，“根据苏俄二十年的经验，沉思熟虑六七年”<sup>8</sup>，最终又回归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形成了其重要的“大众民主思想”。可见，对民主的追求也成了他一生奋斗的主线，并且在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期——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都产生了重大社会推动作用和深刻的历史影响。陈独秀在晚年对民主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结合理论和革命实践，分析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

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即便到了现在，陈独秀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仍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入研究和重新反思。

### （一）陈独秀的早期民主观：推崇资产阶级民主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推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继而发起了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巨大思想启蒙意义和社会发展转折作用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始于他对“选学妖孽”的背叛，主要内容是对传统的专制政治制度猛烈抨击，否定君权，提倡人权自由，主张人格独立。

这一阶段的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以法兰西、欧美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为样板，积极介绍并倡导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并以此作为反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利器。陈独秀认为民主思想“源于近世文明，乃欧罗巴人之独有”，“欧罗巴之文明，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近世文明之特征，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sup>9</sup>。他认为，科学是使人正确的思想，民主是使人自由的思想。

这一阶段他的民主观主要包括：

1. 陈独秀阐述了由专制到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指出：“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sup>10</sup>。

2. 陈独秀批判封建主义，认为其是破坏民主的最大原因，他说：“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也”<sup>11</sup>。他指出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思想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限制人之生产力”<sup>12</sup>。陈独秀的分析和批判是十分切中要害的。

陈独秀从个人主义与天赋人权的观念出发，特别强调民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与社团的具体权益，以免于政府与其他人的侵犯与压制，主张人格独立，提倡人权、自由、法治。

陈独秀根据西方自由主义学说，阐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陈独秀在《说国家》

一文中谈到国家主权时说：“这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大逆不道”<sup>13</sup>。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sup>14</sup>。陈独秀主张要唤醒国人的“民权”意识，“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sup>15</sup> 否则，中国人既无“爱国心”，又无“自觉心”，“人人都不知道保家卫国，其国必亡”。<sup>16</sup> 他说：“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农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也”。<sup>17</sup>

3. 陈独秀以西方民主的标准评判中国与欧美两种不同的爱国观念，批判中国人中普遍存在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人民“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的国家观念，称赞欧美人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他们爱国是“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陈独秀在此把民权作为评判国家的最高标准，认为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便是为了“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当这个国家“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时，这个国家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4. 陈独秀提出儒学中的民本主义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sup>18</sup>。陈独秀对民主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他清晰的区分了西方近代民主主义与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认为，民本主义思想是君主政治的意识形态，视君主的统治为天经地义，民本主义只是君主统治的一种道德说教。而民主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前提是主权在民，人人平等。

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毫不妥协地反击保守派的攻击，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里发出最著名的这一段战斗宣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



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导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sup>19</sup>

5. 陈独秀还批驳了民主共和造成动乱的错误观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口共和而脑专制，此政象之所以不宁也。若夫图一时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计，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sup>20</sup>

他正告抱着传统的治乱观念的糊涂青年，要在头脑中树立“自由新思想”，认清问题的本质是当奴隶还是当主人：“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动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倘明此义，一切旧货古董，自然由脑中搬出，让自由新思想以空间之位置，时间之生命也”<sup>21</sup>。

在早期陈独秀民主思想中，他通过对“近世文明”的赞扬，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向往，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初步设想。陈独秀以人民有无独立自由人格作为区分封建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标准。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只有少数君主与贵族有独立自由的人格，大多数人民则毫无权利自由可言，他们附属于特权者。陈独秀宣称这种国家是执政者的私产，以执政者为主人，以人民为奴隶，是“伪国家”。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人权载于宪法上，国家被看做是人民的集合体，辑内御外，维护人民的幸福。这种国家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是民主国家，是“真国家”。“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障全体国民之权利也”<sup>22</sup>。”为什么要以资产阶级民主代替封建君主制度呢？陈独秀认为：“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重在平等精神，一个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sup>23</sup>。而且，资产阶级民主注重法治，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sup>24</sup>。同时资产阶级民主还能够保障“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sup>25</sup>。

陈独秀此时已经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学说，形成了其早期的民主观，并以民主主义的立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民主观偏重于自由主义思想，着重从政治民主的角度阐释民主的内涵。他把民主思想放在与科学思想并重的位置上，作为反封建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开启了中华民族划时代的思想启蒙。他也因此而被誉为五四时期的“思想明星”<sup>26</sup>。

## （二）陈独秀的中期民主观：追求无产阶级民主

1919年巴黎和会，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打着“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幌子，但实际上却为了各自利益，互相争夺权益，任意践踏弱小国家的权利，中国也因此遭到了外交上的失败。这时候的陈独秀正是崇尚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希望借助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和平、自由、平等”来拯救中国，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动，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政策，也发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并因此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和民主政治产生了不满和怀疑。陈独秀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是资产阶级国家滥用自由导致强权的结果，这使陈独秀对他以前所认为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破灭。陈独秀一改过去对自由的偏重，认为世界不能仅有强权、自由而无公理、平等，转而强调平等的重要性，他“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表示了极大的赞扬和欢迎”<sup>27</sup>。接着陈独秀又经历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政治洗礼，加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革命实践的发展，更加促进了其民主思想的发展，陈独秀的民主观也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方向转变。

大体而言，1920年初陈独秀的民主观开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向无产阶级民主思想转变。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的民主观也正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主张“以苏俄式的民主取代法兰西式的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sup>28</sup>，反对议会政治以及“用资产阶级底民主自由来抵制劳动阶级底特权”<sup>29</sup>。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确立了其无产阶级的民主观。

这一阶段陈独秀的民主思想非常丰富，转变也很明显，突出的表现在无产阶

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他的民主思想主要内容包括：

1. 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信念的动摇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怀疑上，表示要把立宪政治和政党政治当成垃圾予以抛弃。陈独秀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一文中提出：“立宪政治，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都不能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们都需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sup>30</sup>。陈独秀认为，“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立宪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sup>31</sup>“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sup>32</sup>陈独秀号召：“现有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sup>33</sup>这些思想表达了陈独秀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决裂的愿望。

2. 陈独秀认识到民主政治是有阶级性的。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揭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具有不同的性质，赞同以无产阶级专政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他指出，18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是“被征服的新兴的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sup>34</sup>。他认为“应该肯定资产阶级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对于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立下了功劳，但是，同封建主义时代一样，资本主义时代也只是少数人得到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sup>35</sup>。陈独秀还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报纸和所谓“表示民意最具体的方法”，即投票选举，他认为这些“都是操纵在资本家手里的，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sup>36</sup>。陈独秀批判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治主张，认为他们试图用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国会，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来实施社会主义政策，这是“投降”，是“和资产阶级同化”，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嗜还

要替虎嗜人的办法”<sup>37</sup>。他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有权利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用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sup>38</sup>。

3. 陈独秀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陈独秀宣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sup>39</sup>。陈独秀在1920年12月《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出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打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它。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益全然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志，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sup>40</sup>陈独秀把现实中存在的民主分为两大直接对立的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陈独秀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转向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肯定。

陈独秀宣称：“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而“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sup>41</sup>。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命运”<sup>42</sup>。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必然是要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sup>43</sup>但是“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到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sup>44</sup>。他还援引罗素的话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段。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sup>45</sup>。

4. 陈独秀自 1920 年上半年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普通劳动者，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紧密的结合起来，更进一步指出了民主的阶级性，认为民主不是空泛的东西，而是以阶级的形式存在的。他在 1920 年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以阶级观透视民主，标志着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决裂，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该文中，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原理，把资产阶级民主解释为资产阶级专政，“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利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sup>46</sup>从这时起，陈独秀已经把阶级斗争看作为受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实现一个平等的新社会的完全正当的手段。陈独秀在文中写道：“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的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等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国家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制度废去，将过去的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sup>47</sup>

陈独秀在《晨报》上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现在宪法都有了，共和政体也渐渐普遍了，帝王贵族也都逃跑或是大大的让步了，财产工商业阶级要求的权利得到手了，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的工商劳动阶级要求的权利的旗帜。”<sup>48</sup>在这里，陈独秀很敏锐的指出了 19 世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根本不是人民民主；20 世纪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用无产阶级民主来号召劳动人民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这说明陈独秀的民主观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而来资产阶级民主。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后，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陈独秀选择了先社会主义、后民主主义的道路，即先争取革命的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然后再提高民族文化、发展经济，为实行民主制度提供物质条件。这与他早期认为“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

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sup>49</sup>的思想相比，显然是一个重大转变。

5. 陈独秀反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拿抽象的民主诋毁劳动阶级特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各国底资产阶级，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们的知识、经验都比劳动阶级高明的多。劳动阶级想要征服他们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们，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张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组织社会，便不啻为资产阶级下了一道大赦的恩诏”<sup>50</sup>。陈独秀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的特权不合乎民主，却没有眼睛看见带着民主假面的资产阶级特权是怎样不民主”<sup>51</sup>。他们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民主来抵制，民主“倒成了资产阶级的护身符”<sup>52</sup>。

针对一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陈独秀反问道，“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第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第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sup>53</sup>这是的陈独秀已经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中的重要性，号召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劳动人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民主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1. 提倡平民主义的民主观。“平民主义”就是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的意思，其核心是它的人民观，即对人民或民众的极端崇拜。这一思潮既有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来源。1919年5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指出，国民的生存权利“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征服。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sup>54</sup>同年年底，陈独秀又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sup>55</sup>陈独秀在一次对码头工人的演讲中说：“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是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

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贵重。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人做的……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们做的……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sup>56</sup>”陈独秀号召人们抛弃中国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些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sup>57</sup>”

2. 陈独秀倡导民众的“直接行动”，用“国民革命”的口号代替“民主革命”的口号，视“直接行动”为实现民主的根本方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内政局的黑暗，使陈独秀逐渐抛弃了对现有党派势力的幻想，提出用国民的直接行动来反对武人政治，实现真正民主共和的制度。他主张国民应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预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sup>58</sup>”从而达到消除军人、官僚和政客危害的目标。1923年2月，陈独秀在《向导》周刊上发文指出，“在中国争取民权的重要途径就在于组织一场统一的国民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为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则是这场国民运动的重要参与力量：这场运动的领导机构则是代表广大国民意愿的国民会议，因为“民主国主权在民，国民会议应有权决定国家一切问题，它的权限应该比国会更扩大”<sup>59</sup>。有基于此，陈独秀进一步认为，“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可能性”，为今之计，最好莫过于用“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这一口号<sup>60</sup>。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更加明确地表示要通过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力量从事直接行动，提出了“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图社会的根本改造。

### （三）陈独秀的晚期民主观：探索“大众民主”

从1938年7月从陈独秀出狱由汉至渝，一直至1942年5月逝世而终，是陈独秀生命的最后时光。这四年中，除了抗战宣传之外，民主仍然是晚年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在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对民主问题有了切肤之痛，然而他并没有停止对民主的思考，反而更加深入理性的继续探索，这一时期他的无

产阶级民主观有了明显的改变。其代表作是1940年7月《给连根的信》、9月《给西流的信》和11月《我的根本意见》。在这些书信和文章中，陈独秀沉痛的提出而来一些“令人震惊的观点”，被称为“最后的政治见解”<sup>61</sup>。这一时期内陈独秀的民主观有了质的变化，国内革命斗争的复杂现实以及斯大林在苏联的独裁专制使他重新思考并否定了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继而把希望转向英美式的民主，回归了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肯定和推崇，极力主张超越政党政治的大众民主。通过研究陈独秀这一时期的文章著作，可以发现到了1940年，陈独秀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把民主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就没有革命的前途，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向无产阶级实质民主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还把民主制度看成是“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和厌弃的人类普遍准则”<sup>62</sup>，并引用马列主义的民主专政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马列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则是多数人的民主，后者要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现实生活中的苏联，把民主视为妖魔，把专政奉为神灵，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下，制造全国性恐怖，用及其残忍的手段对付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和普通群众。这时的陈独秀尚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看待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sup>63</sup>。

苏联国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旗号下的反民主政策有增无减，国内恐怖日甚一日，不仅国家政治生活毫无民主可言，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民主也荡然无存。“苏维埃选举由布尔什维克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权，没有争辩权，所谓的苏维埃代表成了表决的机器，秘密警察任意捕人杀人，反对党被屠杀，工人的罢工权被取缔，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sup>64</sup>。苏联和法西斯德国签订而来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合伙对波兰进行了可耻的瓜分，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明灯的苏联与法西斯德国同流合污，令正直的陈独秀气愤至极，他进一步深入思考民主的实质内涵。1940年，出狱后的陈独秀在给自己的托派朋友濮清泉、王文元的三封信中，针对斯大林统治下苏联的现状，全面阐述了自己民主思想。



1. 陈独秀认为民主是超越时代的，“是从古希腊罗马以来，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sup>65</sup> 那种视民主政治为资产阶级统治方式，是伪善、欺骗的见解，被陈独秀嘲弄为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价值。陈独秀认为，人类历史主要就是一部民主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民主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个阶级头衔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的而非进步的，也是最浅薄的。陈独秀还充分肯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在人类历史上的积极作用。陈独秀“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更有它的真实内容”<sup>66</sup>；民主包括“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的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sup>67</sup>。这些具体的民主内容不仅受资产阶级欢迎，普通群众也需要，更是13世纪以来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五六百年实现的，它比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民主内容上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泛得多。陈独秀还将近代民主制与科学、社会主义并成为“近代人类社会的三大天才发明”<sup>68</sup>。陈独秀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动以前，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是人类进步的唯一指标。

2. 陈独秀剖析了民主与议会制度的关系。陈独秀认为，“民主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但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的全部内容”，“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民主将同政治及国家相伴始终，政治国家灭亡之时，才是民主主义过时之日。陈独秀分析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是“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回事，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了民主”<sup>69</sup>。陈独秀断言，“苏维埃制度如果缺乏民主内容，仍然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缺乏民主内容的俄国苏维埃甚至“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sup>70</sup>。

3. 陈独秀论述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与大众政权的关系。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sup>71</sup>。资产阶级民主为走向无产阶级民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陈独秀尖锐批判了那种“民主已经过时，无产阶级政权只有独裁，没有民主”的极端观点，指出十月革命以来，苏联领导层轻率地把民主制度等同于资产阶级统治，一

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sup>72</sup>。陈独秀大声疾呼，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关于大众民主与大众政权的关系，陈独秀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保证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极（作者按：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权”<sup>73</sup>，也就是个人独裁。

#### （四）陈独秀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陈独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首先，他认为必须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及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特权之旗帜”，“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大得多，因为近代史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sup>74</sup>。同时，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作了比较分析，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有可借鉴的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是有继承性的，“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是一样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与苏维埃同样都一文不值”……“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政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sup>75</sup>。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陈独秀也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继承性关系而主张借鉴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民主的某些运行机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应当有选择地吸收、采纳，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或抛弃。

其次，陈独秀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在制度”建设。<sup>76</sup> 所以针对

当时托派中有人仅仅将苏联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说法，陈独秀则更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主义不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必然“产生独裁者”<sup>77</sup>。他尖锐的指出：“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外无派，……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发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sup>78</sup>。苏联的深刻教训就在于“不幸的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sup>79</sup>。

所以我们应该铭记历史教训，不断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真正把建设和管理国家的权力还给人民，保证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出现“专制独裁”。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也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sup>80</sup>。陈独秀也睿智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更加重视制度建设。这同样也提醒我们今天要加强制度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再次，陈独秀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重视发展党内民主。他对党内民主有自己的看法：“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须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中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sup>81</sup>。党内要发扬民主，必须允许别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想象；反之，大家都没什么不同意见，

这正是党幼稚的表现”<sup>82</sup>。“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sup>83</sup>。

发展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党内民主状况的好坏，会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陈独秀对党内民主的重视，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另外，陈独秀认为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很长时间”<sup>84</sup>，期间可能出现历史暂时的倒退。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的曲折不可避免，发展的速度也是时快时慢，有时甚至会倒退。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sup>85</sup>。他在冷静分析苏联的内外政策及其实际状况后认为：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偏离了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sup>86</sup> 在当时陈独秀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偏激甚至是反对的，但90年代的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却证实了他的观点。这也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曲折，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信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

当然，由于陈独秀在晚年远离政治斗争第一线，其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1. 他曾批评“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认为“现代的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只要不废除财产私有，都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私有财产制是资本主义之骨干，它之存在与否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水岭”……“如果有人新发明一种制度，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便要请问他：在这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生产和分配方法，究竟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有什么根本的不同？”<sup>87</sup> 这种看法，有些太绝对了。“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是列宁最早提出来的，他对于“非资本主义前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虽然说得不够明确，但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东方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及反封建斗争中，应该力争引导到有利于无产阶级方面，而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sup>88</sup>。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口号的启发下，在实践斗争中创造出

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领导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人民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从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可见陈独秀仍然局限于传统的观点，认为现代的社会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没有看到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可能性”<sup>89</sup>。

2. 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意在说明中国不具有“循序进化”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这是正确的<sup>90</sup>。但他又认为中国还“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sup>91</sup>。陈独秀虽然承认中国具有走“跳跃进化”之路的现实性，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却始终不成熟。

3. 在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上，陈独秀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连续性与继承性，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在这些问题的认识上是深刻的，也是正确的。但陈独秀对民主作了“超时代”“超历史”“超阶级”的理解，把民主抽象化了，正如托派分子王文元总结的那样，陈独秀“把民主主义看成了一个超历史超阶段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概念了”<sup>92</sup>。

4. 陈独秀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他对苏联过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轻视民主的制度建设等问题的批判是精辟的；他对斯大林个人独裁制的批评也是深刻的。但是他晚年却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作了“全盘否定”<sup>93</sup>。他认为苏俄在“官僚政治”和“独裁制”下，其性质已经“走到了社会主义反面”，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社会主义已经“中途变质”，而并非什么“工人国家”<sup>94</sup>。他甚至把斯大林与希特勒完全等同起来，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法西斯制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两种对立的“政制”，一类是“英美法的立宪民主制”，另一类是“俄德意的法西斯制”<sup>95</sup>，前者进步，后者反动。这明显是不正确的。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sup>96</sup>。邓小平曾指出，“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之一，也是检验“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的标准之一<sup>97</sup>。综观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从总体上看，民主

思想无疑是其政治思想中一颗闪光的明珠，即便是在失意落魄的晚年，其民主思想依然“闪耀着不少真理的光芒”<sup>98</sup>。陈独秀以民主的实现程度作为评价社会进步与否的尺度，是有道理的。陈独秀那种正视、重视和珍视民主的求实态度，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分析，他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又宝贵的启示。

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十分值得后人深思，不能忽视这样三个特点：

1. 预见性。陈独秀当时的很多言论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可后来的事实却一再证明了他是对的，这突显了他的思想理论是正确而有预见的。例如，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期间“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建设社会主义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能凭主观空想和感情趋势而胡作给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幸福”；“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期，“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sup>99</sup>。“这些理论有的是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有的则是经典作家们语焉不详或者强调不够的，有的则干脆是曾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疏忽的。其中大多数观点已为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所认同和接纳。一个在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后终为后人所继承和执行的理论，应该说是具有生命力的。”<sup>100</sup>

陈独秀认为抛弃民主的社会主义，必然破坏党的领导，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从长远来看必然危及国家的存亡。他在分析苏联实行个人独裁而践踏民主的现状及其后果时指出，将来“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sup>101</sup>。因为“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帝国主义者如今不再需要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他们可以同过斯大林主义者达到这个目的”<sup>102</sup>。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究竟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还是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虽无确切定论，但历史毕竟应验了陈独秀50多年前的预见。“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的晚年著述预言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结局及其从斯大林型的苏俄模式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必然性”<sup>103</sup>。

2. 非盲从性。陈独秀最宝贵的理论品质就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不移。陈独秀自称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必定一直坚持下去，从不因处境变化而改变。在党内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年代，陈独秀不怕迫害，不怕孤立，不做“随声附和的奴才”和“看鞭影而行之的牛马”<sup>104</sup>。这种坚持真理坚贞不屈的精神在他的晚年仍然没有改变，从而使他这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显示出强烈的非盲从性。例如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经过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指出：这种宣传“太说教了，太脱离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的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sup>105</sup>结果群众受欺骗，倒向国民党一边。他认为党的宣传策略应贴近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为广大群众所能接受，才能真正达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目的。他主张以“反对国民党政府误国政策”为宣传口号，并认为“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sup>106</sup>。陈独秀的意见，能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这一特点还表现在他对于斯大林问题的评价上，当苏联的问题一个个暴露出来时，托洛斯基因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而把自己的怨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他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斯大林，中国的托派分子不假思索的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他们一致认为苏联的大清洗等问题完全是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是他的独裁野心使然。然而，陈独秀没有盲从。他经过冷静的思考，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指出，那种认为斯大林现象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sup>107</sup>，他认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极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sup>108</sup>。所以，“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

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sup>109</sup>。

3. 不断探索性。突出的表现在他在资本主义的认识上。最初，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罪恶之源，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sup>110</sup>。这时他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这样便可以趁机创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另外，陈独秀还把资产阶级定性为“掠夺阶级”<sup>111</sup>。由此可见，当时陈独秀彻底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分配制度，不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此后，经过不断探索，他对资本主义有了较为深刻和理性的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基础”<sup>112</sup>。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所以，“我们不要学唯物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发展工业，就必须依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sup>113</sup>。他还特地指出：“我们不像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sup>114</sup>。这些都是陈独秀思想不断探索性的特点。



## 二、法制问题

陈独秀的早期法制思想大致产生在辛亥革命以前，早在1904年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时，他所撰写的一些文章中就体现了其民主法制观念，当时虽然陈独秀还没有明确提出法制这个概念，但其思想主张中已经透露了这一思路，比如他主张提倡民权反对君权、呼吁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对民主制度的宣扬等等。由于陈独秀先后五次去日本留学，在那里他深受各种新观念和新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对他的影响很大，使得他迅速由社会改良主义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义。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陈独秀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与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过程中，都比较清晰的阐述了自己的法制观点，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

### （一）陈独秀对比中西社会：呼吁现代法制社会

中国社会上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传统的君权统治下，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社会，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现代法律的根基和传统，而且人治的观念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相比之下，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近代以来实行三权分立制，重视法律，法律的概念发展的更早，法治也相对完善。通过中西社会发展和法律基础的对比，陈独秀的看法是，中西国家的法制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而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就强调“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甚至“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sup>115</sup>。陈独秀还从民族特性上考查了东西方文化差异，“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这样的社会文化差异导致在生产活动商业交易上方式方法的明显不同，在西方现代社会中“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sup>116</sup>。而在中国，小农经济思维和法律意识淡薄直接导致商业无序状态，“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sup>117</sup>，这在根源上与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道德重道义而轻规则有直接关系。陈独秀的论

述是想说明现代西方民族有法律观念、依法治国，所以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往来都依法立据，理性规范处事，公正公正，不仅社会上事物如此，连父子兄弟亲属间也是按原则做事。陈独秀强烈认同西方社会依法行事的方式，他认为这点的确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先、凭人情处事这种传统，虽重感情无可厚非，但“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后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可见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可观。相反西洋民族的传统是以法治和规矩为重，虽然有刻薄冷漠人情寡淡之嫌，但这样的行事的結果却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sup>118</sup>。陈独秀对于西方国家依法处理社会事务的方式十分赞赏，批评中国社会上以情代法的现象导致弊端很多，他认为现代社会里科学进步、经济发展迅速，当今的市场已远非旧时候的市场所能比，国内国际交流日益繁多，中国传统的重情轻法思想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了。

陈独秀对中国法制问题的思考是以“人权”解放来立论的，他提出的人权观点即人人“各有自主之权”<sup>119</sup>。他认为导致中西两大民族法制现状的根源之一就是人权上的差异，即中国人自古以来无人权可言。“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sup>120</sup>。他这里所论述的“人权”与民主是相通的，他进一步论述道，“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sup>121</sup>。他还把民主和科学比喻成车的两个轮子，号召广大国民“以此为武器”，“封建专制主义和人治之社会”进行猛烈进攻<sup>122</sup>。陈独秀认为中国现代的法制建设，首先就要从脱愚昧和兴民权开始，国民意识觉醒了才能推翻封建人治社会，取得民主权利，所以他反复强调：“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sup>123</sup>。

陈独秀通过对中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思想、人权民主意识、法治规矩观念的比较，毫不留情的鞭挞了中国的封建统治和专政独裁，以及人治思想导致的一切“社会恶疾”<sup>124</sup>。他呼吁国人摆脱蒙昧，迅速觉醒，追求民主，实现人权，

在公平民主独立自由的精神上建设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彻底抛弃人治。

## （二）陈独秀强烈批判造成“人治”的封建宗法制度

陈独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提倡的道德伦理旧传统旧思想是建立现代法制社会的“思想大敌”<sup>125</sup>，而儒家思想以“别尊卑，明贵贱”<sup>126</sup>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其根本，“三纲”之说“教忠、教孝、教从”的思想使人民的思维和行为都被牢牢禁锢宗法制度的限制内。落后的宗法制度只是强调“片面之义务”，“奴隶之道德”，它维护的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家族制的尊严权势，而严重损坏了“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sup>127</sup>；它维护君主独裁政治，成为“民主共和政治的障碍”；它维护专制体制，“钳制了个人行为 and 思想之自由”“人生平等之权利便无保证”，“儒家礼治一日不亡，资产阶级法治便难以确立”<sup>128</sup>。所以中国要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必须彻底清除传统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

陈独秀不但认为封建制度不合法理、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他提出，主权、土地、制度等都是“国家之形式”，现代化国家的精神和目的在于“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sup>129</sup>，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真国家”、“民主国家”，而实行宗法制度的国家则是“伪国家”、“民奴国家”<sup>130</sup>。对此陈独秀作了深刻的辨析：“纵观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蠹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余；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祚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sup>131</sup>。而这样的“伪国家”、“民奴国家”，对外难以御侮，对内不能保民，实在应该被抛弃。

虽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折，本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的壮举，但是，封建势力在中国还是存在的，军阀们凭借权力与枪炮，野蛮的“逼迫总统解散国会”以“复辟帝制”，他们“破坏法律”、“践踏民权”“焚杀抢掠”无恶不作，其实质就是宗法制度的复辟，其祸国殃民的程度甚至超过君主专制。中华大地再次被黑暗的军阀统治所笼罩，然而陈独秀以前所拥护的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此时也助纣为虐，康有为攻击共和国“行总统制，则必由专制而复于帝制，

人民不服，必复乱”；“行责任内阁制，则府院不和，必各拥各省督军以内乱”<sup>132</sup>。康有为的言下之意是行虚君共和制度，实际上就是支持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行为。

陈独秀并没有对康有为留任何情面，立即撰写了《驳康有为〈共和议〉》等文章，猛烈抨击了康有为等人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攻击和建立虚君共和制度的主张。陈独秀在文章中指出，中华民国建立后，确实出现了帝制复辟、武人专制的混乱局面，但是“决不象康氏所云，与共和制度有必然联系”<sup>133</sup>，其中的原因是“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武人专制乃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军人头脑中作祟的结果，实与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无丝毫关系”<sup>134</sup>。而康有为所说的“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归罪于共和制度本身，纯粹是颠倒黑白。平情论事，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残害人民远甚于变法之前，若有人不于当时守旧党荣禄、袁世凯是诛，反归罪于谋变法者康梁改革本身，不但康氏定要反唇相讥，天理人情也决不能容。军阀统治下的民国是伪共和，决不能与真共和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真共和也决无代其受过之责任”<sup>135</sup>。陈独秀对虚君共和制作了彻底的否定：“虚君共和制总统世袭，虽然不发生总统选举时的争斗，但危机依然存在。一是内阁的产生，由君主任命，则无异于专制；由国会产生，则各派势力的角逐就依然存在。二是虚君与内阁的关系，君主权力大，则实属专制；内阁权力大，谁又能保证没有以兵争总理之事呢？康氏今日见几个军人政客兴风作浪，不是去设法抵制，反言‘虚君共和’，显然是‘依人为而言政制’，其实‘虚君共和制’并不能解决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弊病。康有为之所为不过是顺从军阀专制的意愿，抒发君主专制之本怀而已”<sup>136</sup>。

陈独秀对封建宗法制度予以彻底的批判和否定，通过驳斥康有为的专制复辟思想，他更加系统的论述了在中国意欲建立法制国家，就坚决需要废除任何形式的宗法制度，他迫切的希望全国人民能觉悟起来，破旧立新，废除宗法社会建立法制社会，“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sup>137</sup>。

### （三）陈独秀探索如何建立法制国家

通过与各种封建残存思想的论战与斗争，陈独秀对社会法制问题更加重视，他开始进一步思索如何建立法制国家。陈独秀设想的现代法制国家必须包含两个

基本内容：第一，政治上应该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并且“用宪法规定权限”，采取代表制按照宪法的规定来“执行民意”，以“人民自治取代官制”，这样，人民“自身是治者又是被治者”<sup>138</sup>；第二，经济方面应该“铲平贫富阶级”，“打破不平等的生计”<sup>139</sup>。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陈独秀其实更加重视社会经济的法制化进展。他曾明确指出：“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sup>140</sup>。但是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并没有找到如何实现经济上的法制化，以及如何实行民治主义，此时他对法制的探索只是强调“经济上个人独立”，反对“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sup>141</sup>的宗法家族制度，而并没有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但在他的探索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提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要实现法制国家，有一个前提条件和一个“可以尝试之途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向国民宣传“人权平等、主权在民”的法制观念思想；必须彻底革除“教人奴隶之道”的封建伦理道德；必须使国民在政治上“猛然觉醒”，抛弃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落后愚昧观念；必须使国民有意识“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进而建立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sup>142</sup>。陈独秀认为只有这样的国民才可称为新时代的具有人权的“共和之民”，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算具有民主法制意识的“共和之国”。否则，“国民不知共和、民治为何物……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民”，这样的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立宪共和不过是“伪立宪”、“伪共和”而已<sup>143</sup>。

这个“可以尝试之途径”是，人民共同建立“联合自治的政治形式”，即“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两种组织<sup>144</sup>。其中“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可以从一村一镇着手；同业联合以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为范围”<sup>145</sup>。在这些组织中，“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无须采用代表制度”；“执行董事不能专权，不宜连任”；“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改善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断绝军人官僚政客的关系”等等<sup>146</sup>。这些小组织并不是由官方组织的自上而下的联合，而是“从底下创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sup>147</sup>。这些组织作为以后县自治、省自治的“坚实基础”，发展起来就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民治主义”的国家<sup>148</sup>。

注释:

- <sup>1</sup> 汪熙、魏斐德:《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 <sup>2</sup> 汪熙、魏斐德:《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 <sup>3</sup>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 <sup>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7页
- <sup>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 <sup>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
- <sup>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 <sup>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 <sup>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 <sup>1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 <sup>1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 <sup>1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 <sup>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 <sup>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
- <sup>1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140页
- <sup>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 <sup>1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
- <sup>1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1-142页
- <sup>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2-143页
- <sup>2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5页
- <sup>2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 <sup>2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 <sup>2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
- <sup>2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2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 <sup>26</sup> 唐宝林:《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7页
- <sup>27</sup>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219页
- <sup>28</sup>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305页
- <sup>29</sup> 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306页
- <sup>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 <sup>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 <sup>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 <sup>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页
- <sup>3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 <sup>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
- <sup>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 <sup>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 <sup>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 <sup>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7页
- <sup>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 <sup>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 <sup>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 <sup>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 <sup>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 <sup>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7页
- <sup>4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 <sup>4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 <sup>4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 <sup>4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
- <sup>5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1页
- <sup>5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 <sup>5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 <sup>5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 <sup>5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 <sup>5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 <sup>5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 <sup>5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 <sup>5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 <sup>5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4页
- <sup>6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 <sup>61</sup> 袁亚忠：《陈独秀的最后十五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 <sup>62</sup> 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3页
- <sup>63</sup> 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14页
- <sup>6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7页
- <sup>6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 <sup>6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 <sup>6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 <sup>6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 <sup>6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7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
- <sup>7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 <sup>7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 <sup>7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
- <sup>7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 <sup>7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6页、93页、114页、132页
- <sup>7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 <sup>7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3页
- <sup>7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6-157页
- <sup>7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 <sup>80</sup> 《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
- <sup>8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2页
- <sup>8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0页
- <sup>8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7页
- <sup>8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 <sup>8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8页
- <sup>8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8页
- <sup>8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249页
- <sup>88</sup> 《列宁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 <sup>8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3页
- <sup>9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 <sup>9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 <sup>9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7页
- <sup>93</sup> 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
- <sup>9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
- <sup>9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 <sup>96</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 <sup>97</sup> 《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 <sup>98</sup> 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63页
- <sup>9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页、109页、188页
- <sup>100</sup>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 <sup>10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 <sup>10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 <sup>103</sup> 阿明布和：《晚年陈独秀和苏联经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 <sup>10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 <sup>10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 <sup>10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10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
- <sup>10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 <sup>10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 <sup>11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 <sup>11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 <sup>11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
- <sup>1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2-273页
- <sup>1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115</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页
- <sup>116</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 <sup>117</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3页
- <sup>118</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3-75页
- <sup>119</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
- <sup>120</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页
- <sup>121</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 <sup>122</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 <sup>12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 <sup>124</sup>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 <sup>12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1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12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 <sup>12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7-198页
- <sup>12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
- <sup>1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 <sup>1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 <sup>132</sup> 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898年，第99页
- <sup>133</sup> 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898年，第238页
- <sup>13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 <sup>1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239页
- <sup>1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240页



- <sup>1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 <sup>1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 <sup>1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 <sup>1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
- <sup>1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 <sup>1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
- <sup>1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 <sup>1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0页
- <sup>145</sup> 转引自方晓敏：《陈独秀经济思想之轮廓》《安徽史学》，1997年第5期
- <sup>146</sup> 转引自方晓敏：《陈独秀经济思想之轮廓》《安徽史学》，1997年第5期
- <sup>14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 <sup>14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 第五章 陈独秀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经济现代化“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又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内容丰富的社会变迁过程”<sup>1</sup>。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的变化”<sup>2</sup>。而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经济现代化更加明显的体现了上述特征。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其中有几个重要因素，如工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等，这些因素不但对经济现代化的整体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且各要素的任务和方向同样深刻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

陈独秀是个思想犀利、富有洞见和智慧的政治理论家，也是一个有胆识的经济思想家，他的社会思想、政治理论等各方面的观点都和他的经济思想有一定的联系。

### 一、社会工业化问题

工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工业现代化的程度决定了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工业化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力量，也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所谓工业现代化，是指“工业经济逐渐取代农业经济而成为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部门”，并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武装农业”的过程<sup>3</sup>。

陈独秀虽然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非常注重经济的发展，他肯定工业化现代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陈独秀早在1921年就公开宣称，“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他认为中国社会进步向前发展最要紧的问题就是进行“经济制度革命”<sup>4</sup>。虽然陈独秀“一生多变”，但在这个社会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上他是非常“坚定的”<sup>5</sup>。陈独秀对于社会工业化问题有几个基本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1. 陈独秀认为, 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生产力水平太低, 是近代中国长期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因。陈独秀一直到了晚年都坚持这一观点, 他激愤的提出: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的血液的学说? 剥肤以求, 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 “在这样落后的生产力之基础上, 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力, 固有的道德与文化”。<sup>6</sup>

2. 陈独秀把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归因于经济水平的提升。他非常肯定经济力量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他曾说过: “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 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 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sup>7</sup>, 因此“我们相信社会主义, 并不是主观的要求, 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相反, 如果一种经济制度还没有发育成熟, 也绝不能盲目的“取法乎上”<sup>8</sup>。

3. 陈独秀认为, 社会上一切革命, 包括政治革命, 都要归根于经济制度的革命。他曾反复强调一种观点, 即“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sup>9</sup>。从这个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 陈独秀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来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

### (一) 陈独秀工业现代化思想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陈独秀对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的初步思考。在 1919 年前后, 即五四运动前期, 陈独秀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 坚决地提出要向西方学习, 尤其是其发达的科学和民主观念, 他说: “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 则不得不以旧有孔教为非”, 反之亦然。“新旧之间, 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sup>10</sup>。所谓的“欧化”指的就是科学化与民主化。科学化的内涵是以科学推动社会各方面进步的社会效果; 民主化则是指在政治上的“惟民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人权、法制等进步。陈独秀的“欧化”观点表明了他对西方工业现代化的推崇和向往, 以及他对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的最初思考。

第二阶段: 陈独秀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工业现代化。20 世纪是个不安宁的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突飞猛, 文化也迅速发展, 尤其是其政治理念和经济发展方式对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的推崇过西方资产阶级发展方式。随着世界形式的

不断动荡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内也急剧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就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这无疑会让中国思想界发生震荡，并产生了西方信仰危机。陈独秀也重新思考了资本主义问题：资本主义内在本质的贪婪、扩张、欺诈导致了争夺资源的战争，造成了“滔天罪恶”，但“同时却也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之物质的基础”<sup>11</sup>。此时陈独秀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又揭露了其罪恶的一面，陈独秀“借助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衰的这面镜子”，提出“扬长避短发展本国工业”的思想<sup>12</sup>，并作了深刻分析：“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工业”<sup>13</sup>。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才能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到西洋工业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sup>14</sup>。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道路上以先进的制度形式来展现了自身的制度优越性：“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sup>15</sup>。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深信不疑”，但同时他也认为在中国这个物质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分析道：“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性质”将依“政治上的构造”来决定<sup>16</sup>。陈独秀认为如果在封建军阀统治的国家里就会出现“官僚营业”，“官僚卖国”，“外资独占而消灭本国工业的悲惨景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必然会出现私人资本高度集中：“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够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sup>17</sup>。很明显陈独秀的观点已经十分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能够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联合和并存”<sup>18</sup>。

第三阶段：瑕瑜并存的民族工业化观点。在抗战初期，面对曾经的弹丸小国日本凭借其先进的工业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疯狂侵略中国的现实，陈独秀强烈呼吁为“民族工业”而战的口号，喊出了“我们也要做工业国”<sup>19</sup>的时代强音。这也是他对“日本外相广田的无耻谎言”的响亮回答<sup>20</sup>。广田曾经对王正廷伪善地说过这样一番话：“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中国何必要反日呢？”<sup>21</sup>对此，陈独秀斩钉截铁地答道：

“我国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sup>22</sup> 虽然民族工业化在日本的疯狂侵略下几乎停滞不前了，陈独秀的观点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思索，也是中国社会发展正确方向。

但后来的问题在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转变，由于抗日情势节节败退，他的情绪也随战事而起伏不定，他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路线持悲观态度，并“多有诋毁”。而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幻想。到了1938年8月，“上海、太原、南京等大城市相继落入敌手”<sup>23</sup>，中国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工业化也不知何去何从？陈独秀悲观地分析：“不但是亡了国，只要丧失了煤、铁、棉花等重要原料的区域不能恢复，工业很难发展”<sup>24</sup>。这一时期，陈独秀已经开始攻击共产党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的社会主义”，并提出让那“来得太晚的中国资本主义”快点到来。他还要求人们要清醒冷静，“不要学唯名主义，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如果人们不敢断言中国此时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工业，这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sup>25</sup>。这一时期陈独秀反复强调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社会主义必须先经过“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sup>26</sup>。陈独秀这时的思想出现了误区，“他脱离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国情，把人类历史进化的各种社会形态公式化”<sup>27</sup>，所以得出了“资本主义是中国发展必经过程”<sup>28</sup>的错误结论。

## （二）陈独秀对中国经济性质的分析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分化的转型更加动荡和剧烈，到了30年代中国的前途更加迷茫，中国社会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引发了知识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那些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在苦苦探寻中国的发展道路。每个人都在思考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在此大论战中，或有保守的观点、也有激进的思想出现。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陈独秀的思路和观点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众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sup>29</sup>。陈独秀对中国经济问题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其前后变化也比较大：1. 新文化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失败以前，陈独秀曾经分析过中国的社会现状，他把中国定位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制度”<sup>30</sup>的国家。随着他社会的形势更加严峻，各种矛盾更加复杂，

加之其政治生涯的失意和思想上的挫折，他随之也彻底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主张。陈独秀认为“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份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sup>31</sup>。接下来陈独秀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经济所包含的成份以及在这些成份中谁占居领导地位的问题。陈独秀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sup>32</sup>。他认为在中国社会里并存的这三种经济成份中，“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且“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sup>33</sup>。其实陈独秀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分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过高的估计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他认定了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已经“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sup>34</sup>了。在当时的思想界，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可谓独辟蹊径。2. 随后陈独秀又提出了更加新颖大胆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自周朝末期封建制度已崩溃”，而周朝以后至清朝鸦片战争时期，则是过渡性质的“前资本主义”<sup>35</sup>时期，他认为在这个时期内存在着“太多的守旧、散漫、无知的农民，奸诈和无耻的商人以及双料落后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sup>36</sup>。陈独秀的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确是独树一帜的，当然也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和反对，但结合陈独秀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章来解读这个观点，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他的语言虽然犀利尖刻，但实质上是他对我国落后的国民根性的失望和抨击，也是他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前导。但是他武断的强调中国自周朝开始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这样的观点的确太偏激不合理，而且他终其一生也没有正面回答过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到底和封建主义有什么本质区别。对于这个理论，他没有自圆其说。全面探究陈独秀的思想，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这种思路是出于两个主观愿望：一是希望资本主义在中国可以尽快发展，以便带来更多进步的文明，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使中国能借助西方文化来找到更多有效的方法去改造中国人“堕落的”国民性；二是希望资本主义在中国快速发展，客观上能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以便推动革命局面的改变，证明其“二次革命”的理论。陈独秀认为此时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还极不成熟，而且中国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为领导，所以也缺乏政治上的成熟，一个社会“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

条件”<sup>37</sup>，但在中国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而且“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sup>38</sup>。这一阶段陈独秀的经济思想非常复杂，而且他将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联系从而提出一些“历史现实已经证明了是极大错误的理论”。3. 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演变方面，陈独秀则提出了不少精辟的理论和正确的预见。比如“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理论陈独秀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走私人资本主义这条路，决不是合作主义能够使中国实业充分发展的”<sup>39</sup>。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的看法与孙中山一样，他已经理性的分析了西方现代自由经济的种种弊端，进而主张“干涉主义”，即强调“中国的幼稚产业只有在国家的干预和指导下”<sup>40</sup>才有正常发展的机会，才能有效避免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已经暴露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基于以上的分析，陈独秀阐明了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预测：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

### （三）陈独秀对中国工业现代化困境的分析

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使得工业发展道路非常扭曲、困难重重，陈独秀通过各方面的分析，把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归纳为三方面的原因：国民思想观念上的主观原因、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上的客观原因、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业的影响。

1. 陈独秀认为造成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困境的主观原因有三个：第一，封建社会里，由于小农经济结构和重农轻工的传统，加之儒家伦理道义的约束，如在“崇德黜力”道德准则下，使中国人“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sup>41</sup>，国民根本没有现代经济意识，思想落后，科技落后，也就无从发展工业。第二，封建宗法社会中，实行人治，国民没有责任法律观念，使得“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sup>42</sup>，而且消极散漫之风气使国人养成懒惰的心理，“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sup>43</sup>。第三，

“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仆从，漫无限制，此政治害于经济”<sup>44</sup>。陈独秀痛恨历代腐败官吏对人民的压榨搜刮抢劫“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可怜的贫民“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sup>45</sup>，不可能有发展现代经济、工业的意识和能力。

2. 陈独秀认为造成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困境的客观原因有四个：第一，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四面邻国都是一些生产力比较低的农业国家，而且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受传统的道德伦理的约束，中国在此范围内已经属于文化先进国家，所以缺少外来经济、文化方面的刺激，客观上制约了工业现代化的发展；第二，陈独秀认为地理条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中国“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sup>46</sup>，加之清代以来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难以形成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市场条件；第三，在中国大陆内部，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使得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中国幅员辽阔，如果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则不易发展国内商场，也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迅速的积累原始资本”<sup>47</sup>；第四，陈独秀考察了中国历史发展因素，他认为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发展”<sup>48</sup>，客观上使中国思想、文化、经济的发展都收到影响，经济得不到连续的发展。

3. 陈独秀特别强调了近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是造成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困境“最紧要的原因”<sup>49</sup>。陈独秀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因为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以后，社会经济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操控权便“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sup>50</sup>，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世界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转折期，中国失去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现代化正常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也就失去了工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通过陈独秀对中国工业现代化发展困境的分析，可以看出，陈独秀在宏观上对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分析还是比较深刻全面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陈独秀深刻洞悉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破坏性影响，所以他清醒的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的理性观点；还如，陈独秀把近代国民经济构成划分成工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关税、矿业五大方面，是比较先进合理的，也符合中国的客观状况，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另外，陈独秀比较全面的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他“既谴责经济压迫，更谴责经济不发展”<sup>51</sup>。

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陈独秀关于中国工业发展问题的分析也有一些遗憾：首先，他没有阐明这三大原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只停留在表层的论述上，而且他只是提出要反帝，但对反帝任务完成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则没有考虑；其次，陈独秀在分析客观原因时，没有厘清其中的主观因素和因果关系，比如他提出的“海岸线实际的短”以及“四次蛮族侵入”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缓慢和落后的外在表现，而不是造成经济落后的直接原因；再次，陈独秀在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时，忽略了这种影响其实在客观上对中国的自然经济有瓦解和推动作用。

#### （四）陈独秀探索如何实现工业现代化

陈独秀晚年时期在分析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时，客观地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萌芽并发展的历史，并分析了其起步较迟，发展缓慢的原因和特点。陈独秀认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前后几十年，但仍“停滞在最初阶段”<sup>52</sup>。他把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抗日战争为止，这几十年里中国工业发展的状况分成三个阶段。1.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陈独秀分析认为清末的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最初发展，但这一“中国改革的头一炮便没有打响”<sup>53</sup>。随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倡导的维新变法也是现代化的思想先声，但“百日而亡”，工业化没有什么实质进步。这一阶段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自觉发展的开端在清朝守旧势力的横加阻碍和严重摧残下化为泡影。2. 陈独秀认为在辛亥革命阶段，中国“本有收回主权”，“发展工业与科学的希望”，但不幸又遇到了复辟逆流，以及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使民不聊生，工业发展无从谈起，“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的反动，使一切都趋向复古”<sup>54</sup>。3. 到了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战争的阶段，“不幸又以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而失败了”<sup>55</sup>，这使得中国民族工业再次失去发展的机遇。结果便是民族资本主义“长久以来裹足不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矿山、轻重工业等—将随外资势力之发展尽入外国帝国主义掌握之中，而中国民族永远是他们经济的奴隶”<sup>56</sup>。

针对近代中国工业的艰难发展和特殊国情，陈独秀得出的结论是：“非脱离

国外非民主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sup>57</sup>。他认为把中国社会工业化发展的根本途径有两种，即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1. 由资本分散变为资本集中。陈独秀极力推崇“现代化生产的大工业经济”，他既反对“划地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也反对“手工工业的小生产制”，所以他把“资本集中”看作实现工业化发展的首要条件，并认为这是“早期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根本表现”，也是“现代经济与古代经济的根本区别”<sup>58</sup>。而且陈独秀认为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内部条件不成熟，条件积累不够，所以不能有效的带动大工业的广泛发展，这些都是因为缺乏“资本集中”，“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sup>59</sup>。他进而认为就是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仍需要“资本集中”，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现代之社会”，必须进行现代工业的充分发展。2. 由财产私有变为财产公有。陈独秀在对资本问题分析之后发现，资本集中虽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果仅仅强调资本集中是不够的，也会“造成种种罪恶”，因而必须“在资本主义立足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成公字”<sup>60</sup>。陈独秀认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现代经济制度中的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却可以得到完善。这样，在生产方面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端”，没有“生产过剩的浪费”，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另外在分配方面，“免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sup>61</sup>。3. 陈独秀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发展现代经济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需要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因为“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sup>62</sup>。二是他认为社会主义不等于平均主义，如果“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sup>63</sup>。“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sup>64</sup>。

陈独秀是一个思想理论家，但不是一个经济专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现状之下，他只能从宏观上考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些问题，但不能从微观上对工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现代经济学中的定量分析，所以在当时他不可能找到全面发展工业的具体办法。而且当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只是初步

了解，并没有系统深刻的消化吸收，正如他自己所说，“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sup>65</sup>，从而他没有从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寻找对策，加之他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对资本集中的负面作用也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条件的限制使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 二、改造传统农业问题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所以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里，不探索农业发展问题，就无法找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也没有办法进行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陈独秀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比较早。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一文，最早地从经济地位的角度，依据对土地的占有情况把农民分成七种三类，“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约占半数的自耕农、属于半无产阶级的无地之佃农、属于无产阶级的雇工”<sup>66</sup>。并据此分析了“农民之痛苦及欲解除此痛苦的方法”<sup>67</sup>。邓中夏曾评价说，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只有《前锋》第一期陈独秀先生《中国农民问题》这一篇文章，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的很细致、很正确”<sup>68</sup>。毛泽东后来对农村及农民问题的系统论述也“借鉴了陈独秀最早的分析，吸收了陈独秀的一些精辟见解，但却比陈独秀分析的更详细和准确”。<sup>69</sup>

### （一）“城市乡村化浮游无根”：反对“以农立国”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普遍开始探索中国农业发展的问题，引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思想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方向的争论与探讨。陈独秀针对章士钊提出的“返求诸农，以安国本”的“以农立国”<sup>70</sup>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

陈独秀的基本观点就是，“以农立国”是一种远离现代生活的表现，是社会发展中“开倒车”的表现，回归原始落后的农业化生存状态只能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和生番野人接近”<sup>71</sup>。中国的经济要寻求发展，必须改变改变落后的农业国的面貌，中国的社会要步入现代化进程，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实现社会工业化转变。所以陈独秀进一步指出：西方“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sup>72</sup>。陈独秀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中国社会应向农业工业化，乡村城市化方向发展，“解放农民”，“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sup>73</sup>。

## （二）农业发展与农民的现代化力量

陈独秀从 20 世纪初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中深刻认识到“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乎等于民族之危亡”<sup>74</sup>，如果国民革命运动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将失去最广泛的基础和全社会范围的力量，“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sup>75</sup>。

1923 年，陈独秀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专门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对农民及其与国民运动的关系问题作了研究分析，文中肯定了广大农民阶级的力量，强调不可忽视农民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经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sup>76</sup>。“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sup>77</sup>。“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在国民革命完全成功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和可能”<sup>78</sup>。陈独秀的这种思想认识一直贯穿于整个国民革命时期，尤其到了国民革命后期他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若离开农民，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物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过的运动若得不到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sup>79</sup>。

陈独秀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中发展组织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出要提高农民觉悟，他在《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决案》中强调：“我们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努力取得指导的地位，应在每一个最低级的农会里，均有本党支部的组织，为这个农会行动指导的核心”<sup>80</sup>。希望农民“在农民运动中逐步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要势力”<sup>81</sup>。另外，陈独秀关于农民根性的认识与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固有缺陷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陈独秀认为，“任何民族中封建社会时代的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不免顽旧迷信的色彩，他们的行动往往遍于破坏而不免野蛮，这本是落后的农民原始的暴动之本色”，所以说“农民是带有妥协性的友军”，需要接受无产阶级这个“督战者”的领导和监督<sup>82</sup>。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各阶级》一文中，正确的估计了“广大农民的觉悟程度”。陈独秀认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小农经济所固有的“自私狭隘性”，而且“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所以他认为因为“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

未免太粗糙了”<sup>83</sup>。他认为：“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sup>84</sup>。

陈独秀提出这些观点表明了他此时已经有了对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初步设想。陈独秀到了晚年仍然十分重视农民的解放问题，他把农民的解放作为民主革命所必须要完成的紧要任务之一，“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sup>85</sup>，因为农民是农业社会的主体，也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阶层，对农民的改造是所有农业国家走向现代化必须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和前提条件。

陈独秀带着强烈的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深刻历史的责任感探索分析了当时农村与农民的现状与发展前途，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革命力量和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社会作用。但由于实践经验不足和估计不充分，使陈独秀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 leadership 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但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的某些错误而忽略了他在农业改造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上精辟的理论建树。重新认识和评价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贡献，一方面对于客观评价陈独秀的革命思想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考也大有裨益。

### 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动的卷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如果将其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至今已经走过了170多年的历史。中华大地百年风雨飘摇，从激愤觉醒救亡图存到效仿西方全盘西化，再到接受马克思理论选择社会主义，中国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历经多次尝试、选择和失败的精神痛苦。

陈独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很丰富，他对此基本的主张是倡导民族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陈独秀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是“跳跃式的特殊道路”<sup>86</sup>。而在中国这个有着特殊国情的社会里，要“行向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条件具备”后，应“尽快发展经济”<sup>87</sup>。陈独秀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研究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早期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之一”<sup>88</sup>。

#### （一）“行向社会主义”，发展民族经济

陈独秀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是从宏观上来立论的，他将其放置于国际经济现代化的大环境中来考察。陈独秀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之下，“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sup>89</sup>。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十分关心政治并且积极投身社会革命和改造运动，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他“总是把政治问题和社会改造运动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联系起来，并把后者作为前者的前提条件”<sup>90</sup>。陈独秀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sup>91</sup>。可见陈独秀的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陈独秀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点，他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在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现状下“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必要的经济基础，以适应先进社会形态的需要。

如果没有这个物质积累的阶段，落后国家没有充分发展社会经济而通过“跳跃进化”<sup>92</sup>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必然带来先进的政治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行向社会主义”，必须先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突出经济建设在发展中的主动作用。另外，陈独秀还对社会主义的内涵做出了强调，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平均贫富不是社会主义”<sup>93</sup>。而且社会主义“并不是专门从事分配方法的改变”，“其实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sup>94</sup>。如果抛开社会生产而单纯变革社会分配，这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多数人的幸福的。

陈独秀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他认为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制度可以跳跃，但是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积累具有不可超越性。正因为陈独秀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才会得出这个观点，在当时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二）陈独秀探索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途径

陈独秀对于在中国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发展生产力，并最终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陈独秀十分赞同列宁所说的“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他认为“中国更是如此”<sup>95</sup>，我们必须充分吸取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陈独秀分析道：“我们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绝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过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已经是民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影响到了全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研究系这类人所要的资本主义——‘不要民族革命，不要民主革命，不经过国民革命的洗礼，只有半封建势力下之军阀官僚买办，结托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相差甚远”<sup>96</sup>。陈独秀的观点是正确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尚未形成现代经济体系，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果直接从封建经济跨入社会主义经济而不经历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和积累，一定会导致



制度和经济不适应，最后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对于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问题，陈独秀立论宏观、考察仔细、视野开阔，既超越了清末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习西方的物质、科技等一般层面的文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应该顺应世界文明和发展的进步潮流，首先改变发展观念，继而从更高的层面提出了要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文明成果，大力发展民族经济。陈独秀探索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几条路径。

1. 陈独秀强调必须“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发展工业基础产业。针对当时中国交通、矿产等基础产业都被帝国主义操控的现实情况，陈独秀提出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大力“发展基础产业”的主张<sup>97</sup>。特别要“重视矿产的开采和铁路的建造”，他指出铁路开办大权落在外国人手里“真要制中国的死命”，我们中国要“赶紧拼命在各省架造铁路”<sup>98</sup>。只有控制重要的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中国的民族经济发展才会有出路，才能在夹缝中求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2. 陈独秀十分“注重资本集中，发展民族工业”<sup>99</sup>。陈独秀在《论安徽的矿物》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资本集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当前应该主要依靠民间集资来发展民族工业的主张，而这里民间集资的目的就是资本的集中。因为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是“划地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和“手工工业的小生产制”，加之中国社会内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动力不足、条件不成熟、原始积累也不够，所以必须首先经过“资本集中”，并且他认为这是“早期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根本表现”，也是“现代经济与古代经济的根本区别”<sup>100</sup>。

3. 陈独秀主张“采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是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经济水平低，靠单一的经济成分无法充分发展，所以陈独秀主张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他说：“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我们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我们认为，中国国民革命以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时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sup>101</sup>。在“行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初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进一步才能到国家社会主义”，“鄙意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绝非

建设在现状之上亦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所谓国家经营的大工商业亦不必全集在中央、省管及市管方法（都算是公有），亦可斟酌情形定”<sup>102</sup>。陈独秀认为就算到了“国家社会主义”阶段，也需要“一定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要急于废除私有制，私人企业更不应取消”<sup>103</sup>。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社会上一切经济力量充分发展振兴工业生产，促进经济水平大力提高，才能顺利地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

4. 陈独秀认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对外开放”<sup>104</sup>。陈独秀认为当时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和以前的社会“完全不同”了。20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和强势，已经延伸到多数国家和地区，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发生了巨变。诚如陈独秀所言：“前世纪之末本世纪之初，世界资本制度已发达到了最高形式——统一世界之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因此，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的政治也随之成了整个的”<sup>105</sup>。所以陈独秀强调，当今世界里任何一个谋求进步的民族，必须清醒头脑睁开双眼，看清社会的新变化，必须以开放的态度顺应变化的潮流，因为“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sup>106</sup>，“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立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力。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sup>107</sup>，所以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上，不能闭关锁国，而是要开放国门与世界经济接轨，接受先进的文明和技术，利用更广阔的资本市场，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更应该对外开放，充分借鉴先发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如果“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sup>108</sup>。陈独秀还主张善于利用一切国内国际条件来发展经济，他说：“现在已经不是闭关时代，我们并不拒绝和任何国家通商往来”，“我们的敌人，虽然昨天还把刀放在我们的脖颈上，他们如果今天放下刀来，拿笑脸同我们说和，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就是报以不是致中国死命的让步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和平发展的机会”<sup>109</sup>。陈独秀这种对外开放观点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如今社会发展阶段也是非常可取的，和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谋而合。可见陈独秀的经济思想很灵魂，既维护国家主权，又可以认清现实，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推动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通过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最终“行向社会

主义。”

5. 陈独秀重视经济发展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早在 1919 年《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就经常撰文强调要注意经济的发展对政治的重要影响，所以他一直提倡要着重经济的发展和建设。陈独秀曾多次在文章中论述道“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sup>110</sup>。“封建主义时代只有极少数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是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sup>111</sup>。他提醒人们看到经济问题的实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创造更大的物质和文明财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实际的多数人的幸福”，否则社会主义也只是理论上“好听的名词罢了”<sup>112</sup>。不得不说陈独秀的思想之犀利深刻！

陈独秀并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丰富但多变，虽然涉及到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但并不系统，甚至还有一些偏颇之处，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界，陈独秀的经济观点的确可以算是大胆新颖，敢于冲破时代和环境的束缚，他的语言犀利，理论深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总结他的经济思想，纵向可以了解我国近代经济曲折发展的脉络，横向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相关的政治文化发展情况，对于今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借鉴参考价值。陈独秀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 政治性。陈独秀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政治宣传和政治活动上了，正如他所自我评价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sup>113</sup>。所以他研究经济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为政治宣传服务，为政治斗争立论。所以陈独秀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就与其他经济思想家不同，他是从政治发展需要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2. 现实性。陈独秀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理论家、思想者，他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时代和民族责任感，所以他的对经济的研究和考察都是带有探索救国救民方案的务实心态而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直到他垂暮的晚年时光，他任然坦率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sup>114</sup>陈独秀的思想中都充满着其爱国精神和刚直的品格。3. 时代性。陈独秀始终主张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放在当前的国际发展变化

的大环境中去考察。他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无反顾的反对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但理性的主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成份。正如他所说的，“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拒绝他的文化”<sup>116</sup>。“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在此世界经济成了整个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sup>116</sup>可见他的远见卓识！可以说陈独秀的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深远，对后人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

注释:

- <sup>1</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页
- <sup>2</su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 <sup>3</sup>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1页
- <sup>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 <sup>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3页
- <sup>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
- <sup>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 <sup>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 <sup>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
- <sup>1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 <sup>1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
- <sup>12</sup> 方晓敏:《陈独秀经济思想之轮廓》《安徽史学》,1997年第5期
- <sup>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
- <sup>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
- <sup>1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
- <sup>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 <sup>1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 <sup>18</sup> 《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9页
- <sup>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 <sup>2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 <sup>21</sup> 转引自黄书泉:《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sup>2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 <sup>23</sup> 黄书泉:《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sup>2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2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 <sup>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
- <sup>27</sup> 黄书泉:《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sup>2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29</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3页
- <sup>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 <sup>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 <sup>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 <sup>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 <sup>3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 <sup>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8页
- <sup>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 <sup>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 <sup>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 <sup>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 <sup>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 <sup>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 <sup>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 <sup>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 <sup>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 <sup>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 <sup>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 <sup>1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 <sup>1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68页
- <sup>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68页
- <sup>2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 <sup>21</sup>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 <sup>2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 <sup>2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 <sup>2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 <sup>2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 <sup>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
- <sup>2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 <sup>2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 <sup>2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 <sup>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 <sup>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 <sup>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 <sup>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 <sup>3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 <sup>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 <sup>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 <sup>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 <sup>38</sup> 转引自黄书泉：《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sup>39</sup> 转引自黄书泉：《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sup>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 <sup>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9页
- <sup>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 <sup>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
- <sup>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 <sup>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9页
- <sup>4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 <sup>4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 <sup>4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 <sup>4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 <sup>5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 <sup>5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 <sup>5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71页
- <sup>5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3-157页
- <sup>5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 <sup>5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页、第73页、第74页
- <sup>5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3页
- <sup>5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58</sup>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书屋》，2002年第5期
- <sup>5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
- <sup>6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
- <sup>6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

- <sup>9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3页
- <sup>9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3页
- <sup>9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5页
- <sup>9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
- <sup>9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282页
- <sup>9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282页
- <sup>9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 <sup>9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 <sup>10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
- <sup>10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10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280页
- <sup>10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第279页
- 页
- <sup>10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1页
- <sup>10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0页
- <sup>10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
- <sup>10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
- <sup>10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
- <sup>10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0页
- <sup>11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 <sup>11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 <sup>11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2页
- <sup>1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 <sup>1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 <sup>11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 <sup>1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 第六章 陈独秀的文化现代化思想

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可以将其看作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变迁运动”<sup>1</sup>，或者说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革、整合和创造新文化的社会运动”<sup>2</sup>，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中，“文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sup>3</sup>。发展先进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开放社会风气，摒除落后守旧的思维观念，开拓智慧与精神层面的能动力量。可以说文化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灵魂和方向。

到了全球化迅速扩展的 20 世纪，这是各国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一种“封闭落后的文化”<sup>4</sup>。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法制薄弱观念守旧，“是一种道德伦理型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具备中庸和稳定性的同时，也缺乏活力与进取精神”，极大的抑制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创造力<sup>5</sup>。

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中也不乏精华之处，但在社会现代化发展初期，其中的缺点及劣势，如“人治”与无序，缺乏规则意识；自闭与保守，排斥外来文化，缺乏开放与进取意识；集权与专制，都导致人民没有民主与独立的意识，社会发展举步维艰。而这些缺点，曾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从开始就面临着很多深刻的矛盾与复杂任务”<sup>6</sup>。从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逐渐突破了封建文化的禁锢，思想文化观念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直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进而步入现代化快速前进的轨道。而清末的中国社会历经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等有初步现代化意识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文化、观念有所影响，但本质上“对进步文化吸收、消化不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认识不足”<sup>7</sup>，加之“复杂的国情与文化惰性”，“使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之路非常坎坷崎岖”<sup>8</sup>。近代中国沉重而复杂的社会历史现状把现代化的重任留给了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表现的融合中西思想的文化观，为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对近世西方文明精华的吸收和引进产生了重大影



响”<sup>9</sup>，不但指明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路”，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爆发“输送了血液和氧气”<sup>10</sup>。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可以说，它客观上“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sup>11</sup>。

陈独秀提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sup>12</sup>，这种辩证的文化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走向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一、文化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皇权，但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意味着延续数千年的古代文学的终结。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一种沉重而单调的韵律和节奏在文明的道路上艰难的前行”，需要克服巨大的惯性力量才能使它停下来。在这个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或投身革命而慷慨就义，或自蹈沧海以警醒世人”<sup>13</sup>，“陈独秀就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重要人物之一”<sup>14</sup>。

陈独秀的文化启蒙思想虽然源自晚清桐城派的经世之学、康梁的维新思想以及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和他自身伦理的觉悟，但他对于“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柳之间”的桐城派文风却采取了彻底批判的态度。陈独秀认为文学是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由陈独秀高举的“文学革命”大旗，终于在五四时期汇聚成新文化运动最波澜壮阔的一页，陈独秀也因此而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华丽乐章中不可逾越的音符。

### （一）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的历史渊源

五四时期爆发了文学革命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陈独秀曾经回顾历史的时候说过，“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胡适之等若在三十年期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

得烟消灰灭。但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sup>15</sup> 这番话基本上反映了白话文运动兴起的实际情况。

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贵族文学，特别是书面语的日益华美严重脱离了民众的社会生活。洋务运动以后，面对当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sup>16</sup>，为了培养大量的技术人员，使先进的西方生产工艺应用于实际，就需要改变中国古代“语”与“文”不统一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文言文繁杂艰深，言文分离，这是中国民智未开的主要原因。甲午战争后，为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和社会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决定在中国行立宪政治，“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治”，希望通过建立民主共和制使中国富强，为了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就需要使古文白话，便于阅读和宣传。1887年，黄遵宪就从文言文须一致、语言随地而异、随时而变的角度，探讨过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陈独秀列举了西方一些国家语言变化发展的具体实例来论证“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道理<sup>17</sup>。早在1896年，由梁启超也提出“普及白话文”的观点，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无不以读书为难事”<sup>18</sup>。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虽然这场革命无论“破”还是“立”都是不彻底的，但毕竟从政治上为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创造了基本条件，此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新的文化与文学运动提供了阶级基础。另外，随着清末以来废除科举，新式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大量学生出国留学，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形成了开放的机制。尽管知识分子群体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却以其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民主意识和开放意识，成为寻求新变革的社会力量。这都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 （二）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的主张及特点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为了唤起国人意识的觉醒提出“求新则优”观点，他倡导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并认为改造中国社会现状需“追踪近世文明的潮流，必须全面的取法欧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sup>19</sup>。正是由于陈独秀旗帜鲜明的提出“求新择优”论的新思路，才使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以一种更快的速度

在中国传播了”<sup>20</sup>。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sup>21</sup>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陈独秀于1917年2月1日发表了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著作《文学革命论》一文，他所提倡的文学思想是要求“文学应当反映国民精神”，主张“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要把“文学的形式与内容联系起来”并且要求“文学家要以其思想左右时代”<sup>22</sup>。陈独秀的文学观内涵具有鲜明的思想启蒙意义。五四时期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实质上是提倡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等先进文化的工具，目的在于“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广阔的领域”<sup>23</sup>。关于文学革新，陈独秀则认为当时的文学领域内有“许多顽疾”需要革除并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前进的突破口。

对于中西方文化的问题，陈独秀在“中西文化大论战”中作为“欧化派”的代表人物，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出一些观点，虽然有片面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这场论战中较早的提出了关于“国民性”和“民族性格”等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激发民族觉醒提高国民意识，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都有重要意义。

陈独秀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广用，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西方国家政治“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因此不能“迷信欧洲文化以为极则”，“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sup>24</sup>。虽然陈独秀有过这样的论述，但是他对西方文明的一些批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一种社会理想，而并不是针对当时的中国，所以说总体上他对西方文明是十分推崇的。后来他通过中国的现实状况来分析中西文化时，才深感“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比欧洲文化更幼稚”，应该“兼程以进”，“捷足追之”<sup>25</sup>。所以他积极“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提出“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的口号，把“引进西方文化，否定中国传统”提高到能否保住“球籍”的严重程度去理解了<sup>26</sup>。

### （三）陈独秀对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

陈独秀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sup>27</sup>可见陈独秀认为文化是指一种“观念形态”。封建帝制虽然结束了，但封建文化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发挥其惯性作用”，影响“乃至支配着人们的内心深处”<sup>28</sup>，文化的革新问题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广泛关注，都认为如果不改造传统文化，社会依然不能进步，那么政治革命的成果也无法保障。“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的伦理、道德、文章、艺术诸端，莫不黑暗层张，垢污深积”。<sup>29</sup>因此“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干干净净不可”<sup>30</sup>。陈独秀也看到了因为社会政治经济都在变化，而文化作为其在观念上的反映，属于一种社会现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sup>31</sup>文化不及时更新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陈独秀在早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持辩证的扬弃态度。他提出我们中国人要继承中国的优秀文化，对传统文化应该批判的吸收，同时，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革新中国传统文化”<sup>32</sup>进而“实现民族独立与振兴”<sup>33</sup>，陈独秀“推崇个人自由”并将其作为“民族和国家达到自由富强的一种手段”<sup>34</sup>。通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和研究是比较全面深刻的，其中着力最多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及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佛教理论。

#### 1. 对于儒学孔道，陈独秀的态度否定多于肯定

陈独秀说过：“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求治之法。”<sup>35</sup>。而他对儒家的“三纲”之说的批判更加激烈，他认为儒家的“三纲”教条“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sup>36</sup>，其所规定的都是“片面义务”，因而在其束缚之下，“天下男女，为臣，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sup>37</sup>。陈独秀深刻的揭露说这种“不平等之道德”，其险恶目的只是为了维护“阶级尊卑之制度”，与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必须彻底抛弃。陈独秀呼广大国民，尤其是全体青年，要勇于冲破封建道德的禁锢，

积极争取个性解放和民主自由。陈独秀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例：“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sup>38</sup>而“伦理学上之独立人格”，“法律上之平等人权”，“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是“欧洲文明社会进化的三大原因”<sup>39</sup>。与之相反，中国的“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以家族为本位，而无个人权利”<sup>40</sup>正是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落后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社会导致了四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掳贼个人生产力。”<sup>41</sup>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民族想要发展，要进步，要振兴，必须革除落后观念，抛弃陈规陋习，追求个人解放，“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sup>42</sup>否则“一切无从谈起”<sup>43</sup>。而“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否定孔教那套禁锢人思想的伦理道德，摧毁三纲桎梏，使人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否则智慧不能发挥，个性无法张扬，平等自由也只能是空谈。陈独秀奋力宣扬意识觉醒和自我解放，热切召唤民主自由引起了大批进步人士尤其是青年男女思想上强烈共鸣和行动上的大胆尝试。

陈独秀对儒学并没有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而是明确了其辩证的扬弃态度。陈独秀曾经郑重声明：“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sup>46</sup>因此，陈独秀批判较多的是儒学中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的的纲常名教，而没有否定儒学中的合理成分，因“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是儒学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sup>46</sup>而儒学中除三纲意外的许多道德规范，陈独秀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sup>47</sup>可见，孔子所提倡的一些传统美德不但不能抛弃，而且应该遵循和弘扬的。诚如陈独秀所言，如果能很好的去履行这些美德，则会成为受人尊敬的“善士”。

首先，陈独秀把儒教中传统的“勤、俭、廉、洁、诚、信”等伦理道德原则看作是“救国之要道”<sup>48</sup>和国民性改造的基本内容。陈独秀指斥了当时一些人对

新文化运动精神的曲解，他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差等，施及亲始，未免太滑头了”，<sup>49</sup>我们是“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女人儿媳底正当行为”<sup>50</sup>。陈独秀的意思并不是说新社会就不要孝悌，而是应当把狭义的孝悌等观念作时代性的转变，把家族式的小范围的孝悌升华到到全社会的平等和博爱。

其次，陈独秀批判儒教孔学，但并不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儒教理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着深远影响，在当时的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其精神伦理也是根深蒂固的，陈独秀对孔教学说的批判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其中不乏有人认为陈独秀的思想是彻底的反对孔子，是“大逆不道”，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反复申述：“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sup>51</sup>，“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sup>52</sup>他明确提出，儒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名产”、“国粹”<sup>53</sup>，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结合历史客观的分析了“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孔教”将其视作孔子的“第二大价值”<sup>54</sup>，因为“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礼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sup>55</sup>。陈独秀认为，应该具体的分析孔子的思想，孔子生于诸侯割据的时代，为了防止诸侯不听命于君主，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大厦将倾”的危险，必须强化君权、父权、夫权，用三纲伦理来制约权力，集中君主的统治力量，“整个社会由君臣、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形成了一个连环法宝”，“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sup>56</sup>。“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废已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走向民主之可能，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来代替十等制，冀图在礼的大帽子之下，不但在朝廷有君臣之礼，并且在整个社会复父子、夫妻等尊卑之礼，拿这样的连环法宝，来束缚压倒那封建诸侯大夫以至陪臣，使他们认识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维持那日就分崩离析的社会”<sup>57</sup>。把孔子倡导的纲常礼教还原到他所属的时代，可以看到其具有的积极意义，对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政权和对疆土的保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因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过去的精华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的发展变化了。必须承认陈独秀的这种历史主义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另外，陈独秀认为孔子“均无贫”等思想中含有“经济的民治成份”；还有孔子“因材施教启发式

的教授方法”都是值得现代人借鉴和提倡的。<sup>58</sup>再有就是陈独秀称赞“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乎科学的”，《论语·述而》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有诸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行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sup>59</sup>。如此等等，孔子言行中科学进步的理性内涵均可窥见。

## 2. 对于道家“崇尚雌退”的宿命论，陈独秀持批判态度

对于道家思想，陈独秀就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了，在1916年以前他甚至把“崇尚雌退”等思想视作“危害中国之首”<sup>60</sup>。老庄的道家思想核心是教人“无为而治，无知无欲，离形去知……”<sup>61</sup>陈独秀认为在这种消极的学说的影响下，国人必然养成“柔弱不争，安命知足，谦卑退守，消极忍让，不求进取”<sup>62</sup>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被远远的落在后面根本原因是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而这在根源上与老庄所倡导的宿命论等隐退思想息息相关。陈独秀分析道：“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的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sup>63</sup>。“如此心死之民族，怎能立于世界之林？”<sup>64</sup>而西方民族则“好战健斗，崇尚竞争”<sup>65</sup>，现代社会各个民族都是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无论是宗教竞争、政治竞争，还是经济竞争之战，都反应了这种进取的积极精神。所以陈独秀对国人大声疾呼：“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职，苟安为召乱之媒”<sup>66</sup>。号召国人只有积极奋起，才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竞争大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的空间。

另外，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老、庄视作自己的始祖”<sup>67</sup>。无政府组织的刊物《天义报》在创刊的第一号上就“把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等量齐观”，“把老庄和李贽也视作无政府主义者”，原因是他们都“崇尚自由”<sup>68</sup>。并称老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发明家”<sup>69</sup>。无政府主义者如此推崇老子的原因是老子思想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确有某些相通之处”<sup>70</sup>。老子宣扬“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无为、自化、清静、不争”<sup>71</sup>，并认为以此就可以到达“无阶级、无强权、无礼法、无技巧、无智慧、生活安定、世道升平的理想社会”<sup>72</sup>。无政府主义者也利用这个理论来宣称：“无政府主义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

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寄生者、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农之幸乐”<sup>73</sup>。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一些流亡国外的反清人士和留学如本、法国的学生，不仅翻译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而且创办了《天义报》、《衡报》、《新世纪》等刊物”<sup>74</sup>。在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组织、刊物不断增多，其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青年人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sup>75</sup>。如北京大学的“实社”、“奋斗社”、长沙的“均社”等迅速发展，一些报刊杂志如《革命》、《革命潮》、《半月刊》、《闽星》、《民风》等都是主要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舆论阵地。正如刘少奇所说：“二十世纪初期，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有优势的。”<sup>76</sup>

在陈独秀看来，要彻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泛滥，首先要批判其理论源头，即老庄的虚无主义理论。陈独秀分析说：“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足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sup>77</sup>。诚如余英时所言：“当时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传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会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写的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sup>78</sup>。可以说他的这种看法对于理解陈独秀的思路是很有用的。

### 3. 对于佛教文化，陈独秀展开了猛烈抨击

佛教自汉代传入以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隋唐时期发展至鼎盛，被确立为中国的主流宗教文化。不仅寻常百姓，还有很多文人学者对佛学也顶礼膜拜、深信不疑。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消极的方面更加明显。陈独秀因此而展开对佛教的批判：“愚之非难佛法，



有精粗二义，精者何？见所谓《绛纱记叙》……粗者何？略见《新青年》一卷二号文”<sup>79</sup>。陈独秀在此叙中论述道：“死与爱皆有生必然之事，佛说十二因缘，约其以曰：老死缘生，生缘爱，爱缘无明。夫众生无尽，无明无始而讵有终耶？阿赖耶含藏万有，无明亦在其中，岂突起可灭之物耶？一心具真如生灭二用，果能助甲而绝乙耶？其理为常识所难通，则绝死弃爱为妄想，而生人之善恶悲欢，遂纷然杂呈，不可说其究竟”<sup>80</sup>。

通过陈独秀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中所谓的“精者”是指佛教的教义。佛教认为“无明”就是人生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动力，也是避免人生所有痛苦的最后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人生所有真相的盲目无知才是得到解脱的根本方法。针对这点，陈独秀认为，对于人生中的“善恶悲欢、生死爱恋，佛教也无法说清”，对“死与爱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倒是耶氏比佛教妥贴而易施”<sup>81</sup>。陈独秀抨击佛教“以现实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薄现实而趣空观，厌倦偷安”，这样的思想只能造成“人治退化”<sup>82</sup>和民族发展的停滞不前。针对佛教思想消极的社会作用，陈独秀再次批判道：“魏晋以还，佛法流入，生事日毁，民性益偷，由厌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腐败，一切向上有为，字曰妄想，出世无期，而世法大坏”<sup>83</sup>。陈独秀的目光是非常敏锐的。他认为20世纪初我国社会动荡混乱，人民大都悲观厌世、容忍驯顺，毫无奋起救国的斗志，不管国破家亡的现实惨状，只管烧香拜佛，把希望都倾注于虚无缥缈的来世，这与佛教思想所提倡的三世轮回、一切皆空、脱离尘世等悲观出世的“空观”思想有极大的关系，这样下去必然导致中国的灭亡和民族文明的彻底衰弱，而且“当时有些青年因悲观厌世而自尽自杀，心理上一个重要原因时出于宗教上‘空观’的暗示，以为人生百年，终究是死，死后底社会便和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要维持他不让他破灭呢？”<sup>84</sup>陈独秀对这种人生观进行了科学的批判：“我想佛学所说的话，未免太迂阔……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连续的记忆和知觉吗？这怎么能说是虚无的呢？”<sup>85</sup>陈独秀在此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历史延续的角度驳斥佛教的落后思想。

而对于佛教徒一些阳奉阴违攀附权贵的丑恶现象，陈独秀更是做了无情的揭

露和抨击。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便与各朝各代的封建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应该说，高僧参政、佛法为统治阶层服务愚弄百姓的种种现象很常见，已经成为佛教重要的社会功能了。对此，陈独秀撰文直呼：“好言护法，不惜献媚贵人，以宏教大业，求诸天下万恶之魁，如尊武则天为菩萨化身之类，古今不乏其人”<sup>86</sup>。陈独秀还揭露了一些丑恶现象，如“虔诚信奉佛法，口念阿弥陀佛”的那些人，常常是自己“做了十恶不赦的坏事后”，为求得心安而“投奔佛门”，似乎这样就可以“逃避世人的谴责”<sup>87</sup>。更可恶的是有些人“口中念着阿弥陀佛，心里想着坏主意”，做尽违背天良，有损他人的恶事。所以陈独秀一针见血的评价他们：“虽为大师而不腐败堕落者……兹世曾有几入？”<sup>88</sup> “几乎可以说，凡受佛化的都是恶人”<sup>89</sup>。虽然陈独秀的言论有些过于偏激，但正是像陈独秀这样深刻的洞察其本质，才能进行彻底的批判，为社会发展开辟更为清晰宽阔的思想道路，这的确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 二、科学问题

科学是现代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能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促进社会历史的前进，同时也是人的价值的确认与展现，体现了人自身发展的目的。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的迅速发展变革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科学的精髓是以追求真理为根本任务的理性精神，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与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一样都具有把人生推向较高境界的作用。

### （一）陈独秀的科学观

陈独秀的思想比较多变而复杂，但贯穿其一生的思想一是对民主的追求，另一个就是对科学的推崇。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也是陈独秀高扬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陈独秀对科学的探索并不在开端，但陈独秀比他同时代和前时代的人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研究都更加系统深刻富有理性。陈独秀科学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西方科学文化作为参照系，主张科学与民主并重，重点在于向国人呼吁科学的精神。他对科学的推崇，目的不是让人们去研究具体科学，而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树立科学的态度，发扬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用科学头脑去洞察社会，认识新时代，探索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便更好的去改造社会”<sup>90</sup>。

陈独秀很早就“接受了西方近代唯物主义科学观”，在20世纪初曾“撰文介绍天、行星、日食等自然知识”，并大力“提倡普及科学知识”。<sup>91</sup>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把科学视为救国救民的途径，提出用先进的科学拯救落后的社会的思想主张，可以说陈独秀在20世纪初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积极宣传科学精神对于社会现代化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实践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独秀的科学观便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纵观陈独秀一生思想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科学以及科学精神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什么是科学，其内容是什么，特征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深入，陈独秀对科学的表述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陈独秀科学观大体包含如下内容：

1. 科学是主客观的统一。这个充满着辩证思想的科学观反映了了陈独秀尊重客观事物、否定主观臆断的科学态度。他主张“用实证原则和科学理性来衡量一切，判断一切”<sup>92</sup>，这一时期陈独秀对科学的表述明显是受到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2. 实证方法和归纳法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不二法门。陈独秀曾表达过：“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伦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sup>93</sup>。陈独秀“非常注重孔德所开创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且“对形式逻辑的归纳法十分推崇”<sup>94</sup>。

3. 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sup>95</sup>。从其文章著作中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到建党前后，陈独秀经常用唯物史观去观察和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也表明了他的科学观更加成熟了。

四，倡导科学精神。“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须无知妄作之风息焉”<sup>96</sup>。在陈独秀看来，是否尊重科学，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是关系到国民的优劣智愚、民族的强弱兴衰的重要前提条件。

## （二）陈独秀的科学现代化思想

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科学不仅是社会其他各领域发展的推动因素，也是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陈独秀在 1902 年第一次旗帜鲜明的宣传“科学与民主”，之后他始终持之以恒地为科学摇旗呐喊，并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观点，陈独秀科学现代化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发挥科学之功，增加生产效率。陈独秀提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sup>97</sup>的名言，体现了他对科学的推崇与重视程度。他认为科学之功有两大积极的社会作用：一是“精力之为物，大效用于人间之生活”；二是“原料精力变为有用精力之时，其效率必至增加”<sup>98</sup>。这两大作用充分说明了现代市场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即利用科学技术发明了机器，使生产原料在短时间内可以转化为有用物质，从而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科学知识之增长人间精力效

率”便可以提高。陈独秀进一步举例说明，比如农业生产，“古人胼手胝足，挥汗如雨”，但自从科技进步而发明机器之后“劳力极微，惟聚精凝神，安坐以操纵电盘与推进机而已。使人间之劳动，不同于牛马，科学之功用，自伦理观之，亦自伟大”<sup>99</sup>。陈独秀认为科学除了增加社会生产效率之功外，还让人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从陈独秀对科学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气息。

其次，以科学破除迷信，造成科学的社会风尚。陈独秀认为“科学的法则”使世界万物的生存与发展都有其规律可循，人的生活也不能受偶像的操控与主宰。由于封建思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存在着浓厚的迷信思想，而科学精神却暗淡无光。陈独秀对此强烈呼吁国民：反对落后传统以开拓自由民主的道路，反对封建迷信以建设科学的精神。陈独秀郑重地指出：“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作为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sup>100</sup>他提出鲜明的科学观点“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sup>101</sup>，破除迷信移风易俗。陈独秀认为在中国社会树立科学风尚从而实现科学现代化，必须首先要做到的是：“在普通学校里强迫矫正重文史、轻理科的习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的机关”；“在出版界鼓吹科学思想”；“设立贩卖普通的科学药品及工具，使人人得有研究科学之机会”<sup>102</sup>。

再次，发展科学，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陈独秀指出：“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sup>103</sup>。他积极提倡发展科学，并鞭辟入里的驳斥了泰戈尔所说的“科学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偏见。陈独秀认为现代社会“弱小民族物质文明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sup>104</sup>。现代社会的战争和侵略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这并非“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sup>105</sup>，而是阶级和私有制的产物。“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sup>106</sup>。陈独秀分析的非常透彻，只有科学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从而极大的丰富了社会物质需要，推动历史发展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阶段，成为“厚生的源泉”<sup>107</sup>。

### （三）陈独秀的科学启蒙思想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科学“源于人类对自然世界、精神意念及人类自身的理性思考”<sup>108</sup>。梁漱溟就认为“人之有所知，即其有科学之始。科学非他，就是人的精确而有系统的知识”<sup>109</sup>。亚里士多德曾最早给科学以明确的定义，他认为，“科学研究室一种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的活动，而科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解释，科学解释就是从有关某种事实的知识过渡到关于这个事实的原因的知识”<sup>110</sup>。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在此基础上将科学界定为“凡诉诸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一切确切的知识”<sup>111</sup>。曾留学于英国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认为：“凡学必有其因果公例，可以数往而知来者，乃称科学”<sup>112</sup>。显然，他们所界定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关于事物本质属性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以及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以理性的手段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客观、准确认识的活动及其成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

陈独秀曾经五次东渡日本，在那里他接受了自亚里士多德以至罗素的西方科学观念。陈独秀首次提出明确的科学概念是在发表于1915年9月《敬告青年》一文中，“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sup>113</sup>。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对科学作了广义、狭义之分，他认为狭义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广义的科学是指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别种应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该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应该包含在内），都应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人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sup>114</sup>。到了1922年5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更加确切的提出“科学是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sup>115</sup>。他认为“古代人的思想，大都偏于演绎法、怎么叫演绎法？就是以—个原理应用许多事实，到了近代科学发明，多采用归纳法。怎么叫归纳法？就是拿许多事实归纳起来证明—个原理。……我们自然对于这两种方法，应该互为互用。但是科学发明之后，

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sup>116</sup>。通过陈独秀在不同阶段的论述，可以发现陈独秀所理解的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知识，还包括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陈独秀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并屡遭西方列强的凌辱，不仅在于缺乏现代科学技术所衍生的现代器用文明，其根源在于我们缺乏现代的科学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把崇尚科学与反对封建迷信结合起来是非常切中时弊的。早在1904年陈独秀主编《安徽俗话报》时，就曾撰文反对“敬菩萨”、“烧香”等封建迷信活动，并且介绍人、地、日、月、行星、日食等自然知识，提倡普及科学常识。1915年《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对科学的社会作用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近代欧洲社会之所以进步和发展正得益于科学的发展和昌盛。“自约翰弥尔（J. s. Mill）的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国，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起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sup>117</sup>。而中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sup>118</sup>。“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sup>119</sup>。陈独秀将近代中国物质文明之颓废、文化发展之缓慢，归之于玄想之束缚和科学精神的缺失，这种认识代表了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因此，他在《新青年》首卷中就振聋发聩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sup>120</sup>。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通过比较东西文化的优劣，高举科学的大旗，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方法，反对偶像崇拜

和宗教迷信，努力向国人展示发展科学、弘扬科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将科学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其影响非常之深远。《新青年》之所以在知识阶层和广大民众中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与其倡导科学观念是不无关系的。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陈独秀倡导科学并以之作为开启民智的钥匙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作用的。

五四时期，陈独秀通过高举科学的大旗以唤醒民众、开启民智，这对于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而言无疑是寻找到了剂良方。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首先从中国器物方面何以不敌西方的现状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差异，从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新政”，都是这种认识的结果。这些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中国近代科技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重“道”而西方文化尚“器”。这种透过科技表象而直面哲理的文化归因，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如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就在其所著的《道器》一文中，明辨了维新派对“道”和“器”的关系的理解，他认为治理天下应以“道”为本，以“器”为末。所谓“道”是指万物与人生之本原，是“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器”是指万物，“如一切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sup>121</sup>。在西方列强侵略我国的情势下，郑观应等人也认识到，重道之中学与重器之西学应该“道器合一”，“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sup>122</sup>。清末维新派对西方科学的认识直接引发了近代中国以革新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导致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科技的热潮。晚清对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和江南制造局开设翻译馆介绍西方科技书籍，反映了西方科技对国人价值观的深刻影响。陈独秀秉承康梁之维新思想，不仅崇尚科学，而且将科学当成反对封建的锐利思想武器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 **（四）陈独秀对近代反科学思潮的批判及其社会影响**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近代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体”与“用”问题的激烈争论。“体”、“用”本来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体”指本体；“用”指功用。在宋代哲学里，体用的意义比较抽象，“体”指永恒的根本的深微的东西，“用”是指流动的从属的外发的东西；“体”是永恒的基础，“用”是外在的表现。



晚清社会的所谓“器用”和“政体”的讨论兼具科学与哲学的双重意蕴。对此，张岱年教授认为“这种理论用在文化观上，体就转义为文化系统的主导思想、基本原理，用则转义为在这种主导思想、基本原理驾驭支配下的具体的文化”<sup>123</sup>。所以，近代中国的“体”、“用”之辩，是具有非常深刻的时代内涵的，是全面触及中国文化中关乎全体中国人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在晚清时期并不是国人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在西方列强用现代科技轰开大清帝国大门时的被动之举，因而持论各方在理论准备上均不免仓促而各执一端。辛亥革命后，民国政体建立，但国势衰微的局面并没有丝毫的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于是，当时国内就掀起一股反科学的思潮。如杜亚全、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人将西方文明的弊端归因于西方科学的发达以及科学背后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对西方科学非人文走向进行深度反思，其见解是很深刻的，反映了古老的东方民族在不断加深对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认识，也是华夏民族用自己特有的生存哲学来衡量和校正西方科学功利主义的过程。但遗憾的是，在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特定历史时期，在袁世凯企图再行封建专制和亡国灭种的情势面前，科学所折射的理性的光辉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言无疑是急需的灵丹妙药，是任何玄谈所不可替代的。在迷信、保守和愚昧充斥的国度里，奢谈科学的副作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就连持论一向以稳重著称的胡适也莫不感言“中国此时还不曾享过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睛看看，这遍地的神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sup>124</sup>因此，陈独秀敏锐的指出：“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意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于东方化了。各国的政治家、资本家固然可以利用科学作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的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sup>125</sup>。在《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中，陈独秀反驳东方文化派批判科学的言论，他质问道：“当真西洋文明只有科学吗？我们只应该输入他们的科学，不输入他们的别种学问艺术思想制度吗？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言语学等，不比科学史难几倍吗？”<sup>126</sup>陈独秀还有针对性地批评了那些将科学与人文截然划分的思想，“像德国式的畸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的崇拜自然科学

万能，造成一种唯物派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学的哲学，造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是。若是把这两种畸形思想合在一处，便可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注脚了”<sup>127</sup>。他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也”<sup>128</sup>。针对“科学只能使物质方面增加便利，总不能给我们心灵上有许多便利和愉快，反觉着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等言论，陈独秀认为“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而战争的原因，“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sup>129</sup>。陈独秀崇尚科学，将科学视为现代文明的基础，重视科学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文化束缚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当然，在陈独秀的言论中叶确实存在将科学作用绝对化的倾向，他不仅将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和观念，甚至将科学视为可以与宗教相提并论的信仰，显然是悖逆科学精神的。

陈独秀的科学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有很深刻的影响。首先，陈独秀对科学价值的提升对于当时批判旧传统及促进科学文化的形成都有积极作用。在陈独秀的推动下，近代中国人的科学观从早期的“器物科学观”提升到“价值科学观”的层面上，并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陈独秀的号召下，五四时期的科学呼声响彻云霄，“有力批判了一切礼教、国粹、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以及鬼神迷信，科学价值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可，这对于社会改造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均有积极意义”<sup>130</sup>。其次，在陈独秀那里科学被认为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无论自然现象，还是主体行为，最终“都被诉诸于科学的解释”，特别是“将科学引入人生观，以科学原则界定人的自身”<sup>131</sup>。“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主体被纳入理智的框架，而成为一种思维的机器，人生变成了一种纯理智或纯逻辑的机械运作，本来丰满而复杂的人生领域变得干涸了”<sup>132</sup>。另外，在陈独秀那里，科学几乎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五四时期陈独秀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与他对科学的如此绝对化不无关系。

### 三、宗教问题

陈独秀对中国宗教问题非常重视，对于宗教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观点也非常鲜明。陈独秀的宗教观的前后有很明显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进化论为指导，以科学为武器，批判“孔教”，批判宗教，主张废弃宗教；中期转向赞扬基督教，并主张“用美与宗教来利导人们的情感”；后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支持“非宗教大同盟”运动。陈独秀的宗教思想显见于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大量文章。研究陈独秀的宗教观，有助于我们了解陈独秀思想的丰富内涵，发现陈独秀思想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历史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以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陈独秀的早期宗教观：以科学为武器，批判宗教

五四运动前期，陈独秀对宗教有鲜明的观点，他宣扬以科学为武器而废弃宗教。“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的新观念，号召新一代国人若“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sup>133</sup>。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宗教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

##### 1. 宣扬自由民主和进化论，极力反对“孔教”复辟

民国初年，袁世凯表面要求复尊儒学，暗地里却为复辟封建帝制的倒行逆施做准备，不仅要“祭天祀礼”，还提出“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公开发表《至总统总理书》，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sup>134</sup>。陈独秀坚决反对这股腥风浊浪，他认为此时的孔教已带有宗教的性质，愚昧百姓，使国家社会倒退不前，而且与封建帝制有“不可散之因缘”，因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sup>135</sup>。“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sup>136</sup>。这一期间陈独秀为了抨击这股“定教”逆流，撰写了许多精辟犀利的文章，明确指出，“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如果把孔教定为国教实在是“杜撰一宗教，设立一教主，亦必无何等权威，何种荣耀”<sup>137</sup>。并且他根据对宗教的

研究考察，深刻分析道：“宗教的实质，重在灵魂的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sup>138</sup>。“孔教之名不能成立”，根据孔子的思想言行，他不可能是宗教家，只能称为哲学家，强行把其定为国教，“岂不荒唐”<sup>139</sup>？而且陈独秀认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勉强定孔教为国教是为了袁世凯等人逞一己之私，但却违背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更违背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原则，实为“历史之大退步”<sup>140</sup>。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提出：“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何教，自由选择，皆得享受国家同等之待遇，而无所歧视”<sup>141</sup>。如果把孔教列入宪法，无异于蔑视其他宗教而强行信仰孔教，不但侵害了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严重阻碍和僵化了思想和文明的发展。这中倒行逆施的行为，不但阻碍社会发展进步，还会引起宗教战争和各种社会矛盾。可以说陈独秀的分析是非常鞭辟入里的。

## 2. 宣扬科学和无神论，对宗教进行激烈批判

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把对宗教批判的矛头直指“偶像”信仰。他认为神、仙、偶像都是宗教迷信的标志，“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就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当破坏”<sup>142</sup>。他呼吁国人“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sup>143</sup> 陈独秀还对宗教有神论观点提出质疑。在《有鬼论质疑》一文中，陈独秀提出环环相扣的八条质疑：“若鬼神非物质所蕴，则非感觉所及和科学所释，人们何以能见鬼形听鬼声？若鬼神真形开质具备，则可由科学所释，那二元论有甚存在的余地？若鬼神有质量，何为不占空间位置阻碍他物？若鬼神有形无质，则必是幻象，又怎知它实有呢？若鬼神非物体，何以有衣食男女象物质的人间一样？若鬼为灵与肉分裂，凭何保住其物质生存是音容笑貌？若鬼神属灵界与物质殊途，怎能用物质界的观念来推测它的有无存在？若人有鬼，则一切生物都有鬼神，为何有神论者不言见犬马之灵魂？”<sup>144</sup> 提出质疑后他随即开始揭露鬼神迷信的欺骗行为，“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毫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连篇，不独已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sup>145</sup>。陈独秀运用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

来说明，鬼相的形成只是幻觉而已，他强烈呼吁国民要以科学为武器揭露和抛弃有鬼论。另外，针对宗教宣扬现世和人生无意义的“虚幻论”，陈独秀也进行了批判，佛教中“印度诸师，悉以现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sup>146</sup>，而基督教认为“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然变为泥土”<sup>147</sup>。陈独秀抨击了这些说法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存在，“实在荒唐”，他发现这些虚幻的观点是导致当时中国人意志薄弱、麻木不仁、缺乏斗志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sup>148</sup>的错误的人生观，因此陈独秀撰写了《人生真义》提倡现实主义，提出与宗教虚幻论相对的积极有为的人生观。他认为人生虽然短暂，但人的存在与世界万物的存在都是现实的存在，尽管任何事物最终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需要有积极的人生观，既要“力求个人幸福、个性自由”，又要“力图对新社会作贡献，对他们有利”<sup>149</sup>，否则只会“薄现象而趣空观，厌倦偷安，人治退化”<sup>150</sup>。

### 3. 力主废弃宗教，用科学代替宗教

陈独秀认为，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遵循科学的理性可以使人类摆脱迷信的羁束，解放禁锢的心智，获得追求真理的能力。陈独秀首先对科学与宗教进行了比较：“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二曰，人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人为法者，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属之。……人类将来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日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sup>151</sup>。在古代，科学不发达，人类对世界万物及自身的人生问题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只能借助于宗教来认识世界以及视其为精神和心理依托。“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宗教之能使人以求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终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为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则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则不达’而已”<sup>152</sup>。如果没有科学，人类只能永远固守愚昧劣等的生活。陈独秀认为对于落后的宗教迷信思想，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引导人们认识世界认识真理，而科学的发展就是宗教的衰微，只有科学才能开拓人生真实信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 （二）陈独秀的中期宗教观：“用美与宗教来利导人们的情感”

在五四运动初期陈独秀曾激烈的批判宗教并主张废除宗教，到了1919年前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社会上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各种思潮也在急剧变动，陈独秀开始对自己早期所宣扬的一些观点产生了怀疑，思想陷入了矛盾和困惑。经过其思想认识的演变，陈独秀又提出了以“文化重建”为宗旨，以“情感补道德”为目的，重新倡导宗教信仰，他尤其称赞了基督教的教义，并且主张要用“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感情”<sup>153</sup>。此时他开始由批判宗教、废除宗教，转变为“倡导宗教，尤其是基督教”<sup>154</sup>。

### 1. 陈独秀宗教观的转变

随着社会运动的深入实践，陈独秀逐渐发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局限性，并认识到“新文化运动要注意团体的活动，要注意到创造的精神，还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去”<sup>155</sup>。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对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很悲观”，认为“发动工农运动又有相当大的阻力和障碍”<sup>156</sup>。所以陈独秀一改以前“科学万能”的观点，并视其为“极危险的人生观”需要“最近代思潮”来“救济”<sup>157</sup>。此时他“不再主张科学万能，而是主张科学的理想万能，要在纯本能、纯物质、纯客观实验之外加入情感的、人性的、主观经验的成分”<sup>158</sup>。陈独秀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还不发达，宗教仍然需要作为人们的精神活动使人的生活完整，所以宗教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积极的作用，他提倡不要盲目地反对宗教，“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种不好的宗教，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sup>159</sup>。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文中指出：“文化的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文化还有不够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sup>160</sup>。显然，“宗教开始以积极的角色进入了他的视野”<sup>161</sup>。他坦率的自我批评：“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重美术、音乐，也要反对宗教，不知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什么机械的状况，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sup>162</sup>。

陈独秀通过对比中西文化的差异，得出“支配中国人民心底最高文化的，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的，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爱与信的情感”<sup>163</sup>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崇尚伦理的道义，而西洋则崇尚“美

的宗教的纯情感”<sup>164</sup>，由于情感的力量是具有支配作用的，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离开情感只是种僵化的形式，缺乏内省和自律的力量，而离开情感的知识也只是片段的并非连贯完整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源里没有“美的、宗教的纯情感”，加之中国的伦理道义又离开了情感，只有伦理的（尊圣、载道）和物质的（记功、诲淫、怨穷）传统理念，这是导致中国人麻木不仁和“堕落的根由”<sup>165</sup>。陈独秀又分析说，人类的各种思想和行为，均是由于受了外部的刺激和影响，从而内起反应所至，但中国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外部有了刺激但内部无动于衷，本质原因就是中国文化里缺少情感这一重要因素，相当于缺乏原动力。因此要拯救中国的文化的偏弊，“应该抛击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浓厚的情感。把美与宗教的情感，纯洁而深入普遍我们生命源泉里面，把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sup>166</sup>。

## 2. 陈独秀积极称赞基督教的“根本教义”

陈独秀的宗教观彻底向基督教倾转的标志是1920年《基督教与中国人》这篇文章的发表，文中深刻发掘基督教中“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sup>167</sup>的根本教义。陈独秀通过大量摘引《圣经》的经文，将这种“爱的教义”，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陈独秀认为基督教具有崇高的牺牲精神。“我的肉真是食物，我的血真是饮物”<sup>168</sup>；“吃我肉饮我血的人，与我合一，我也与他合一”<sup>169</sup>；“请你们满饮此杯，因为这是我的血，为誓约，为众人赎罪流的血”<sup>170</sup>。

其次，陈独秀认为基督教具有伟大的宽恕精神。“你们宽免别人的罪，天父也要宽免你们的罪”<sup>171</sup>；“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才是天父的儿子”<sup>172</sup>；“勿敌恶人，有人打你右边的脸，你再把左边给他。有人到官司告你，取去你的上衣，你再把外套给他”<sup>173</sup>。

再次，陈独秀认为基督教具有平等的博爱精神。“使瞎子能看、跛子能走、聋子能听、有痲病的人洁净，死的人复活，穷人得着福音；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你自己；卖你所有的东西，送给穷人，如此你将得着天国的财宝……”<sup>174</sup>

陈独秀据此开始强烈赞美基督教并宣扬其教义，他认为这些伟大的精神都集

中体现在一个“英雄式的伟人”<sup>175</sup>即耶稣身上。因为“耶稣是穷人的朋友，耶稣不曾为救国而来，是为救全人类永远生命而来”<sup>176</sup>，所以我们“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sup>177</sup>。对于“如何才能将基督耶稣伟大的人格和深厚的情感灌注到自己的血脉之中呢”<sup>178</sup>？陈独秀的想法简单明了：“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义，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与我合二为一。他曾说：你求，便有人给你；你寻，便灵得着；你敲门，便有人为你开门”<sup>179</sup>。换句话讲就是我们“不需要借助于基督教的外在的宗教生活形式”，只需要用心灵直接和耶稣对话，用信念和精神感受其真义，就可以得到耶稣“伟大的人格和生命”<sup>180</sup>。

陈独秀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没有受益于基督教的原因。他《基督教与中国人》中作了很多分析，可以归纳为十条原因：“1，吃教者甚多，信教者甚少；2，以传教为侵略工具；3，中国尊圣攘夷；4，圣教与上流社会为伍，耶稣与穷人为友；5，媚外激怒人民，尊圣激怒教徒；6，正直的教徒维护人权，邪僻的教士袒护恶棍；7，基督教的信仰与中国敬祖相冲突；8，白话文的《圣经》不如《四书五经》古雅；9，中国人视科学为神奇鬼怪；10，天主教的神秘引人生疑”<sup>181</sup>。陈独秀还认为：“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我们中国人回顾从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是一味蛮横！……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之四五百年，所以我以为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的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sup>182</sup>。显而易见，陈独秀已经完全由批判反对宗教转变为宣扬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虽然他的观点主张有偏颇之处，但是对于理性看待宗教的文化作用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 （三）陈独秀的晚期宗教观：支持“非宗教大同盟”运动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中国社会的深入改造提供了方向指导。陈独秀逐渐理解并接受了唯物论，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支持“非宗教大同盟”运动，并将反宗教运动同反帝反封建运动结合起来。通过陈独秀对宗教问题的论述，可



以发现此时陈独秀的宗教观的几个明显变化：

### 1. 支持“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批判基督教

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被 1919 年的巴黎和会激发起来，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动荡，人民的反帝呼声不断高涨，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中国的宗教问题的焦点也从反对落后的封建迷信，转变为反对随着西方列强一起涌入中国社会活动的思想文化入侵，所以这个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基督教。1922 年初，发生了世界各国在华的基督教学生同盟向中国的公开挑战的事件，这一事件强烈激起了学生界的气愤，随后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的学生，自发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开始进行反基督教运动。紧接着“非基督教运动”发展扩大为“非宗教运动”，并且在北京成立“非宗教大同盟”<sup>183</sup>。陈独秀一改以前赞美基督教的态度，转而支持这个运动，开始批判基督教，并快速发展为批判一切宗教。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进行了重新思考，并对其教义从整体上表示了怀疑和否定，“指出基督教教义中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原始罪说与上帝全能说不相应”<sup>184</sup>。陈独秀质疑道：“这万恶的世界是谁创造出来的？人类无罪，罪在创造者？由此可以看出上帝不是‘非全善’，便是‘非全能’，我们终不能相信全善的而又全能的上帝无端造出这样万恶的世界来”<sup>185</sup>。他开始醒悟到，“耶稣一生的历史，像降生、奇迹、复活等事，都没有历史和科学的证据，使我们真实相信”<sup>186</sup>。有了这些认识做基础，陈独秀进一步揭露了当时在中国的基督教会的本质：“纵观基督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另人悲愤而且战栗，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sup>187</sup>。基于这些结论，陈独秀的态度马上转变，开始积极支持学生界的“非基督教运动”，并配合这运动的发展及时作出理论上的辩护。

### 2. 把宗教问题与反帝反封建相结合

1922 年在学生界发起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最初的宗旨是反对宗教文化入侵和“排斥一切宗教徒”，随着运动的深入和理论的研究，发现问题的实质在于“真正要反对的是基督教在中国作为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sup>188</sup>。为了响应运动的进行和适应这一发展所需的理论要求，陈独秀开始“把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认识与反帝反封建自觉地结合起来，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sup>189</sup>。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认识到在宗教表面所掩护下的深刻的阶

级矛盾。陈独秀说：“大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本国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的导引”<sup>190</sup>。陈独秀得出结论：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政策就是“我给你圣经，你给我权利”<sup>191</sup>。同时，陈独秀也强烈反对基督教提倡的博爱和牺牲，他认为这是盲目的：“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所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过去是旧教一天主教的罪恶，而现在可算是新教—基督教的罪恶。旧教的罪恶是横暴，新教的罪恶是堕落”，本质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带着正义人道的色彩！”<sup>192</sup>

### 3.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宗教进行评述

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他也曾系统阐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分析和解决中国宗教问题上最早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陈独秀在这一方面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对于中国复杂的宗教问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论述。陈独秀的这一转变最鲜明的表现在1922年《马克思学说》一文的发表，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全面的理解并运用到各个方面。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武器，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批判不仅在于揭露其教义带有的浓厚的阶级性，还深刻指出“教会也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sup>193</sup>。陈独秀的宗教观发展到此时，已经比较成熟，对宗教问题有了比较全面而且正确的认识，比如他在解释宗教产生和进化的社会历史原因时，不但分析了其产生和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也注意到了地理环境等因素。可以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陈独秀，在分析问题过程中思维更加敏锐，视野也更加开阔了，所以得出的结论就比较全面深刻了。

再这一阶段陈独秀所撰写的文章中，他侧重强调不同学说和各国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通过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物质基础、社会阶层、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分析，阐述了宗教的不同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他分析道：“孔子的学说思想所以发生在中国也决非偶然之事……这完全是中国的社会才产生了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了中国的社会……我相信耶稣若生在中国，也必然主张夫妇、父子、君臣的伦理道德，孔子若生在印度，也必然是

一个悲观厌世的宗教家，释迦摩尼若生在欧洲，也必然是一个主张自由进取的伟人。因为他们所在的社会都有支配他们思想的力量”<sup>194</sup>。他进一步用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分析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离开了社会，主张个人物质及精神完全解放以再造社会，是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这只会造成社会的紊乱和落后”<sup>195</sup>。陈独秀还提出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独特观点，即地理环境对宗教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印度地居热带，酷暑如焚，人人皆极世悲观之思想，故造成释氏之学说。……耶教重自由进取……然究其缘由，亦以欧洲多岛，交通便利，人民轻于迁徙往来，故无家族观念”<sup>196</sup>。陈独秀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了宗教的发展规律，指出宗教的发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生发展是同样的，最终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变、消亡。

## 四、传统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现代化发展正突飞猛进的进行着，随着西方各帝国主义的入侵我国也被迫打开国门、被动的卷入这场不可避免的现代化发展浪潮中，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侵略，文化方面所遭受的冲击也非常强大。

中国在历史上连续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专制传统是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古老守旧的民族在步入现代社会以后，就算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古老而漫长”的专制传统、风俗习惯、理论道德不会突然从人们的头脑意识中消失，而其方方面面的影响总会“死灰复燃”<sup>197</sup>。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最可悲的是长期在专制统治下生活的广大人们，对于旧的封建奴役思想已经习以为常，对“欺骗和腐败也已经习惯”，人们对国家对社会总是“麻木不仁”，更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狭小生活圈，“眼睛紧紧盯着自己已经获得的地位和财富”<sup>198</sup>。陈独秀深刻的指出过，这样的国民其实只是“一盘散沙”，虽然“人数众多，但却没有真正的组织成一个社会”，他们“受了私欲的蒙蔽”，对于他人和社会“无动于衷”<sup>199</sup>。这样的民族和社会，现代社会中“健全的法律和理性的行动”是很难进入其中的，因为“其意志和灵魂早已经被腐化”<sup>200</sup>。只有一场彻底有力的思想革命，才能将处于蒙昧混沌状态的广大国民唤醒，从而使中国社会逐渐摆脱皇权专制和落后的宗法伦理，逐渐走向现代社会，建立民主政治体制。

随着日益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首先就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封建习俗进行了反思。当时发生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袁世凯复辟称帝，以及康有为发表《致总统总理书》，遭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强烈抨击。可以说，这两件历史事件是陈独秀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思想的导火索，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假借儒家传统思想以实施复辟的行为，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传统思想和传统礼教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从思想观念上强烈批判束缚人和社会进步的封建落后传统，深刻指出中国落后的传统思想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应该被淘汰，他倡导广大国民解放思想，接受新知识和进步文化，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可以说，陈独秀对传统的批判是这个时代思想激荡的缩影，映射出整个新文化运动知识界对传

统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的深刻反思，这也从侧面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将如何走入现代化。可以说，陈独秀这一思想历程在当今社会中也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 （一）陈独秀痛陈封建传统习俗的危害性

陈独秀分析封建专制的危害时指出：“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智，民气，扫地尽矣”<sup>201</sup>。在中国古代“家天下”的专制体系中，国家就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君主是天子的化身，操控着法律、政治、经济、军事等所有权力，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广大百姓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底层地位。这样的社会制度又被封建纲常思想从道德上心理上牢牢操控着，统治者不断施行愚民政策，使人民没有意识觉醒的机会，落后思想根深蒂固的扎根在人民的头脑中，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行为，使百姓世代都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和压榨对象。人民终日劳苦，谨言慎行，还要对统治者言听计从，感恩戴德，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实质上就是奴隶，“哪里还有自由可言呢？”<sup>202</sup>“民众出粟米麻丝，做器皿，通货财，以事上者也”<sup>203</sup>。广大民众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只不过为统治者作威作福提供物资而已，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世世代代都是如此。“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努虏待吾民。虽有原省，原省以奴虏而已矣……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民虏自待”<sup>204</sup>。自从秦朝以来，各朝各代的封建统治虽然有松紧之别，但是统治者对民众的策略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只是把民众看做奴隶，即使有宽宏省查之时，那种宽宏省查只不过是粉饰太平而已；即使有统治者对人民的关心，那种关心也不过收买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罢了。统治者看低民众，民众也自轻自贱，根本不把自己当做“人”看待。奴役的地位和奴役的思想导致人民的地位长期以来不能提高，也导致他们混沌无知无所作为，只能养生送死糊涂度日而已。陈独秀指出这种落后传统对人民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是：

#### 1. 人民不关心国事

思想的禁锢使人民意识狭隘，普通百姓往往只知道有家的概念，而不知道国

家是什么。人们往往只对家庭和家族的事情特别关心，但完全没有国家和民族意识。“他们每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sup>205</sup>。他们做官也不是为了国家人民富强而为国效力，而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买田制地，光宗耀祖，“至于国家怎么能过兴旺，怎样才能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sup>206</sup>。“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他总说国事有皇帝官府做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越是有钱的世家，越发只知道保守家产，越发不关心国事”<sup>207</sup>。“至于士农工商各项平民，要是各保其家，便是俗语所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sup>208</sup>。陈独秀指出，人们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管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安危，完全不能理解“国家”的概念，只是把“国家”与以前的封建王朝等同起来，他们不知道“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sup>209</sup>。他们更不懂“家”与“国”的关系，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需要全体国民一起保家卫国。

## 2. 养生送死，听天由命

作为现代人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即由自己做主，尽人力，而在封建社会中，由于传统思想的禁锢，一般民众没有自我意识只知道“听命于天”。针对这种普遍的状况陈独秀说：“偏偏我们中国人，无论何事，都是听天由命，不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的，因此国力衰弱到这步田地，还是懵懵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sup>210</sup>。处于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对自身的力量没有清醒的认识，更不知道把握自身的主动权，自己无法支配自己的人生，一切都必须依赖外界的力量，陈独秀痛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专制思想的毒害，这种制度对人们的残害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将人们的自由权利剥夺了，使得人们对自己缺乏信心。“总之以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个天命做主，人不用费一毫心，费一丝力的，若无天命，就是费尽心力，也是枉然”<sup>211</sup>。人们的思想被传统深深的束缚，没有能力接受新的事物，个人就没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了自我的意识。

## 3. 缺乏“抵抗力”

针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对人们的牢牢束缚，陈独秀提出了增加人民的“抵抗力”观念，他认为这是指“万物各执着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

自然相战之谓也”<sup>212</sup>。而“抵抗力”的作用不仅在于趋利避害，也可以根据其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就个人而言，这种力量既能战胜自然灾害，又能克服人类自身的不足；就社会而言，既能抵抗外来侵略，又能平抑强暴侵扰。但是，由于缺乏抵抗力，社会方面导致“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行，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sup>213</sup>。道德方面导致“人秉自然，贪残成性，既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力，亦将随波逐流，莫能自拔，强言不欲，非伪即痴”<sup>214</sup>。因此，社会混乱，积贫积弱，道德沦丧，人心麻木。

## （二）陈独秀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文化与传统的批判与重建的运动，其宗旨是为国人介绍、确立一种新的人生观，本质上是为了突破当时的社会愚昧落后的现状，为国民开拓出一片新的思想空间。

陈独秀认为，现代人类社会进步有两个基本的条件，即民主和科学。他认为恰恰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时间太长，皇权帝制虽然被推翻了，但数千年来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和落后的传统，其中即包括人民生活习惯也包括人民的思维方式，都深受这种传统的毒害太深，所以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利用西方先进思想来解决这个社会难题，让人们有意识有觉悟的来冲破传统的束缚，自觉地思考自身的发展问题。当然，陈独秀提倡的“以科学来反对传统”的思路虽然有些道理，但深究之后也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因为科学的确是一种先进文明，但传统中的各种因素，如宗教、文化等等，它们都属于不同领域，无法相互取代，只能相互影响，力求以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的态度达到对传统的改造。但是当时陈独秀对于科学的信仰非常坚定，明确提出并坚决主张要“以科学代替传统”<sup>215</sup>。从他的各种论著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陈独秀不遗余力的积极鼓吹“科学万能的思想”、“科学主义”，这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在新思想界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sup>216</sup>。

他的理由很简明：因为科学思想的特点是要求明确清晰，反对含混笼统。而当时社会上那些顽固不化、因循守旧、固守传统的人就是因为不明科学的真义，才会固执的沿袭传统思想和陋俗。陈独秀还认为“别尊贵明贵贱”这种的传统礼教制度更加强化了阶级制度和奴化主义，这套礼教制度完全是“宗法封建时代所同然”。换句话说，陈独秀认为传统的价值观适应了以往中国宗法社会的需要，

虽然以前有其存在价值，但“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一文不值”了。所以陈独秀认为应该在本质上严格区别现代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落后的守旧的一切传统都应该被新社会所革除和抛弃。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陈独秀是站在在社会的现代性发展的基础上来反对旧的传统。他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孔教》等反传统的文章标题就鲜明的点明了他的思想立场，而且他进一步认为：旧的传统在本质上与现代生活是不相容的，所以“存其一必反其一”。<sup>217</sup>

仔细研读陈独秀在这一阶段的文章，如《驳康有为之共和评议》、《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复辟与尊孔》、《袁世凯复活》、《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这些都是他反传统的代表之作，文中他尖锐的批判了康有为假借孔子之名、假借儒家传统思想，为其封建帝制复辟活动制造舆论。而陈独秀的反传统、批孔等思想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其他人的批孔有所不同，陈独秀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极其明确的针对性来批判的。他批判的是倒行逆施的历史倒退行为和落后思想传统的死灰复燃。也可以这样说，陈独秀的批孔并不是针对孔子和传统文化本身的。陈独秀在结合当时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况批判传统的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向国人引进一种新的观念来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冲出愚昧落后的传统，走向现代化发展。



## 五、社会开放问题

中国的社会结构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变。“传统儒家思想赖以生成的宗法血缘的家族制度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已经微弱，城市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已经完全替代了乡村，而且产业革命率先在城市实现之后已经更大规模的流向了农村”<sup>218</sup>。工业革命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共同作用已经“彻底的瓦解了历史上所谓的家族的或者家庭的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作用，使传统社会逐渐开放，过去的宗族制度以及伦理习俗在现代社会中“不再有任何社会作用”<sup>219</sup>。可见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政治统一的合法性也不再诉诸那套陈旧的纲常名教，而是来自人民的意志和程序的合法性”<sup>220</sup>。

这只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从其中的变化可以看见传统的、曾经主导过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儒家思想伦理道德“已经完全的失掉了她曾经拥有过的丰厚的社会土壤”，儒家思想传统，是因为庞大的以“宗法血缘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家族制度支撑了这一思想传统<sup>221</sup>。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多数国家都走过类似的道路，由思想观念上的文化批判，到理论的进步，到具体的实践，再到社会的逐渐开放。这种历史转变的深刻内涵既体现在价值观层面，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全面深刻的变革。

### （一）陈独秀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思考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封建落后文化思想的批判客观上为社会现代化思想的传播以及进一步开放社会风气创造了条件，他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提高了国民觉悟，开拓了西方进步文化在中国社会传播发展的道路，加之他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的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所需要的理论指导。陈独秀对西方文化观念的宣传和对中国落后文化的批判与重建，对中国社会的开放和进步起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极具社会影响力和理论价值。

陈独秀对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和性质颇有一番见地，陈独秀作过一下描述：“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具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册，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sup>222</sup>。陈独秀认为，

私有财产以及以此为经济基础的“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乃是现代生活结构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两大支柱，而旧社会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精神与现代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旧的宗法社会中，“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sup>223</sup>。而在以封建伦理纲常为主流价值观的中国传统社会里，为人子、为人妻者，完全依附于家长和丈夫，没有个人的独立财产，因而也失去了个人的独立人格。陈独秀是从人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角度来立论的，他由此呼吁，现代社会首要的就是推翻旧时代一切思想观念上的束缚，旧社会中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宗法礼教、陈旧陋俗等都属于封建时代阶级社会的内容，都是应该随着封建统治的覆灭而被革除，这些“绝不适合现代生活”，“与近世文明绝不相容”<sup>224</sup>。

早期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倡导国民重建一种新的“人生论”，其实质就是通过人的意识觉醒，从而达到社会风气的开放。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到现在也并未完全实现，人的素质仍需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也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有待于广泛的普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处在探索与实践的漫长路途之中，可以说陈独秀所积极提倡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尤其是现代人的新的“人生论”，这种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主张，在当今中国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我们后人要充分理解陈独秀这一思想的深刻性和历史延续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要把握核心问题，体现制度的优越性和时代的主体。现在也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这一影响的历史延续性。可以说，科学和民主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陈独秀所倡导的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那些因素，如科学、民主、人权、法制、自由、平等、人格独立、人性解放等几乎已经成为了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缺乏这些基本因素的社会不能被称之为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沿着陈独秀的思考继续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 （二）陈独秀探索如何建设现代社会

陈独秀对现代社会的构想比较全面，也体现了他在民主、法制、人权、经济、道德等各方面的思想主张。陈独秀认为现代社会要具备如下性质：

1. 现代社会是“法制之社会”<sup>225</sup>。陈独秀认为现代社会与旧社会的根本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论述了宪法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上的根本保证，是对权力的约束和限制，也是现代法制社会

精神的体现，他说：“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力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也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最高权力之一切举措均需以法律为其唯一的准绳”<sup>226</sup>。其次陈独秀强烈主张现代社会必须革除过去的人治，而建立“法制之社会”，一切社会中的政治、经济运行都要根据法律准则，绝不能再有尊卑贵贱之分。他认为旧的宗法社会中提倡的三纲五常等伦理，实质就是维护阶级尊卑的制度，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强调的是“片面之义务和不平等之道德”<sup>227</sup>。这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务必要革除，这也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内涵。

2. 现代社会是“不断进步之社会”。社会进化论一直是陈独秀所推崇的，他以此为武器，论述了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发展之过程”<sup>228</sup>当中，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是如此，陈独秀说：“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所以也“不可能存在着一种万古不变的道德伦理之教条”<sup>229</sup>。陈独秀通过对孔子思想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道理：“孔子生长于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sup>230</sup>。基于此，陈独秀认为现代社会应该是“共和时代”，所以“产生于封建时代、服务于封建时代的一切落后标准并不适于现代社会了”<sup>231</sup>。

3. 现代社会是以思想、经济的“个人独立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陈独秀认为：“现代社会，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任何独立，与经济学上个人之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sup>232</sup>。陈独秀又对比了现代西方社会：“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sup>233</sup>。所以他得出结论，即思想上的“个人独立主义”是以经济上的“个人独立之主义”为基础的，而个人独立主义则是促进社会进步和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最大的力量。陈独秀所论述的“个人独立之财产或私有经济是伦理意义上的个人独立的物质基础。伦理上的独立主义显然是指个人独立之人格”<sup>234</sup>。而强调“个人独立之人格”<sup>235</sup>是陈独秀对于现代社会论述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其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一个重点。

4. 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人权平等说”基础上的社会。陈独秀认为，“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但其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之后，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sup>236</sup>，三纲五常所倡导的“别尊贵，明贵贱”是一种“阶级制度”，儒学礼教则是“宗法封建社会”的产物，宗法社会又是“以家族为本位”，而不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与权利，因此“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全部听命于家长”<sup>237</sup>。所以，陈独秀对封建宗法制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落后局面的“最大之缘由”，这种没有人权的社会制度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多弊端和严重后果，比如“损失个人独立自为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制约个人之生命力”等等<sup>238</sup>，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还通过近代西方社会的说明这个问题：“西洋民族举一切之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sup>239</sup>。陈独秀指出，在现代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役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sup>240</sup>。因为近代社会有“人权平等之说兴起”，所以，陈独秀呼吁作为现代社会里的国民“应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sup>241</sup>等等，这都是陈独秀对现代社会中人权重要性的强调和重视。

5. 现代社会是“民主之社会”。陈独秀通过考察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是主权在民的民主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为人类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sup>242</sup>，人民除了拥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还必须具有政治权利，这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需求。陈独秀进一步指出：民主政治“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佬所能负之而趣”<sup>243</sup>。现代民主政治“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sup>244</sup>。陈独秀的观点很明显，就是提出现代社会中衡量国家民主政治的准则就是：是否大多数国民具有民主政治的意识以及是否大多数国民参与政治，是否主权在民。陈独秀认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sup>245</sup>，所以陈独秀殷切期

盼中国的将来必须走民主政治的道路，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6. 现代社会是科学和科学精神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陈独秀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中，科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科学与民主一样”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主要之动力”<sup>246</sup>。所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就必须重视科学的重要作用陈独秀所说的科学还包含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以及科学的态度。陈独秀曾说过“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须无知妄作之风息焉”<sup>247</sup>。陈独秀一个国家否尊重科学，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是关系到国民的优劣智愚、民族的强弱兴衰的重要因素。他“要求人们在生活中树立科学的态度，发扬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用科学头脑去洞察社会，认识新时代，探索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便更好的去改造社会”<sup>248</sup>。这时陈独秀所倡导的现代社会的的重要特点，这个精神内涵也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继续发展前行的基本条件。

注释:

- <sup>1</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3页
- <sup>2</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3页
- <sup>3</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5页
- <sup>4</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5页
- <sup>5</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3页
- <sup>6</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3页
- <sup>7</sup>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 <sup>8</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3页
- <sup>9</sup> 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页
- <sup>10</sup> 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3页
- <sup>11</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 <sup>12</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 <sup>13</sup> 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3页
- <sup>14</sup> 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4页
- <sup>15</sup>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第40页
- <sup>16</sup> 贺长龄:《清经世文献》第49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2页
- <sup>17</sup> 《近代史资料》第2期,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15页
- <sup>18</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8页
- <sup>19</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53页
- <sup>20</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 <sup>2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9页
- <sup>2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页
- <sup>2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
- <sup>2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 <sup>2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 <sup>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132页
- <sup>2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 <sup>28</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3页
- <sup>2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 <sup>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6页
- <sup>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 <sup>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 <sup>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 <sup>34</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0页
- <sup>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 <sup>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 <sup>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 <sup>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 <sup>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 <sup>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 <sup>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 <sup>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 <sup>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
- <sup>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
- <sup>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
- <sup>4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7页
- <sup>47</sup>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 <sup>1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
- <sup>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 <sup>5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
- <sup>5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 <sup>52</sup>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 <sup>5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 <sup>5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 <sup>5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 <sup>5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4页
- <sup>5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266页
- <sup>58</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 <sup>59</sup> 转引自胡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陈独秀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 <sup>60</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 <sup>61</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 <sup>62</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 <sup>6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6页
- <sup>6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 <sup>6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9页
- <sup>6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
- <sup>6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 <sup>68</sup> 陈家刚：《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 <sup>69</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 <sup>70</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 <sup>71</sup> 转引自汤志钧：《康有为论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7页
- <sup>72</sup> 转引自汤志钧：《康有为论证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7页
- <sup>73</sup>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宣言书》，《师复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9页
- <sup>74</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 <sup>75</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 <sup>76</sup> 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9页
- <sup>7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
- <sup>78</sup>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24页
- <sup>79</sup>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绛纱记》是陈独秀的好友苏曼殊所作，陈独秀为之作序。
- <sup>8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 <sup>8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127页
- <sup>8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页
- <sup>83</sup>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 <sup>84</sup>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 <sup>8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6页
- <sup>86</sup>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 <sup>8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
- <sup>88</sup>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 <sup>89</sup> 《佛化恶人》，《向导》第80期，转引自陈家刚《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 <sup>90</sup> 柯友华《陈独秀的科学思想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 <sup>91</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5页
- <sup>92</sup> 柯友华：《陈独秀的科学思想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 <sup>9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
- <sup>94</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7页

- <sup>9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 <sup>9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 <sup>9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 <sup>9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 <sup>9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第215-216页
- <sup>10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第216页
- <sup>10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10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2页
- <sup>10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 <sup>10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 <sup>10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3页
- <sup>10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 <sup>10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 <sup>108</sup> 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 <sup>109</sup>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
- <sup>110</sup> 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 <sup>111</sup> 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64页
- <sup>112</sup> 严复：《严复集》，上海：中华书局，1986年，第125页
- <sup>1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 <sup>1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8-219页
- <sup>11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9页
- <sup>1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3-454页
- <sup>11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9-160页
- <sup>11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 <sup>1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161页
- <sup>12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 <sup>121</sup>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
- <sup>122</sup>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243页
- <sup>123</sup>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21页
- <sup>124</sup>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全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9-200页
- <sup>125</sup>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 <sup>126</sup>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书信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 <sup>12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 <sup>12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 <sup>12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8页
- <sup>130</sup> 胡旭华、邱若宏：《陈独秀的科学思想探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70页
- <sup>131</sup> 胡旭华、邱若宏：《陈独秀的科学思想探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70-71页
- <sup>132</sup> 胡旭华、邱若宏：《陈独秀的科学思想探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71页
- <sup>1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2页
- <sup>134</sup> 张鸣：《摇晃的中国》，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 <sup>1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1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 <sup>1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 <sup>1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 <sup>1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 <sup>1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 <sup>1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5页
- <sup>1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1页
- <sup>1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
- <sup>1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4页
- <sup>1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7页
- <sup>14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9页
- <sup>14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9页
- <sup>148</sup> 谭嗣同：《仁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19页
- <sup>14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6页
- <sup>15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
- <sup>15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0页
- <sup>15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7-390页
- <sup>15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页
- <sup>154</sup> 贾立臣：《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轨迹》，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 <sup>15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2页
- <sup>156</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 <sup>157</sup> 任建树：《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 <sup>158</sup> 贾立臣：《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轨迹》，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 <sup>15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3页
- <sup>16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5页
- <sup>161</sup> 贾立臣：《陈独秀的思想发展轨迹》，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
- <sup>16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 <sup>16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16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 <sup>16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0页
- <sup>16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2页
- <sup>16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
- <sup>168</sup> 《约翰传》六之五十五，转引自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sup>169</sup> 《约翰传》六之五十六，转引自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sup>170</sup> 《马太传》二十六之二十七、二十八，转引自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sup>171</sup> 《马太传》六之十四，转引自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sup>172</sup> 《马太传》五之十四，转引自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sup>173</sup> 《马太传》五之三十九，转引自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sup>174</sup> 《马太传》五之三十九，转引自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sup>17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
- <sup>17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7页
- <sup>17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 <sup>178</sup> 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179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 180 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淮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18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 18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9页
- 183 任建树：《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 184 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淮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18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 18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8页
- 18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8页
- 188 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淮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189 孙小金：《陈独秀宗教思想研究》《淮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190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 19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页
- 19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7页
- 19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页
- 19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0页
- 19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
- 19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 197 汪熙：《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 198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 199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 200 汪熙：《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 20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
- 20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 203 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6页
- 20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 20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5页
- 20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 20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 208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 209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 210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 211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
- 212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 21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 21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页
- 215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 216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 21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 218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页
- 219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 220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页
- 221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 222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 223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 224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 225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 22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 22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6页

- <sup>22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 <sup>22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4-265页
- <sup>2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 <sup>2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6页
- <sup>2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2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234</sup> 朱文华：《陈独秀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218页
- <sup>2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 <sup>2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1页
- <sup>2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3页
- <sup>2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页
- <sup>2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 <sup>2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4-135页
- <sup>2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134、370页
- <sup>2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 <sup>2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2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2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
- <sup>24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 <sup>24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 <sup>248</sup> 柯友华：《陈独秀的科学思想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 第七章 陈独秀的人的解放思想

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现代化的发展是由人来推动和参与的，人的观念、素质、思维、行为方式，直接影响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sup>1</sup>。因此，“现代化发展不能忽视人的现代化，而且要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和基本要义。”<sup>2</sup>

在对中国文化、社会等问题的思考中，陈独秀总是会借助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这跟他最初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陈独秀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他不同意仅将西方文化看作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这种“浅薄看法”<sup>3</sup>。陈独秀认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在文化中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样只会把中国引上一条“只注重实用技术”<sup>4</sup>的社会发展道路。所以陈独秀得出自己的结论，即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应该是“人生论”<sup>5</sup>。陈独秀的思考的确具有远见，也十分深刻透彻，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现代社会进步的本质问题。基于这种认识，他创办《新青年》的目的在于帮助国民，尤其是广大中国青年进行思想和人格上的重建，转变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确立新的人生论”<sup>6</sup>，并依此来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的变革，也可以说是人的变革。在陈独秀看来，不经过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和道德革命，“其它一切的变革都将无济于事”，即便暂时取得成功了，也“不可能持久”<sup>7</sup>。因为陈独秀看到了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里，政治制度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最迫切的最亟需转变的是人的“根本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人的现代化变革，因此他曾反复强调“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sup>8</sup>。所以中国要真正脱离贫穷落后腐败的局面而走向独立先进富强，首要的革命就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中国人有作为现代人的觉悟和意识，重新塑造新时代的中国人。也只有完成了人的思想意识革命，才能保证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其它方面的发展能正常进行，因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所有问题中最本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哈佛大学教授英格尔斯仔细考查了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发展变化及其现代

性表现的个案分析，把“现代人”的特征概括为 12 项<sup>9</sup>，基于这些特征，他把“现代人”的特点归纳为：“现代人是一个自由的、积极参与的公民；现代人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现代人能独立于传统权威，有高度的自主性；现代人乐于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sup>10</sup>。本文将参照这些标准，主要分析和探讨陈独秀在“人的现代化”问题上做出的努力和探索以及对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影响。

## 一、人的现代化问题

自五四时期开始，陈独秀就通过文化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等途径积极倡导和宣传“现代人”思想，他大声疾呼“人的觉醒”，这是“五四先贤们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贡献”<sup>11</sup>。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陈独秀所提倡呼吁的新思想新观念“已经完全超越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触及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根本的一个环节”<sup>12</sup>。

陈独秀主要是在《新青年》这样一批朝气蓬勃的报刊杂志上撰文来阐发和宣扬他的思想观点，他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就从“观念宗旨”层面上急切呼唤“人的现代化”。当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大量文章，呼吁弘扬“人的精神”，为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创造了新时代”也“促进了国民现代化进程”<sup>13</sup>。而如今，“人的现代化”问题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国人的现代性素质已经是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

### （一）“改造国民性”：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尝试

陈独秀所提倡的“对国民性的改造”，实质上就是对国人的“现代化改造”，陈独秀在此问题上做了大量思考和努力。这是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在透彻分析我国历史社会情况，并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救国之道，陈独秀是这场“改造国民性”运动的领导人，撰写过大量文章在全社会进行了广泛呼吁，社会影响很大，为我国国民意识的觉醒和人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关于陈独秀早年批评中国“国民性”落后的观点，多

被认为是陈独秀“蔑视群众”，而且据此得出“陈独秀一贯缺乏群众观念”的结论，甚至还进一步推论出这是日后“他犯右倾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sup>14</sup>。其实不然，社会的发展证明了真相，陈独秀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改造，才发起对国民性的批判，他是以“改造国民性”为起点，希望通过国人素质的提升从而达到“国民奋起、改造社会”的目的。

现代国民性要求人民须从“臣民”角色转换为“公民”，也就是“新民”，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对于“新民”的概念，梁启超曾经说过：“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sup>15</sup>。国民如何才能具备“自新”的能力呢？陈独秀认为国民成为“新民”就“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sup>16</sup>，在学习、实践和社会改造中获得“自新”和“自省”的能力。陈独秀殷切希望中国社会能摆脱落后局面而“脱胎换骨”，希望国民可以“有以自觉而奋斗”，能够“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sup>17</sup>。

早在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成立爱国会和创办《安徽俗话报》时，他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陈独秀对中国国民性落后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他在“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先进旗帜的领导下提出了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六项主张”，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树立新型国民性模式，以及在我国将如何改造国民的途径。但此时，陈独秀尚未把对国民性的批判上升到思想文化高度，也没有与思想启蒙结合起来，尚有“形式主义偏向”<sup>18</sup>。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推进和社会情况的愈加复杂，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许多现实的矛盾使陈独秀意识到在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改良任务”，从而改变了以前的国民改造途径，放弃了单纯“观察国民共性的视角”，而从“考察社会各阶级的特性”<sup>19</sup>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从事政治斗争而不能只靠改造国民性。经过国内大革命和抗日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到了晚年才深刻认识到“物质文明的状况对于国民性具有决定作用”<sup>20</sup>。这样的思想转变是他以人的现代化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途径在认识上理性质变。陈独秀关于如何改造国民性有三方面内容：

首先，陈独秀强烈呼吁人格独立。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就以“谨陈六义”来陈述自己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观点。

其中第一义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sup>21</sup>。当时他面向中国广大青年大声疾呼“我等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奴自处之义务”，以此号召国人“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sup>22</sup>。这与“现代人能独立于权威，有高度的自主性”<sup>23</sup>的观念不谋而合。

其次，陈独秀提倡开放进取。“谨陈六义”中的第二义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sup>24</sup>。对此，陈独秀以发展进化的观点加以解析，他认为“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sup>25</sup>。第三义为“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在这里陈独秀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退隐主义是导致在发展过程中信仰中庸隐退的东方民族输给了以积极进取为精神的西方民族的深层原因。他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适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sup>26</sup>，“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sup>27</sup>，并以鼓励新时代的“新人”应该自强上进，必须具有“进取精神”。第四义为“世界的而非锁国的”，陈独秀提出国人应该在进取的同时，更要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不可以僵化自闭、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原因是“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与世界之中？”<sup>28</sup>可见，陈独秀以敏锐的目光和睿智分析了当时国民发展的种种因素，而这些分析与英格尔斯总结的现代人标准之“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意识的成长”<sup>29</sup>异曲同工。

再次，陈独秀提倡理性精神。“谨陈六义”的第五义就是“实利而非虚文的”<sup>30</sup>。陈独秀认为在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中，如果“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那么“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崇尚，皆一文不值也”<sup>31</sup>。第六义为“科学的而非想象的”<sup>32</sup>，陈独秀这这里一再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为之风息

焉”，倘若“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sup>33</sup>，所以，陈独秀恳切的呼吁“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sup>34</sup>。

## （二）陈独秀提出“国民六德”，呼唤人的现代化

陈独秀深刻的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扭曲发展与中国文化传统、政治传统的根源问题出发思索国民现代化问题，他意识到，在还没有摆脱封建蒙昧的状态下，改造国民性“恐怕不太容易”<sup>35</sup>。陈独秀认为，中国封建传统浓厚，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国家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社会，而人民也处于“民智未开”的状态，广大人民头脑里只有“天下”的观念，没有“国家”观念<sup>36</sup>。所以国家意识、人的意识等思想，在“国民根性”上，十分浅薄。在文化根源方面，陈独秀将我国的国民性落后归之于“三教为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成为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sup>37</sup>。在政治根源方面，陈独秀认为封建专制统治“惟一人之意是从”，“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最终导致国民“人格丧亡，异议杜绝”。而“智勇豪杰”，则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受苔藓，奉令惟谨”，“别无生路”<sup>38</sup>。因此陈独秀发出强烈呐喊：“吾人而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国贱奴自处也，计惟以热血荡涤此三因，以造将来之善果而已”<sup>39</sup>。他不仅尖锐的批判封建落后的文化政治制度以荡涤“国民根性”上阻碍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因素，而且提出建设新的“国民公德与私德”的要求。

陈独秀在探究了阻碍国民性发展的深层原因之后，提出要建设现代国民之“六德”，即“勤、俭、廉、洁、诚、信”。他认为这“六德”是国民觉悟和发展的基础，而且他对国家和民主制度方面也提出了新观点，如陈独秀强调，国家“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sup>40</sup>。并且主张，“必须实现合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数人民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动地创造经济，创造政治，方能根本肃清闻名世界的 mandarin（中国官僚）这一臭虫窝”<sup>41</sup>。陈独秀笔下的“固老生之长谈，实救国之要道”<sup>42</sup>，这一“要道”实为这基本的国民“六德”。

1. 现代国民“必尚乎勤”<sup>43</sup>。陈独秀认为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国民“勤勉”



内在的伦理要求。他分析称，当今的世界是“经济之世界也”；当今的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而经济学之生产要素：曰土地，曰人力，曰资本”<sup>44</sup>。而土地与资本都“需人力驾驭”，因此“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sup>45</sup>。“以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一个人之人力至者，其个人之生计，比不至于匮乏”<sup>46</sup>。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是“吾华之墮民，即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时，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博弈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而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sup>47</sup>。陈独秀迫切要求国民改变这种“闲散”、“无所事事”的“墮民”陋习，养成“惜时”、“勤勉”的“善习”，逐步养成“职业主义”的理念和“独立自营之美德”，他进一步提出其重要性，如果“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sup>48</sup>。

2. 现代国民“必尚乎俭”<sup>49</sup>。资金积累是现代经济的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必要条件之一。陈独秀说，“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已为现代经济学之定则……近世工商业兴，以机械代替人力”，“资本之功用，卓越前世”<sup>50</sup>。所以为了国家富强人民自立，陈独秀提倡“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反之如果国民无“储蓄心”，“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则产业凋敝，国力衰微”<sup>51</sup>。

3. 现代国民“必尚乎廉”<sup>52</sup>。陈独秀痛诉道：“中国人之金钱罪恶，与欧美人之金钱罪恶不同，而罪恶尤甚”<sup>53</sup>。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陈独秀根据其切身体会而怒斥“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但有利可图，便无恶不作”<sup>54</sup>。而所谓“革命党人”则“恃其师旅之众，强夺横取，满载而归，……甚至以尊孔尚德之圣人自居者，亦复贪声载道”<sup>55</sup>。他分析社会传统陋习，认为自古及今“‘贪’字一词，几为吾人之通病”……“升官发财”的狭隘观念成为国人的一种“共通的积习”，“无宗教信仰心，有之则作官耳”<sup>56</sup>，“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个大字”<sup>57</sup>。而后他分析说，“发财”并不是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植业为重要条件”<sup>58</sup>。然而，我国国民的发财观念，

“不出于生产植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作官发财之捷径，猎官抹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sup>59</sup>。所以陈独秀反复强调，欲转变为现代人，则必须去除“有利可图，便无恶不作”的“利欲熏心”之心态，国家图存，则国民“必尚乎廉。”如果国人“不知悔改”，国家也没有了前途。<sup>60</sup>

4. 现代国民“宜使身心具洁”<sup>61</sup>。陈独秀认为“身心具洁”是一个现代人的正常状态，而这方面我国国人的确太落后。因为“华人足迹所至，无不备受侮辱者，非尽关国势之衰微，其不洁之习惯，亦实足招尤取侮”，这种不洁习惯是因为“公共卫生，国无定制”<sup>62</sup>。所以在我国“痰唾无禁，粪秽载途”十分常见，而且，个人“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这些仅仅属于“外观之污秽”，更为严重的是“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里“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沈迷于利禄而不自觉”<sup>63</sup>。自立创业，本应该是现代人“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却被国人视作“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即使“富有学识经验之人，可以自立经营相当事业者；而必欲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sup>64</sup>。陈独秀痛斥了国民的劣根性，迫切要求国民破旧立新，勇于去除阻碍人和社会发展的陈腐思想。

5. 现代国民“本良心之至诚”<sup>65</sup>。陈独秀指出，国人素有“不诚”习惯，“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沿至近代，国民（包括许多“革命者”）诈伪不诚……反复变诈”，遂演成“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sup>66</sup>。陈独秀以时下的“帝制与共和之争”为例，揭露他们“昔日赞成袁世凯称帝痛骂共和者，而今正襟厉色以言民权共和”，“滔滔皆是”，“反复变诈，一至于斯，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sup>67</sup>陈独秀呼吁国民应该“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sup>68</sup>。他进一步指出，“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sup>69</sup>。如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其最大之恶果，为无人民之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sup>70</sup>；如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当此工商业发达时代，非资本集合，必不适合营业竞争”。如国人不改落后迂腐的观念，“视集资创业也，不啻为骗钱之别名”，后果即“全国资金，皆成死物，绝无流通生长之

机缘”<sup>71</sup>。

6. 现代国民需“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觉醒。陈独秀说政治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而伦理之觉悟则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于1916年2月15日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此文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国民的现代性觉醒的七个阶段”，并且“期待在第七阶段（最后阶段）国民具有普遍的政治觉悟以及支持政治觉悟的根本基础——伦理的觉悟”<sup>72</sup>。只有这样，“共和立宪之大业”才有希望，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国家，民族危亡才能真正得到解救。陈独秀以共和立宪为例强调国民现代化的重要性，“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而“必待多数人之政治觉悟”。那么“多数人”如何实现“政治觉悟”呢？陈独秀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进而“可以参与政治”，“干预政治”<sup>73</sup>。陈独秀认为参与国家“政治”是国民“分内之事”，不能躲避和远离“政治”，或“若观对岸之火”或“取中立态度”<sup>74</sup>；其次，作为现代国民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sup>75</sup>；再次，现代国民需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sup>76</sup>。并且他对国民提出警告，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sup>77</sup>。他认为这样的“共和立宪”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sup>78</sup>。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提出的“最后觉悟”即伦理觉悟，这也是政治觉悟的基础和前提。陈独秀认为“伦理觉悟影响政治觉悟，中国尤甚”<sup>79</sup>。中国“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度”，则必须在伦理上“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具体在法律伦理上以“权利平等”为原则，经济伦理上以“独立生产”为原则<sup>80</sup>。陈独秀对国民觉醒和现代化意识的分析如此深刻入理，直到今天也同样具有理论价值。

### （三）陈独秀对“现代人与现代爱国主义”的辨析：探讨现代公民的特质

现代人与爱国主义这一问题，是陈独秀关于国民性的改造的另一个论题。这个问题是建立在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的基础上的，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初期

具有前瞻性的提出这个问题，非常理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到了今天，仍然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对公民教育、民族主义精神的培育和新师代爱国主义的发扬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爱国主义应是“公民在理性认知基础上对国家的一种深厚的感情认同和行为付出”<sup>81</sup>。陈独秀说：“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动摇”<sup>82</sup>。陈独秀特别强调理性的基础作用，“当社会上人人感情热烈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的盲动，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认识的罪恶（欧战时法国、英国市民打杀非战派，就是如此）”<sup>83</sup>，“群众的心理如果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其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sup>84</sup>。

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开篇便指出古代的“爱国者”，大多是指“为国捐躯之烈士”，而“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此。他认为“现代爱国主义”的“真义”是“理性的现代公民”，这个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推动了国人“爱国主义”观念的更新<sup>85</sup>。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决心》一文于1914年发表，“立即毁誉等身而名动天下”<sup>86</sup>。文中强调“不能一看到国家两个字，就糊里糊涂去爱，我们不爱没有人权的国家”，“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sup>87</sup>。陈独秀认为爱国之心应由理性引导，不能盲目，而且“民族自爱心和个人自爱心具有等同的性质”<sup>88</sup>。他说，个人自爱心不管怎样发展，只要不伤害妨碍他人，都没有什么罪恶。同样，民族自爱心也不能伤害妨碍其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由此陈独秀得出结论，即人民“所爱之国家对外不应压迫他国，对内不应压迫人民”<sup>89</sup>。陈独秀强调，“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以莫之能救”<sup>90</sup>，“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去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sup>91</sup>。陈独秀认为没有这一理性界限，盲目的爱国是有害的。他呼吁国民要区分各种“伪爱国主义”，同时要警惕压迫异族，压迫人民的“假爱国主义”，这些“以国家的名义”做出的“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的“爱国”行为，实在是“迷妄疯狂”。“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搜刮民财的害人利器”。假借国家和爱国主义的名义去造恶，是“害国主义”，而非“爱国主义”，是“害人主义”，而非“爱人主义”<sup>92</sup>。因为在古代小农经济条件下国

际交流局限，中国又长期处在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管辖之下，无法产生现代国家之特有的独立、主权与平等交往的观念，所以现代国民要把思想观念从“古代爱国主义”转变到“现代爱国主义”上来。“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国家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sup>93</sup>。

陈独秀倡导的国民爱国主义实质不是“卫国”和“殉国”，而是如何“使国不亡”。在理性的基础上，为了保家护国抵抗外来侵略，“卫国”和“殉国”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但是“现代爱国主义不止是使人们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非目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夫国亡身殉，其义烈固自可风，若严格其效古以身殉国者，未必人人皆无制造亡国原因之罪。固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爱国之义，莫隆于斯”<sup>94</sup>。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历代国变，义烈之士，亦不过慷慨悲歌，闭门自杀而已”<sup>95</sup>。现代爱国主义要求一个民族和其国民都具有坚毅的对国内“强暴”和对外来“兼并”的“抵抗力”，因为“自政治言之：对外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sup>96</sup>。虽然“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可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sup>97</sup>。陈独秀强调顽强的“抵抗”心态之重要性：“抵抗力薄弱之人民，虽有尧舜之君，将化为桀纣；抵抗力强毅之民族，虽有路易拿破翁之梟杰，亦不得不勉为华盛顿”<sup>98</sup>。这在当时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的中国社会，陈独秀的“爱国主义”观点和“抵抗力”观点对国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陈独秀还提出了另一个现代爱国主义观点，即“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也就是通过提升“民族之公德私德”来改善“国民性质行为”<sup>99</sup>。陈独秀深刻的认识到虽然中国危亡“迫于独夫与强敌”，但其根本原因则是“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如果“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sup>100</sup>。他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举例说，“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疾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现身烈士一手一足所可救治”<sup>101</sup>，如果国家“一时遭逢独夫强敌，濒于危亡”，如果献身救国抗敌只需“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那么定会“足济于难”；但是若“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一下

者”结果一定是“自侮自伐”，而且“招致强敌独夫”，“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sup>102</sup>。总之，在中国“欲图根本之救亡”<sup>103</sup>，必须对国民的行为与心理进行现代性的教育和再造。所以陈独秀得出结论：现代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避乱源，为国家增实力”<sup>104</sup>。“为国捐躯”只是“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sup>105</sup>。而“笃行自好，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避乱源，为国家增实力”，则是“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sup>106</sup>。

## 二、妇女解放问题

陈独秀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广大民众思想上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他不仅对当时的婚姻制度和社会婚俗提出尖锐的批判，也对改变落后的婚姻观念和妇女思想的解放进行大力的推动，他在推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方面的见解和胆识是令人称道的。

陈独秀深刻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对人民的迫害。中国封建社会漫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封建专制压制了人们的自由思想，形成了许多传统的牢固的习惯，可以称之为陈规陋习，而且这些陈规陋习往往以合法的形式存在，并且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让人们难以辨别它们的真伪，旧中国的人不能明辨是非也就只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甚至变本加厉。这样，既阻碍了社会进步，也妨碍了思想的自由发展。

### （一）陈独秀反对婚姻包办、提倡婚姻自由

关于妇女解放问题，婚姻自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缔结婚姻必不可少的条件<sup>107</sup>。这种婚姻习俗在封建社会制度中不断得到强化，并以法律形式进行严格规定，《大清律例》中有明确的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以余亲主婚”<sup>108</sup>。这种落后的门第观念和有碍人性自由的包办制度“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无数的人间悲剧”<sup>109</sup>，恩格斯说过：“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妻之感情，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sup>110</sup>。

陈独秀则认为现代婚姻应该提倡男女之间地位平等，以感情为基础，恋爱自由，合理发展，进而组建家庭。但是，中国传统封建家庭野蛮粗暴的干涉男女之间的恋爱婚姻，“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做主，强迫成婚”<sup>111</sup>的现象普遍存在，经常出现“巧妻常伴拙夫睡”等等的不合理的现象，实为婚姻悲剧。他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强烈倡导婚姻自由，他认为夫妻关系“乃人伦之首”，“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朋友，有朋友然后有君臣”<sup>112</sup>。所以男女婚姻大

事，不应该由旁人粗暴干涉，而应该“合乎情理”<sup>113</sup>。“人类婚嫁的缘由，乃因男女相悦，不忍相离，所以男女结婚。…不由二人心服情愿，由旁人替他做主，强迫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吗？”<sup>114</sup>所谓的“父母之命”，实质上是父母视子女为私有物，是父权主义在婚姻上的反映，陈独秀强烈反对这种“不合情理”的封建落后婚姻制度，主张婚姻大事应该由“自己做主”。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撰文强烈谴责世代相传的“婴孩婚”、“指腹婚”、“等儿媳”等“不知坑害了多少好儿女”的“最可恨可杀可怜可哭的坏风俗”<sup>115</sup>。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中国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除了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还要受夫权的支配，毫无做人权利和人身自由。陈独秀痛诉这种“将两不相识，毫无爱情的人，配为夫妻”是现代婚姻中“最野蛮的风俗”<sup>116</sup>。

陈独秀在批判我国封建婚姻包办制度和落后婚俗的同时，也称赞了西方的“自由婚姻”。他说，“现在世界万国结婚的规矩，要算西洋各国顶文明。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爱情，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sup>117</sup>。因此他强烈呼吁“但愿天下父母心，爱惜人间儿女苦！”<sup>118</sup>“虽难效仿西洋的章程，也要学日本的规矩”，即“由父母做主的，也要和儿女相商，二意情愿才能算事”<sup>119</sup>。

陈独秀揭露封建婚姻及其这种落后的伦理道德对中国妇女的迫害，并赞誉西洋之“自由婚姻”，这种观点在当时封闭守旧的中国是非常“开风气”的。在《安徽俗话报》的早期，陈独秀只是从现象上批评包办婚姻制度的不合情理，但他对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如经济根源和宗法制度则没有进行深刻剖析；而且他对西方的婚姻契约和“自由婚姻”缺少理性的分析，并过于溢美。而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犀利的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sup>120</sup>。所以，婚姻平等自由这一理想“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sup>121</sup>。由于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是生活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所无法超越的，但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当人们习惯于“父母之命”并以此作为处理婚姻关系的定则时，陈独秀能够不顾世俗的眼光从人性解放的角度振臂高呼“婚姻大事自己做主”，这种先进的婚姻观念，对于唤起中国人冲破封建婚姻的罗网，重新审视自己婚姻的价值和意



义，无疑具有惊世骇俗的巨大影响，这对当时的青年人冲破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二）陈独秀对封建婚俗和落后观念的批判

首先，陈独秀认为民间的传统的婚礼习俗不仅“繁文缛节”而且“很不文明”<sup>122</sup>。经过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订婚后，“女方家为了聘礼，男方家为了嫁妆，还要大闹一场”<sup>123</sup>。在接下来的成婚过程中，可恶的陋习更多，原本“结婚应该是中国古代三大喜事之一”，在这里却变成了“淘气的事”、“伤心的事”、“受罪的事”<sup>124</sup>。“结婚以男女相悦为真正第一件正经，和旁人并没有相干，若父母从中索取聘礼，便是将女儿去换礼物了。”<sup>125</sup>这自然是不合理的现象。而结婚嫁娶本是喜事，“偏偏一家的老老小小，都要张开大嘴痛哭起来，好像死了人一般，这不是伤心的事吗……成婚三日内，不分尊卑长幼亲疏内外的人，都可以想些新鲜奇怪的法子来糟蹋新人……可怜那新人任人怎么糟蹋，只得合着眼，低着头，半句话也不说，好像犯了什么大法，应该任人凌辱一般”<sup>126</sup>。本是恶习，但大家都不以为怪，反而相习成风，代代延续下去。

其次，陈独秀指出另一不合情理的事：“中国人成婚后不能退婚尤其是女子不能退婚的规矩”<sup>127</sup>。他说，“平常合股做生意，脾气不同，还必定要拆伙，何况是夫妇大事，相处至少也有三四十年，若是配屈了，二人便和对头一般，如何能勉强拘在一处，终身不得其所呢？”<sup>128</sup>“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男女不合，都可以禀官退婚，各人另择嫁娶。”<sup>129</sup>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礼教却对女子宣扬“从一而终”，“好女不事二夫”等<sup>130</sup>。他说“我们中国还有一种坏风俗，说起来更是可恶的很，女人死了，男人可以续弦，人人不足为奇。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终身不能再嫁……种种迂腐，真可谓冤沉苦海了”<sup>131</sup>。这些陋习不仅剥夺妇女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断送了她们的青春，也毁灭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造成了她们一生苦不堪言，始终处于受人奴役的地位。陈独秀认为应该尊重男女的正确选择，终止没有感情的婚姻，一来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因为只有美满的婚姻才算有美满的人生；二来可以“保全国家的安宁”，因为只有家庭的安宁才会有社会的安宁。据此，陈独秀主退婚制度，他认为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符合人性，也符合现代文明。应当说，这是陈独秀对封建婚姻道德观

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内容。

再次，陈独秀揭露了封建陈规陋习对妇女人身的变相虐待。封建陈规礼法对妇女的虐待除了在婚姻制度方面，还有对妇女身体的摧残，比如“裹足”等陋习，表面上是给她们精心打扮，让她们生活的更体面，实际上是对她们人身与心灵的无形的摧残，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我想如今中国的妇女，一生一世，在黑暗的地狱中，受极重的惩罚，如同犯重罪的囚犯一般，但是妇女们受这个刑法，风俗习惯已久，大家都不知不觉受惯了，所以拿受刑罚的苦境，象快乐的，越是大富大贵的女人，越是高兴受大刑法”。<sup>132</sup>“但是，妇女们受了这个愚，便永远在黑暗地狱，受尽了万般苦楚，一线儿亮光都没有，到如今越弄越愚，连苦恼都不晓得。”<sup>133</sup>陈独秀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对人们的腐蚀太深，毒害时间太长，人们“相习成风，积非成是”，<sup>134</sup>无法感觉到真正的危害。

### （三）陈独秀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积极的社会影响

陈独秀对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十分关注，他早期强烈批评封建包办婚姻对妇女身心的伤害，到了后期便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在于经济独立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妇女地位的实际情况，对于推动五四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的扩大，社会各进步力量开始普遍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维护妇女权益的社团纷纷成立，针对妇女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陈独秀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也开始用大量篇幅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解决妇女问题的有关政策，法令和实施的业绩。列宁的《论社会主义建设与妇女解放》，斯大林的《论劳动妇女》，倍倍儿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名著都被介绍到中国。陈独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如《我的妇女解放观》、《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等，开始逐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婚姻以及阶级斗争的观点并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来分析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

首先，陈独秀认为经济独立才是解决妇女解放问题的根源。他结合当时中国妇女受奴役和压迫的社会现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家庭财产关系，通过大量事实分析得出结论：“女子问题虽多，总而言之，就是经济

不独立。因为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sup>135</sup>。他认为“男系制”和“遗产制”是妇女丧失独立经济地位的社会根源，“在远古乱婚时代社会普遍实行女系制(或母长制)，遗产自然是男女平分或是转归女子”，“社会上固不尽是男子掌权，家族以内更多半是母长制，这也是自然之理”<sup>136</sup>。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男系制逐步确立，“掳妻”现象和用农产物、家畜交换的“买卖婚姻”也相继产生，女子的社会地位才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是女子不能和男子平等，一是女子变为个人的私有物……遗产也自然变成男子专有了”，而女子“既是个人的所有物，便和别的动产、不动产一般，所以他的物主任意把他毁坏，赠送，买卖，都不发生什么道德的，法律的问题”<sup>137</sup>。陈独秀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sup>138</sup>。陈独秀进而分析中国的情况，由于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对妇女思想的长期奴化和禁锢，使她们恪守“三从主义”之孝女、良妻、贤母的标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些都是“男系制完全胜利底正式宣言，也就是女子终身为男子所有底详细说明，铁板注脚”<sup>139</sup>。因为，靠父母养的，父母“拿女儿作他一己攀援富贵的敲门砖”；<sup>140</sup>靠丈夫养的，女子必然没有独立人格而必须依赖于丈夫。结果，“本是人类的母亲，反变了人类的奴隶；不寄食于父，便寄食于夫；得意者也等于珠围翠绕的娼家，失意者便是日暮无归的乞丐；至于一般受虐待的养媳婢女，更过的是极人间悲惨生涯”<sup>141</sup>。通过分析这些深层的原因，陈独秀认为要解放妇女首先要打破男系制的宗法社会关系，“遗产制度，也应该随着社会底趋势有个应时的改革才好”<sup>142</sup>。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以“社会主义对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的关系”为题进行演讲，他指出“女子受教育的机会较少”也是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比男子低下的原因，但之所以如此，“也因经济不独立的缘故”，尤其是“财产的继承权专属儿子的缘故”<sup>143</sup>。“因为伊们没有财产权的掌握，连带伊们的地位都降低了，这样讲来，要妇女得着和男子相等的地位，不能不使伊们有财产的自由权”<sup>144</sup>。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里女子受压迫的根源时曾深刻的指出：“男人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sup>145</sup>。所以恩格斯断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sup>146</sup>，以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陈独秀也同样认识到婚姻自由“问题之顺利的真正的解决，当在教育问题和经济问题解决

之后，否则像现在不自由之自由，会造成许多女子之不幸与耻辱。没有劳动自由，便没有婚姻自由；妇女脱离了不自由的家庭，便走进不自由的社会，仍旧在天罗地网中呻吟着”<sup>147</sup>。由此可见，陈独秀分析的关于妇女解放的根源问题在于经济独立的观点是很深刻的，这也是他在理论上的主动吸收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加以运用的突出表现。

其次，陈独秀认为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离不开社会主义。陈独秀说：“如果把女子的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sup>148</sup>。陈独秀在《答费哲民》的信中作了具体论述：“因为照现在的经济制度，妇人低地位，一面脱离了家庭的奴隶，一面便得做东家的奴隶；即于自由恋爱一层，在财产制度压迫和诱惑之下哪里会有纯粹的自由！”要想获得妇女的彻底解放“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sup>149</sup>。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讲时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加清晰：“许多人以为没有社会主义，女子也可独立，不在社会主义之下，也可不受父母男子底压迫。这话初看来，很有道理，但女子离了家庭去谋独立生活，一定要受雇于资本家”，这样，“以前女子是家庭的奴隶；而离了家庭，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无论如何，都是奴隶，女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sup>150</sup>。因而陈独秀认为中国妇女的彻底解在剥削制度下是不可能充分的实现。与之相反，“在社会主义之下，男女都要力作；未成年时候，受社会公共教育，成年以后，在社会公共劳动。在家庭不至受家庭压迫，结婚后不会受男子压迫。因社会主义认为男女皆有人格，女子不能附属于父，也不能附属于夫”<sup>151</sup>。最后，陈独秀总结道：“因为社会主义，是经济国有的，也是平均分配的，到那时妇女自然也可以受平等教育，不受经济的约束，也不怕地位的降低了”<sup>152</sup>。“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离开社会主义，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的”，“妇女的痛苦，十件有九件是经济问题，而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sup>153</sup>。

此时的陈独秀关于妇女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家庭婚姻观<sup>154</sup>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正确认识，1921年3月8日陈独秀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时发表了《我的妇女解放观》一文，对被压迫的妇女们大声呼吁：“被轻视的中国妇女们！你们要在参加革命运动中，极力要求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解放你们自己，解放你们数千年来被人轻视被人侮辱被人束缚的一切锁链！”<sup>155</sup>随后，他更明确提

出：“妇女解放运动是充实目前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消灭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建立人人劳动，平均分配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惟一途径”<sup>156</sup>。可见陈独秀此时的妇女解放思想是理性而且实际的，他在五四时期为中国妇女求得自身的解放提出了明确的理论标准，从而一改五四之前关于女权运动的泛泛之论，更加具体深刻的分析了当时妇女问题的本质原因。另外，陈独秀还主张“妇女参政”，他认为“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sup>157</sup>。“根本说起来，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之一，它跟别的社会问题有连带关系，很少很难单独解决，它必须跟着大的运动来解决的，例如贞操问题，缠足问题，教育问题，职业问题，财产问题，法律地位问题和社会地位问题，婚姻问题”<sup>158</sup>。“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封建的道德习俗，受了几次民主运动的致命打击，妇女才得到了相当的解放”<sup>159</sup>。

陈独秀的这些突破世俗和陈规的鲜明主张不仅在中国少数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共鸣，而且也为广大被压迫受奴役的下层妇女所接收，在当时的社会中影响巨大，使得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全社会广泛注意的群众性运动。

综上所述，陈独秀从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这种社会现象开始，逐步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实质，进而把中国妇女的解放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造之中。可以这样说，陈独秀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是五四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妇女解放的理论总结，它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性的解放和追求独立自由的现代精神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 <sup>1</sup> 杨乃良:《人的现代化》《江汉论坛》,2005年第2期
- <sup>2</su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社会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9页
- <sup>3</sup>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 <sup>4</sup>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5页
- <sup>5</sup>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2页
- <sup>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 <sup>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 <sup>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 <sup>9</sup> 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意识的成长;对信息的测量;时间性;效能感;计划性;可依赖性或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并承认以此作为分配报酬的正当基础;教育与职业的志愿;了解并尊重别人的尊严;了解生产及过程。转引自(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3页
- <sup>10</sup> (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13页
- <sup>11</sup>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 <sup>12</sup> 汪熙:《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7页
- <sup>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 <sup>14</sup> 黄书泉:《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sup>15</sup> 张品兴:《梁启超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 <sup>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 <sup>1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133页
- <sup>18</sup>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 <sup>19</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 <sup>20</sup> 沈寂:《陈独秀论传》,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 <sup>2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 <sup>2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 <sup>23</sup> (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 <sup>2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 <sup>2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 <sup>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 <sup>2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5页
- <sup>2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 <sup>29</sup> (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 <sup>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 <sup>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 <sup>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 <sup>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8-179页
- <sup>3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 <sup>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3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 <sup>3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2页
- <sup>3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 <sup>3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 <sup>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0页
- <sup>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页
- <sup>4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 <sup>4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 <sup>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2页
- <sup>4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2页
- <sup>4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174页
- <sup>4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 <sup>4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 <sup>4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 <sup>5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
- <sup>5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235页
- <sup>5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 <sup>5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 <sup>5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4页
- <sup>5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 <sup>5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 <sup>5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 <sup>5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 <sup>5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 <sup>6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 <sup>6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3页
- <sup>6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 <sup>6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177页
- <sup>6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175页
- <sup>6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 <sup>6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 <sup>6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 <sup>6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 <sup>6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 <sup>7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 <sup>7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5-237页
- <sup>72</sup> 柯友华：《陈独秀爱国思想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 <sup>7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 <sup>7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7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 <sup>7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3-204页
- <sup>7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 <sup>7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 <sup>7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 <sup>8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1-204页
- <sup>81</sup> 许纪霖：《公民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 <sup>82</sup> 许纪霖：《公民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 <sup>8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 <sup>8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
- <sup>8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 <sup>86</sup> 柯友华：《陈独秀爱国思想述评》《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 <sup>8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6-147页
- <sup>8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 <sup>8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 <sup>9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1-232页
- <sup>9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 <sup>9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 <sup>9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4-116页
- <sup>9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 <sup>9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 <sup>9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79页
- <sup>9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06-107页
- <sup>9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81页
- <sup>9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1页
- <sup>10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0-232页
- <sup>10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2页
- <sup>10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3-234页
- <sup>10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3-234页
- <sup>10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3-234页
- <sup>10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4页
- <sup>10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1-236页
- <sup>107</sup> 陈晓清等编译：《论语》，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 <sup>108</sup> 张友渔编：《中华律令集成，清代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 <sup>10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 <sup>110</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
- <sup>111</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 <sup>11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 <sup>11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 <sup>11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2页
- <sup>11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 <sup>11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 <sup>11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 <sup>11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 <sup>11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 <sup>120</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 <sup>121</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 <sup>122</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 <sup>12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 <sup>12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 <sup>12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 <sup>12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 <sup>12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 <sup>12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 <sup>12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 <sup>13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 <sup>13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 <sup>13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 <sup>13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 <sup>13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 <sup>135</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 <sup>136</sup>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9页
- <sup>137</sup>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9页
- <sup>138</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 <sup>139</sup>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0页
- <sup>14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8页
- <sup>14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 <sup>142</sup>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0页
- <sup>143</sup>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2页
- <sup>144</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 <sup>145</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 <sup>146</sup>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页
- <sup>147</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2-443页
- <sup>14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 <sup>14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
- <sup>150</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 <sup>151</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 <sup>152</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 <sup>153</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67-270页
- <sup>154</sup>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认为，家庭形式和婚姻关系是受经济发展制约的，与私有财产制度相伴而生的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必然带来男尊女卑和妻子对丈夫的依赖。
- <sup>155</sup> 陈独秀：《我的妇女解放观》，《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13-114页
- <sup>156</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1页
- <sup>157</sup>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 <sup>158</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2页
- <sup>159</sup>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3页

## 第八章 结论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陈独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见证了中国近代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大变局。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思想进步都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陈独秀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一些列重大实践活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抗日战争，为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做出了重要贡献。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在中国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也产生了实际的和重要的影响。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印记和缺陷，但也有很多过人之处，透过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认识到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探索的艰难和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拳拳救国报国之心。

具体而言，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社会作用。

自林则徐提出“开眼看世界”的鲜明观点以来，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始积极探求中国走向国富民强的现代化道路。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以及维新变法的“立宪”主张，体现了中国现代化早期发展从经济到政治，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延伸，从观念上和方法上为后人的探索奠定了基础。正是陈独秀接过前人的旗帜和历史重任，继续奋勇开拓中国的现代化之道路。陈独秀对前人的继承表现在社会各领域多方面，比如：他主张大力学习西方，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张民主共和；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认识中国文化的落后性；提倡国民性改造等。但是，他并不仅仅停留在前人的思想水平上，而是在观念进步、思想认识、理论水平、社会实践等方面大大超越了前人，比如他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国民的意识觉醒，从而他将现代化的矛头转向了启蒙运动，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总司令。陈独秀鲜明的提出现代化的本

质是人的现代化，只有“新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才有可能，才有可靠的保障。一言蔽之，陈独秀将中国的现代化从制度层面推进到文化、观念层面上，为广大没有现代国民意识的人们进行了彻底的思想革命，为接下来的制度革命和社会建设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陈独秀现代化思想与时俱进的特点还体现在，当他发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挽救中国命运的情况下，他很快领悟到中国社会困境的扭转离不开暴力革命，于是他果断的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的思想观点分析并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为组织和建立现代化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陈独秀还亲自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做了多方面的重要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之，陈独秀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在社会进展和新旧思想融合交替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现代化思想既继承了前人关于器物、制度层面现代化理论成果，又启发了人们关于思想文化层面现代化的思考。

第二，陈独秀富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尖锐的思想表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具有切中要害并开拓创新的积极意义，因此他的现代化思想也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体系。

陈独秀不仅继承了前人现代化主张中的有益成分，最主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主张。比如，他认为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级，但经济发展中，要充分尊重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不能因为主观上怕资本主义而回避资本主义，他的经济思想，特别是不能害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富有远见和胆识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越来越证实了这些思想的价值和意义；陈独秀在政治上提出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反帝反封建和建立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他提出实现政治现代化，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大力提倡法治，这些观点和主张在现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说陈独秀在当时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论开拓都对现代化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另外陈独秀深刻剖析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提出了新国民的标准，他强烈反对旧文化旧思想，积极倡导新文化新观念，并构想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国民的方法途径，如革新教育、兴办平民教育、

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等，这些真知灼见对当今中国发展公民社会依然具有借鉴价值。总之陈独秀对中国现代化的各个层面的问题都有所思考和研究，并提出了非常有创见的革新思想，也形成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体系。

第三，陈独秀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研究、思考探索并做了深入构想，其合理成分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关于中国现代化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早在 1922 年陈独秀就曾有一个理论构想，称之为“造国的程序”，晚年他又以“我们建国的概念”重复了这个发展程序，即：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立宪政治之确立；民族工业之发展；农业解放。除特别提出农民的解放外，基本上把中国的现代化步骤分为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和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两个步骤，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根本保证。在政治与经济的现代化中，政治民主化先于经济工业化，这一顺序已被历史所验证，晚年陈独秀对其现代化的这一发展程序逐一作了解释：“为什么要国家独立与统一？因为非脱离国外非民主的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要确立宪法政治？因为非如此不能确定政府的权限，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全国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够普遍发展，以增强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的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文化方面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sup>2</sup>由此可见，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实际，把握了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非常具有远见卓识。

第四，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具有超前的预见性和深刻理论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极具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陈独秀当时的很多观点和言论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可是后来的历史发展却一再证明了他的正确思想，这凸显了陈独秀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深入思考和研究，不盲从、不怯懦、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革命勇气和理论品质。例如，陈独秀在其晚年时期就曾经论述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这期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能凭主观空想和感情用事”…而且陈独秀还论述了“社会主义

的根本目标就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幸福”，他认为“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期，要“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而且发展社会主义“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等等真知灼见，他教导我们不要做“唯名主义”，“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他对资本主义有较为深刻和理性的认识，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造成过“滔天的罪恶”，但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基础”，所以陈独秀在当时就深刻的预见到“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依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够清除社会经济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所以陈独秀大胆的呼吁“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sup>3</sup>

并且陈独秀还继承和发展了罗莎·卢森堡“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列宁的“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认为抛弃民主的社会主义，必然破坏党的领导、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从长远来看必然危及国家的兴衰存亡。陈独秀一生都坚称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必定一直坚持下去，从不因处境的变化而改变。当时在党内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年代，陈独秀不怕迫害不怕孤立，不做“随声附和的奴才”和“看鞭影而行之的牛马”，勇于坚持真理，他在分析苏联实行个人独裁而践踏民主的歧路发展时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因为“史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史大林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在为社会主义灭亡和资产阶级兴盛而服务”，历史转眼间到了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这究竟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还是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虽然并无确切定论，但历史验证了陈独秀在五十多年以前对社会主义者们的郑重警告。而且，陈独秀凭借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清醒睿智的剖析，深刻分析了当时苏联独裁现象，他并没有盲从一些人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个人身上，他不同意是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野心使然这种普遍观点，而是抛弃了个人恩怨，冷静的思考，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从而振聋发聩的指出，将专制与独裁归结到个人身上，这是“唯心派的见解”，造成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

这是“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才导致的反民主和独裁专制的发生，所以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若不进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来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sup>4</sup> 这些理论或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语焉不详、强调不够的，或者是曾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忽略的，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可以显见，陈独秀的思想中多数观点已经被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认同和接纳，历史客观的肯定了陈独秀的智慧和胆识。可以说陈独秀最宝贵的理论品质就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不移，这样具有生命力和预见性的思考不得被后人所称叹。无论是“中国革命需要中国人领导”，还是“我们不要怕资本主义”，苏联的体制问题造成了斯大林独裁，只要体制不改变，“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等等，陈独秀语出惊人，这些精辟的富有穿透力的话语，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民主的发展，依然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和指导意义。

当然，陈独秀的现代化思想也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如，在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曾有过一些并不准确的认识；再如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存在着过度否定的问题；在论述工业化的问题上也存在忽视农业工业化转型的思考不足等历史局限问题。这些缺陷，有的问题陈独秀在后来纠正了，有的还没有来得及纠正，他就逝去了。但无论如何，作为盗火者和探索者，他的勇气和胆识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我们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因为他在探索中的远见和智慧，而忽略他的缺陷和不足，也不能因为其局限性的存在，而否定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的积极意义。

陈独秀的思想充满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从不依附别人的成见。他的性格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道德勇气以及不畏权贵、愤世嫉俗和嫉恶如仇的文人风骨，是后人所深深敬佩的。陈独秀性格刚烈、甚至书生意气，不迁就别人的意见也不愿顾及别人的想法，他的倔强执拗是众人皆知的，但他为人光明磊落、坦诚率直，无论优点还是缺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陈独秀一生跌宕起伏，尽管他晚年失意落魄并坦言：“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

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sup>5</sup>但是，意欲革新近代中国险恶的政治环境，如果缺乏像陈独秀这样的勇士去呼号呐喊、去抗争奋斗，其严重局面是不可想象的，陈独秀身上所表现的那种至诚至深的民族精神确实令人尊敬。宏观来看，陈独秀一生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影响最深远同时留给后人印象最深刻的两件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方向来讲，是 20 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由这两条历史主线所贯穿的横向的社会历史问题，都奠定了陈独秀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历史作用。

注释：

---

<sup>1</sup> 陈独秀：《敬告青年》，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sup>2</sup> 陈独秀：《造国论》，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sup>3</sup> 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sup>4</sup> 陈独秀：《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sup>5</sup> 陈独秀：《我不会自暴自弃和自杀》唐宝林：《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4期，第844页



## 参考文献

### 一、文献资料：

《安徽俗话报》

《新青年》

《每周评论》

《共产党》

《向导》

《前锋》

《布尔什维克》

《无产者》

《火花》

《热潮》

### 二、研究资料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至第六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胡明选编：陈独秀选集【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

张君、房学朋选编：陈独秀诗歌选【M】，湖南：宣城出版社，1996年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M】，山东：青岛出版社，1987年

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张国焘：我的回忆【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年

六大以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六大以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987年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王弼编：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 三、专门研究性参考著作

任建树、唐宝林：陈独秀传（上、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三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朱文华：陈独秀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

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朱洪：陈独秀最后的岁月【M】，中国出版集团，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钟法权：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个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祝彦：晚年陈独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石钟扬：文人陈独秀：启蒙的智慧【M】，西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孙郁：鲁迅与陈独秀【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年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董根明：陈独秀与中国现代化【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

张宝明、刘云飞：陈独秀的最后十年【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阿明布和：晚年陈独秀和苏联经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沈寂：陈独秀论传【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贾立臣：陈独秀思想发展轨迹【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

袁亚忠：陈独秀的最后十五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魏知信：陈独秀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

#### 四、非专门研究性参考著作

- 汪熙、魏斐德：中国现代化问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 谢中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M】，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 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M】，石家庄：法律出版社，1983年
-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 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
- 许纪霖：公共性与公民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李剑农：中国百年政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 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
- 高健、佟德志：中国式民主【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 五、参考译著

-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 (美)柯伟林：认识二十世纪中国【M】，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
- (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加)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美)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转起来【M】，王列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英) 戴维·赫尔特：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美) 约瑟夫·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美) 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彭斌、吴润洲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美) 罗伯特·A·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M】，谭君久、刘惠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美)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加) 贝淡宁：超越自由民主【M】，李万全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美) 希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至、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美)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美)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六、研究性论文

方晓敏：陈独秀经济思想之轮廓【J】，安徽史学，1997，(5)

金富军、蔡乐苏：陈独秀对义和团的认识变化及其政治意涵【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2)

戴浩：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的现代化观念【J】，武汉大学学报，2005，(5)

柯友华：陈独秀爱国思想述评【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

赵国忠：90年代陈独秀研究的新进展【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汇编：陈独秀研究动态【J】(内部资料)，12

- 郭玉卿：陈独秀的早期办刊实践——《安徽俗话报》【J】，兰台世界，2011，（14）
- 蒋贤斌：陈独秀晚年“托派”问题研究【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3）
- 陈家刚：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1）
- 陈金川：解读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反传统主义【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 孙小金：陈独秀科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影响【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 郝敬胜：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文化创新观【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 陈晓刚：浅析陈独秀民主理论的特色【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4）
- 谭一笑：陈独秀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五四时期为中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 刘秀丽：从改良者到革命者——《安徽俗话报》与陈独秀革命思想的成型【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 邓丽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陈独秀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0，（3）
- 朱志敏、宋传信：陈独秀研究中若干争议问题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6，（9）
- 胡军：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论陈独秀对儒家思想的批判【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7）
- 杨曼熙：陈独秀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
- 陈光明：陈独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3）
- 李平贵：论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 任纪虎：陈独秀的个性与人品探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 张洪波：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启【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黄书泉：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佟德志：中西近代民主观念的比较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0，（1）

孔新峰：共和刍议——理念、制度、中国语境【J】，北京大学政府管理评论 2004，（9）

## 七、学位论文

陈家刚：陈独秀民主思想【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2年

肖贵清：陈独秀政治思想【D】，北京：人民大学，2005年

## 后记

时光飞逝，三年的复旦生活即将结束，与入学时充满理想和希望的愉快心情相比，此时没有轻松也没有喜悦，相反我的心情是极度复杂却难以言表的。在论文完成之际，既如释重负又忐忑不已。如释重负是因为身体虚弱、眼疾未愈，本来就紧张繁重的论文写作对我来讲更加的艰难不易，甚至不敢再回想这期间的心路历程，终于完成了论文，心里少了一块重重的石头；而忐忑的原因是由于读书期间生病、手术，使我的读书效率不高、生活琐事比较多所以时间紧张、另外个人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有限等原因，使一些在开题时力争想完整解决的问题未能在论文中深入分析和充分揭示，这是心里最大的遗憾。尽管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还不成熟，但它目前已经清楚的构成了我自己的一些方面需要完善和进一步努力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习研究方法，时刻提醒和鞭策着我更加严谨努力的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经过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和忙乱，今天终于可以安静的坐下来，让思绪慢慢沉淀，看着熟悉的宿舍、陪伴三年的书桌，以及到处堆放的凌乱的书藉和资料，回忆不由得回到三年前来复旦报到入学的场景，时间转瞬即逝，仔细回想点点滴滴心中感慨万千，全部汇成两个字：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杨宏雨教授，初见杨老师的时候觉得他很严肃，甚至有些害怕他，随着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的老师其实是位可亲可敬可爱的好老师。杨老师学术素养极高，思想观点深刻鲜明，渊博的专业知识、活跃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勉工作作风和质朴的人品让我非常敬佩，也给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还有，杨老师心地善良，对学生视如己出，指导学问时循循善诱，善于启发我们的灵感和思辨能力，也善于鼓励我们的信心和积极性；而在思想和生活上，杨老师更是费了很多的苦心，当我学习过程中出现困惑和沮丧心情的时候，杨老师总是积极的开导我、宽慰我，当我生病时，杨老师不但用极大的耐心给予我理解和关怀，还总是帮我关注治疗的方法并推荐医生，在我情绪急躁和烦闷的时候，老师更是鼓励我包容我，让我走出心情低谷，重拾信心。这一切都让我在心里深深感动着。另外，因为有了杨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使我们杨们弟子都情同姐妹相处愉快，我们一起学习生活，互相支持鼓励，留下很多欢乐的回忆。还有一个令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是杨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老师对我的期望

很大，希望我能承托起开门弟子的责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并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辜负了老师的期许，这是我内心深感自责的。“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语言”，我有幸成为杨老师的学生，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会时刻以老师为榜样，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秉承恩师的学术精神和文人风骨，踏踏实实为人做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在此，我谨向杨老师表达我最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深深的感谢杜艳华教授，杜老师治学严谨细心，为人随和热情，在学生中是有口皆碑的典范。在这三年的学习生活中，杜老师不仅在专业知识上对我耐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中也像母亲一样对我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在我心里，杜老师不仅是良师，也是益友，她不仅认真指导我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还关心我的生活和思想，我有任何的苦恼困惑都会向她倾诉，而有喜悦也会跟她一起分享，杜老师总是耐心的与学生交流，设身处地的为学生考虑，不辞辛劳的为学生解决问题，时刻让我感受到温暖和鼓励。在我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时，她总是帮我仔细分析指明方向，在我心情悲观失落的时候，杜老师以极大的耐心和包容让我坚强并走出低谷。离家在外求学的过程中，杜老师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十分幸运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心中的感激不尽言表。高山不移，碧水常流，我师恩泽，心中永存！

我也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杨元华教授，从几年前硕士入学到如今我即将完成学业，杨老师对我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诲一直激励着我前行，师恩如海，铭刻在心！我还要感谢桑玉成教授、高国希教授、吴海江教授、肖巍教授等等，导师们在课堂上风采使我不能忘怀，他们的学识、风度、品格给予我无限的精神营养和正能量，使我在学习中拓展了思维，开阔了眼界，坚定了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继续以后的工作。

我还要感谢我的可爱的同学们，希望我的师妹吴昀潇有满意的工作和开心的生活，希望刘明越、年勇、刘巍、梅鲜、沈冰清、唐斌、谷鏊等同学工作顺利，生活美满。相同的梦想和努力让我们在复旦相聚相识，三年的学习生活让我们结下深厚的友谊，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在求知的过程中还收获了珍贵的友谊，这份感情会伴随着我们今后的人生继续延伸！

最后，心情很沉重，希望在这里纪念一位已逝的老师，上海空军政院的吴其良教授。吴老师既是家中的长辈，也是在我学术道路上一直给予无私帮助和指导



的老师，还记得儿时在家中看到的那位穿军装的叔叔，风趣幽默精神饱满，总是给我们讲军队里有趣的故事，在我渐渐成长后，他一直帮我规划理想，鼓励我追求学术继续深造，经常给予我建设性的意见，也常常借给我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并耐心指教。他对我总是悉心的鼓励和支持，春节期间我去其家中看望，那时已在透析的吴老师还是表现出一贯的乐观和坚强，并鼓励我加油完成学业、日后认真工作，给我讲了许多人生的道理…短短两个月后，他病重时期却是我手忙脚乱的时期，忙碌的写论文、为了工作的事情往返于京沪之间，压力和疲劳让我没有重视问题的严重性，我盲目乐观的认为吴老师会很快好转，自私的我打算忙过了这几天再去医院探望，但是没想到的是就在昨天，也是我完成论文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他病逝的消息。这让我非常悲痛，也非常自责，近在咫尺的长海医院并不遥远，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看望，我已经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今天去龙华参加了吴老师的追悼会，内心百感交集久久不能平静。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励！

尽管心情沉重，但还需勇往直前，以后的人生道路中，我将牢记师长的教诲，怀着感恩的心，认真踏实的走好我的每一步人生之路，自强不息，奋发有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013年4月12日于复旦北苑34号公寓

##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高蕾 日期： 2013.6.6

##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  
规定。

作者签名： 高蕾 导师签名： 杨彦西 日期： 2013.6.6